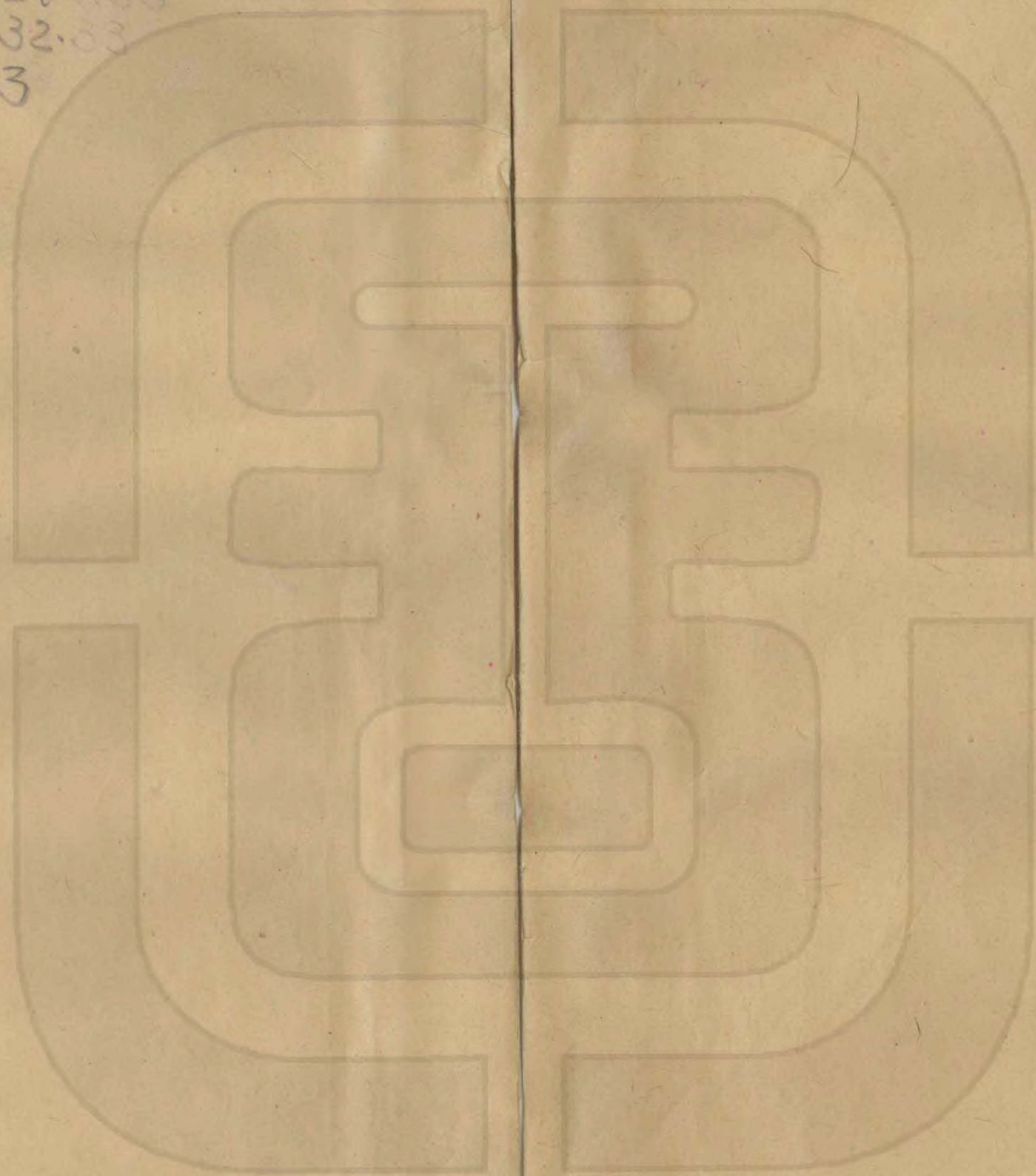


麻陽縣志

卷九

地270.177
32.33
:3



藝文志

序曰典文論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夫年
命有時而盡榮華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甚矣
文章之重於天下也久矣文重秦漢詩重風雅而後
世之言詩文者莫能外焉然文重秦漢秦漢而後又
有八大家也詩重風雅風雅而後又有李杜之光燄
也今不能為往之古亦不能為今之備誠自我作
古則李杜之詩班馬之文安在不至今存耶志藝文

麻陽縣志

卷之九

文

重修同天寺記

宋熙寧
縣尉 黃叔豹

錦州唐之盛時為江南道大曆之後方鎮跋扈自河北山
東之地天子且不得有自是以還唐之州郡名存而版籍
貢賦不上於縣官者往。是也况要荒萬里之外乎熙寧
初王師初出而復河湟數千里之地於是五谿之酋悉以
其地與衆內附而唐之遺荒遠裔始復為中原有六年十
一月城錦州徙旌麻陽治之而以其縣隸沅州八年即城
之東鵬為浮屠寺詔賜額同天又詔歲度僧一人其後二



十年余來尉是邑官舍民居類皆茅茨板屋土牆旁穿而
獨同天僧舍等堂與殿樓觀環傑河漣深邃雖通衢大邑
罕有閭寺僧則道冲主之言曰始有僧繙居此時屋室僅
足以除風雨而其徒乞食常不足凡五年而緒歿繼而舉
道冲來爲住持乃召集其徒謀曰今吾徒有寺而無屋以
居有衆而無田以食異時行乞於人終歲勤且益窶若將
致吾力以求天地之時利生吾禾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
庶幾將休焉於是得官之棄地於縣西南二十里高則壘
斷磽确下則汙澤沮洳以爲畚則積潦而不洩以爲菑稔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二

則五六月之間冰無所積乃督募民爲山皆過而不顧始
與其徒披攘荆棘誅鋤草莽度地之原臨視山之流泉築
堤絕溪激水而上鑿山利石爲坎澮築高墉卑身先春
鋪羨藜藿食蕤菽窮日力於畝休積十年而溉田幾百畝
又因寺之故基增斥而葺除荒穢築垣而基之者縱一百
八十三步其廣一百二十步樹步伐木於山役工於徒凡樸
斲甄冶板籍汗漫之事與夫土末金甃採形黜聖之費未
嘗以干吾民至是二十年而廟棟宇穹然崇成自門闥至殿
寢與夫庖廡庫庖便齋文書室以數計之爲屋二百四十四

以窮荒處險之區而能化爲莊嚴佛土非其智足以有
爲弗能也惟吾士與農幼學而壯行寒耕而暑耘其勤亦
已至矣然而蓬戶褻屨短褐精糠常不免於其身浮屠氏
官室乃獨侈於天下又能不取於吾民而自成何哉今冲
少爲屋與食其器械衣裳皆出於其身力而不求于人則
冲之視其黨亦無媿矣非獨無媿于黨也吾民游惰而不
衣食其力與夫士不致力於學農不致力於田工商不致
力於器與貨是皆可媿矣冲之績可書而傳也余故爲之
書且使熙寧開招之歲月有效焉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三

築石城記

貴州布政司 戴敏

麻陽屬華彞之交山水與僻民生無異業率力作農衣食
不假外求而自足獨路與鎮算銅平諸苗相通利刃勁弩
由五寨猝然而至載其毒者無所於避邑故有土城景泰
中毀成化壬辰有都憲吳公琛者撫視惻然欲謀舉廢版
鋪經始勞未集而去土無蓬藪之庇風雨淋澆日以崩壞
縣治寄廖曠中局鑰弗固亦惴惴然針氈劍米常藏小舟
於江澗寇至則借吏用印視嚮面而楫以避寇退則反外
此無殊策庚午春金華張熇以高安丞擢令茲邑下車嘆

曰苗狎侮乃爾城不築欲爲邑料乎會余來典郡事令具以告心大慙之遂控于先巡撫都憲金陵陳公鎬公曰此守令責也於是程事度費發帑贏金得八百兩有奇俾農暇役民從事凡屯田之戍於境者檄其長督之助力城較舊增式郭爲丈計五百有四又復之屋間數如丈高一丈有五闕殺三之一裹以甃石下闕四門門上爲重屋鼓樓箭塚渠荅藺石巨細畢舉煥然有金湯保障之勢自是官休于庭民恬于市而苗之過者輒一寄目而走蓋越三霜而城始稱完美及余轉今官張令復述士民劉倫賈友信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四

輩之意來請記余復之曰大易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言有備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險阻城池之固也今麻有之矣張令職思其憂知所先務殫乃心力底於有成所以副余者甚善然則體恤保愛惇本重教凝固人心之和有加無替使去之日人指之曰此城也張令之甘棠也余不益有光哉張令勉之後之相繼而爲邑者吾知有勸矣

與存樓記

和邑
知縣朱瓊

歲丙午臘有念日瓊奉聖天子命來宰麻陽值逆苗餘亂

時出于紀大中丞有翁建議勦乎歸時機屯重兵因守其地乃四月苗劫譚家寨幸有擒斬功暨六月由小坡寇縣治復幸有遏截績憶將來之患漫未可涯瓚喟然歎曰岌岌乎殆哉斯守也不可以不慎也乃因舊水門樓新之蓄矢石備鈴柝晝則登眺夜則宿守爲軍民倡矢將與斯城爲存亡因題其額曰與存夫存不存勢也與之者心也勢吾如之何哉心吾得自主也城苟存焉吾固與之俱矣萬一不然吾豈忍獨存哉是故操俱亡之心夫然後可以存俱存之勢李英公之長城寇萊公之鎖鑰古之人逃矣乃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五

若守臨淄而雍門焚焚侵車至海猶請合餘燼背城借一守睢陽而羅雀掘鼠茶紙盡致殺愛妾以食士而猶不肯下者彼何人哉吾不敢多讓矣雖然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而已矣與存吾心之天也與吾存民心之天也天相值險斯不可升矣天吾天而民心之天弗應焉雖隆麻之城到天無益也必也沉竈產蛙民無叛志夫然後可與存矣敢用是爲牧民忠告

重修儒學記

提學 薛綱
副使

麻陽古邑也僻在萬山中密邇洞寨爲苗寇所侵煌者數

學舍始盡惟不及大成殿巋然若魯靈光之獨存也一
明朝宣德間議修葺之景泰乙亥歲苗寇猝入焚燬縣治
士民莫不神嚇之輒欲修舉以窘于財力弗克有為更歷
二三尹不得已伐細木以爲楹誅豐茅以代瓦束補綴
無明倫堂爲兩齋不剪不飾不蔽風雨大成殿雖存亦蕭
然敗宇頽然土像而已師生皆僦居外處每一聞鼓聲則
羣然而來一揖輒散去絃誦廢絕學業因之而荒蕪矣成
化壬寅冬十一月子督學至彼乃嘆嗟嘆嘆進縣尹范順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六

諭之曰烈火不及大成殿以有吾夫子在天之神也久而
不葺無乃違天逆神乎范尹聞子言不覺茫然自失惟
惟命子度其縣小而財無所出功大而力有弗給親爲措
置區畫又命教諭李厚以饌堂餘銀助之大率功用之直
十有二三矣未幾范尹聚材鳩工殫心竭力首葺大成殿
次建兩廡次櫺星戟門次明倫堂兩齋又次之學官廨宇
生徒號房一皆去茅而瓦去舊而新西是諸峰屏峙增秀
龍門錦水映帶生輝非獨山川爲之改觀而遊歌采者亦
鼓舞踴躍進德修業有倍於夙昔矣丙午歲冬十二月子

三沅州范尹率諸生來就試遂以文請于善不能已又進
諸生諭之曰苗寇能火吾學舍不能火聖賢之道詩書禮
樂之教今得范尹興廢舉墜致力於煨燼之餘則絃誦復
作文教聿興而吾道光明自若也正猶利欲能火人心不
能火吾義理之根柢萬世一日之常惟學者能因其所明
去其所蔽固其根柢之所存則方寸清明欲烜不熾小而
賢大而聖何所不至近而身而家遠而國而天下又何往
而不得其理豈特取科第榮青紫而已哉諸生亦唯也而
退嗚乎范尹以唯也而成興學之功吾不知諸生之唯也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七

果能有成否乎其成與否固不敢必其激揚勉勵之責亦
不敢不盡遂次第其語俾歸而鐫諸石一以勵諸生一以
表范尹之用心尹名順字邦祥直隸徽州府休寧人蒞官
廉能縣當火後百廢皆其所舉而修建廟學特其一事云

重修文廟碑記

本縣訓導方純龍泉人

嘗聞學校之興在政教得人近之司牧者務博聲華勤簿
書以爲能司教者謹守祿秩以與遷去于學校之圯蕪漠
然不關純濫膺學職自分不稱第自到任以來夙夜惕勵
恒盡心於分內况學官廢圯尤爲切已事乎柰力小無措

其不敢啓賢司牧主之因循戶歛者久矣弘治庚申李侯
來宰是邑卽慨然欲興舉值歲未稔弗克爰及再期合謀
於純計首捐已俸以市良材復思功浩費大復諭民有餘
資者量助以襄土木之重諸將就緒始諏日起工先大成
殿次兩廡戟門次櫺星墻牖及聖賢座像逐一塑繪渾堅
盛麗倍蓰于昔凡百皆出侯措置止堂齋未畢侯以才調
長沙榮赴未幾程侯繼之亦大留心完美純高二侯之勇
義不類於俗得以紆純之遐思因畧註其由于碑陰以爲
後之司政教者勸李侯名春字仲仁江西浮梁人程侯名
如山田于義其最也法得併書碑末云

重修儒學記

郭 棐

錦城儒學自宋慶元間邑令張人鼎所創建蓋都西南餘
勝而揖羣峰秀麗鬱々蒼々卓然大觀也至元尹蔣瑄書
遷諸城之西隅明初因之宣成中諸令先後增修焉前書

公綱記其歲月鐫其訓言與諸士人以有所卓立

地第自成化壬寅冬抵今百有餘歲矣毋論

初勅所至蕩落而奠址平澤無以凝聚秀氣而宜增人文
學士大夫詢諸堪輿家咸謂宜仍宋舊以控西南之勝時
未有肩其事者萬曆十年建寧余君慶呂來爲令毅然以
遷學爲己責方在經營鳩工僇功偶以事去力乃中輟蜀
漢蔡侯心一以萬曆十一年繼至銳精以圖之又立六盈
工始告竣爲先師廟五間明倫堂櫺星門戟門儒學門各
三間啓聖祠在堂之左敬一亭在堂之右東西廡各五間
齋房各三間宦賢祠各三間致齋省牲悉有所樂舞祭
器咸備其制前環以泮橋壁水清漣可澄目而鑿傍植以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九

花桂枝柯菁蔥可怡情而適爲教官衙舍各三間三座內
外嚴翼可愛居而安復爲置沿溪大洞洪潭等田若干畝
俾課業者可仰給而膳其矩矱之嚴規模之大綜理之周
輪奐之美靡不鉅細具巍然極湖北之壯觀矣非其任之
久力之專曷克臻茲哉予戊子冬巡歷至邑諸青衿江生
濂等請予有言於麗牲之石予時冗效未遑也茲以己丑
初秋再至邑博士何君國璋等偕諸生復申前諾予不能
辭則進而語之曰諸生歡然知學宮之修之爲可喜其亦
知吾身心性命之學之當修乎否也大改廣大而盡精故

學之緊要語乎今爾邑侯以舊學地卑暗遷而進之高明
以舊宮墻淺狹廓而增之廣大在邑侯修學之功以遠太
異諸生者靡弗極其至已乃爾諸生績學之心之力其可
少怠且緩乎哉去狹小以志廣大脫凡近而遊高明夫然
後可深造而入於道然此亦有要焉蓋吾心量本浩也廣
大而私欲牯之則小吾心體本赫也高明而名利蔽之則
昏故精於理者欲不得以淆其真嚴於義者利不得以汨
其守汝諸生辨之不可不早也誠能精辨而嚴察之以適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十

得吾廣大高明之本體則為賢為聖何患不底於成為國
為天下何往不願於治豈徒決高科揚鴻烈者之濟也相
繼乎哉不佞之勗汝諸生者不越先師所常語而諸生不
懈績學之心以無負邑侯修學之舉且仰副明廷棧櫟作
人之盛則在求諸高明廣大之心而已諸生其瑟圖之哉

重修城隍廟記

本縣知縣
陸永寧州

蔡心一

凡建邦必峻城衛衆浚隍固城既峻既浚神司之官民仗
焉故新任與盟厲祀請主旱澇疾疫相率禳禱為一方倚
重非渺矣余嘗歷秦周走燕趙見棟宇壯麗惟茲廟最即

余蜀旦暮香火。燁。視琳梵迥盛。豈適都達人見願。闊耶胡敝鄉市俗。悉景仰不置也。意域中惟茲神寂正。而公私憑依亦惟茲神親。且久歟。麻之有尊神舊矣。余初謁。誓卽憫制。脫畧垣傾圯。思難妥神銳意。改作旋思隨車之。惠未施而勞聲先至。民不駭而厲之乎。雖每見每戚。奈學。工繼葺力僅支理。歷四載苟完。方圖經始。值給由不暇。丁亥冬。偶筭予警報至。余私嘆曰。邑小而突遭隣變。諸當道將觀兵至矣。民舍既不堪棲。諸祠多圯。難舍一或露處。取讓其何說。辭矧尸素。旣久代者將近。此不乘新。豈止負神。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十一

將重違初念矣。迺不謀衆鳩工。營度擬寢殿四楹。耳房翼之。正殿四楹。拜庭附之。左右六曹各二楹。頭二門各四楹。神像曹卒一新。約用金三十。除縣學俸捐外。募義耆三十人。襄之。示一下得饒時雍首倡。而繼者踵。不數日報完。擇知事約長郭正隆。奚篋司。支囑縣尉黃君董其事。工將次。適報余陞永寧。工遂少弛。復獎黃君堅念。率賴底績。工始。丁亥臘月上旬。樂成于戊子秋。望兵幸寢。而私用疇。迺糾衆矢於神曰。余數載意念莫逃。神察倘有貪壞毒害。如聖諭戒誓者。神當厭戾。厥躬爾諸義。早晚惟是憑依。寧爲。

稱歆母爲神吐寧益人待慶冊利已招殃寧多行陰騭以
昌後喬母暗爲機械以墮前修事。念。常若陟降務可
質無疑諒尊神寂靈寂公決不爾沒憶爾等子孫將永奠
此城此隍中矣于改助之意不均有培耶余聞報久當赴
黔苦爾等遮留院道會保因得候命於茲或者神欲緣是
俾余得觀厥成又得戒諭爾等而并紀歲月云

細柳營記

朱 瓚

麻陽阻山帶河四近環苗其廓東北爲得勝洲縱橫數百
步坦然平曠出乎錦水之上置演武場昔有亭煨燼于兵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十一

燹僅茅屋數椽瓚初來懼弗稱捐俸創瓦屋三間自謂改
觀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叅將孫賢奉聖天子命肅
靖五谿駐劄是邑惟時戎務方殷總督並權巡撫贊務院
道協謀民用安輯公不忘危時就簡閱病其風水狹小爰
相地形謨朱瓚新之瓚曰是有司事也公曰吁嗟乎民力
竭矣我其任之於是命指揮使張以時百戶王綬督士卒
採木石造灰瓦經營因回越月而功告成焉由轅門而入
前爲演武亭後爲武侯祠最後爲退食所周遭疊以巨石
環以高垣凡地勢之高者

後慮山水特溢繁蔣枌以殺其勢因題之曰細枌營而屬
記於瓚瓚思細枌之名當漢文帝時匈奴犯順遣將軍周
亞夫出屯其間匈奴遠遁故天下後世欲稱真將軍者必
榮細枌云山獠煽亂數年民困極矣公入境而邊陲又然
黎庶賴以安商賈賴通薦紳士大夫與凡百執事賴以休
息上舒聖天子南顧之憂中副總督諸公推轂之寄下解
元一倒懸之厄功豈在亞夫下而茲榮之名固不可謂偶
然也公負文武全才天文地理兵家書罔不精熟尤御士
嚴肅刀斗部伍整。然使人畏之社事惟命是聽雖生死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十三

在前無所顧忌茲役也曾不煩一矢而功成不彌月蓋威
令之素著故如此將軍有真豈獨在漢爲然哉是故義以
忠君敏以勤事仁以全民信以服衆爲將之道備矣有苗
來格四郊以妥雖時勢當然而盡人回天公之功要不可
誣也瓚也碌。仰成于事竣宜道其美也是故以亞夫之
事頌焉繫公功不獨此也諸如修城串建小坡桐信暨石
羊水田洞口諸哨雖謀諸三道請之公帑而處置有方勞
費半而功倍者公之筭也至于增敵樓于麻陽創城池于
五寨暨祠像神于水塘門瓚雖小有助而微公力誰其倡

成之是皆不可無紀也

平苗題名記

貴州副使 王世隆

國家承平以來文恬武熙邊陲宴然無砲鼓金革之警蓋百餘年於茲矣其大者自遼薊宣大三關榆林寧夏甘肅固原凡九邊連亘東西北三面臺隍墩堡基置星列烽燧相望兵屯將守歲無寧居屹然泰山而四維之也然一時有魯寇南下倣擾疆圉者蓋將領之選或出於他途倖進而又或不皆行伍立功曾經戰陣之士而以膏梁統綺世胄克且文法吏檢覈市租軍餉吹求將吏疵病至刻深刺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十四

骨是以邊將無久任專闕之託而狼顧脅息不能展布以成功者蓋比也乃惟湖廣四川雲貴兩廣閩浙山東西陝右海邦諸邊則有土爨苗獠倭寇趨赴中土奸人怒獸為門庭患而墮徒礦賊與夫山澤亡命風塵呼嘯殺人於貨之盜不與焉然其作止有時守臣經畧隨宜處置因事設官亦各不一要在於先事設備既事善後不使其浸淫滋蔓以至于大壞極敝而圖之乃為上策所謂上兵伐謀不費牛酒終無大患者英雄處事之術先後緩急利害所大畧然耳故口奕者舉必可先後可先而後可後而

先均尖特也繁誰不然乃惟湖廣鎮筸諸苗穴在楚西南
喬與貴州銅仁四川播凱諸苗及諸土官壤地擊析相聞
根盤株據葉勢相倚殺人報讎爭地奪城族使爲變以徼
漁人鴈蚌之利而又加以當事者或觀望推托便文自營
分謗避責以覲旦夕遷官是故官愈多而事愈不集師老
財費而無成功者非獨苗彝之罪抑人謀之弗臧爾宣德
聞總督張公深入其地幾於掃穴故能保數十年無事議
者至今避之正德壬申大中丞南峯劉公大叅東泉戴公
輩又一平之質其酋長殺之獄戮其餘黨又於銅平鎮筸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十五

各設守備領勅行事兼制土官衙門是以土官用命諸苗
懾服亦能支持十餘年無事亦未爲失策也後來無兼制
土官之勅皆以土官請削故守備權輕土官驕橫蓋不可
制而欲展布行事難矣議者以三省相持無專職首尾橫
決不便請朝廷乃出大臣總戎馬又于銅仁麻陽各添設
叅將領勅行事故麻陽地有叅將而石溪孫公適以次來
代事蓋麻陽諸哨之衝而孫公以文武才屢經薦剡歷陞
今官衆望所屬也近總制大中丞爭峯張公數年握衆兵
括外卒于軍可謂以次勤事矣而巡撫大中丞梅林胡公

分守鏡峯陶公兵憲南山高公分巡雙溪曾公與今孫公
皆以長材大器訏謨遠識經畧處置動中機宜邊人畏戴
渠魁既獲餘黨漸平可謂極一時之盛矣其他如往者大
中丞治齋萬公伯溪姜公大廓王公三洲李公守巡若一
山鄒公兩山許公麓泉王公古崖楊公江村沈公明崖張
公秋渠張公總戎楫菴李公參將日洲李公南磯石公都
闔松坡周公輩皆嘗別歷兩省有事茲役與有勞効凱旋
奏捷當必有記之者茲不敢贅也抑余猶有說焉夫天下
之事固貴於善始尤貴於善終兵事之宜固在於除患尤

在於安民苗獠之患自古至今凡幾變矣善始令終安民
和衆使無再變不有道乎長屯久戍餽餉不絕公私皆匱
知勇俱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於顛臾也遠識之士寧不
仰屋而竊歎乎王猷允塞羣材彙征必有長治久安之策
非野鄙之人所得代庖而越俎也予日望之而已今春孫
公將伐石疏列前諸侯叅將爵里名字于上以傳之世
俾勿壞蓋將使後之人覽此益殫乃心無怠于茲役以光
先而振後也以余生長茲地知厥事爲詳走使函書幣乞
余言余爲追述其顛末若此君子毋以爲杞人之迂譚則

事矣孫公名賢守若愚不決湖廣行部同忠州守禦
戶所人其於今茲之役多所籌畫厥績偉然不規管葛有
古名將風云是爲記

伏波祠碑記

本邑知縣 黎九臯

邑有伏波將軍祠巍然屹立于郭外山隈下瞰錦江巖林
蔭翳肖像森嚴邑民無論遠邇每有求咸往禱焉今年春
臯奉命來令是邑率諸同事渡江瞻謁遐思將軍功德垂
之青史照耀人耳目顧茲麻陽自漢迄今知血食以祀其
於將軍忠義之德掀揭之烈槩未聞焉無異乎無祠有碑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十七

也夫聖王制祀凡法施于民以勞定國以成勤事能禦大
災捍大患均祀之夫人有一於此皆得列入祀典况兼而
有之則褒崇報饗愈久愈隆豈爲過哉謹按將軍少負奇
氣家貧嘗爲田牧殖產旣富最好施予自莽賊肆纂雌雄
未定卽知帝王有真開隗囂二漢極陳滅囂之術指画形
勢開示分析使虜在目中將屬皆降隴右遂平非所謂以
勞定國者乎交趾女子反帝拜爲伏波將軍擊之大破其
衆遺書戒子俾效伯高敦厚周慎毋爲輕薄兒以惹苒輕
身勝瘴附載囊無他物所行真可爲後世法非所謂法施

於民者乎武臣蠻寇臨沅馬成討之弗克帝遣四萬人與
征軍至臨鄉遇敵斬獲二千餘級雄溪叙溪西溪漁溪辰
溪計日望平奈疾作捐館竟陷于梁松之口而首丘未遂
又非以夙勤事者耶歷事世祖二十餘年自壯至老躬冒
矢石首鋤先零繼守隴西出塞漢平交趾征溪蠻願以馬
革裹葬迄今湖北一帶咸壯其志憐其忠立祠祀之遇有
水旱疾疫者禱之卽應其生能平劇患死能庇邊民如此
不謂能禦大災捍大患不可也夫以將軍之鴻功駿烈較
之當時諸勛孰能過之然卒以椒房之親不得肖像于靈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十一

臺豈寇祭馮耿諸人反出其上哉昔人謂明帝本欲示公
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爲私信夫將軍能威震邊裔而不能
彌梁松之謗能血食後世而不能與諸臣之列蓋其所能
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於將軍何憾焉臯不文因謁將軍
祠慨其無碑以紀功德之盛姑述其顛末爲麻民告亦以
使後世知所以崇祀云

重修懷忠祠記

本縣教諭

蔣鎮楚

懷忠有祠懷邑令之忠者而專祀也忠令者誰新塗之墨
泉朱公瞻也公來奚自以計得段博士自武昌而遷也奚

邑有懷有勞有功而資志以歿也世祖肅皇帝二十年間
邑方有事苗患會公來正兵燹之後也邑居萬山中調不
數雉加以兵荒相仍留亡相半斃上零上倚而爲命者歿
矣公乃奮忠志思拯憔悴之士民而還之安堵則葺城濬
池塞險補隘捍衛沿江上下編立團保時加訓練旣協孫
叅戎羅置十三哨堡以是徃者漸還留者漸安士民皆謀
故業而修之廼新授社昌文學整理祀典神祇則漸開於
通和之日也無何建樓于東北城名以與存記之曰城苟
存哉吾與俱矣不然吾忍獨存操俱亡之心以持俱存之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十九

勢顯然以長城鎖鑰自任卽臨淄睢陽之守不多讓焉嗟
嗟此其志果忠耶不忠耶士民由彼及今彬上向化以有
寧宇者非公賴耶君子繼至得安位行道而無蔓毒螳臂
之驚 天子 陽無西南一隅之顧者公之勞與功果藉
甚居多少耶嗚乎克是忠也自邑而郡國而天下海無波
塞無馬八蠻九彝之在荒服外者咸用賓貢可馴致也公
之志固將以綏天下者而小試於邑也胡天乃靳之施有
以未盡也勞已著而神竭功已就而星殞主人去而城固
可傷而懷也此懷忠之所以有祠也雖然忠盡心之謂

也心苟盡則邑與天下無異也存與亡無悔也存而榮亡而哀。而血食於無窮。公之與存吾心之天與吾存民心之天則公固無為而存也民亦無為而懷于今也固一天感應之理也。子登進士躋方嶽行必師柱廟堂建天下萬世與存之利固天欲用公所未盡於天下萬世也公之食報。一麻已耶是祠也有司成士民之請於舊也因移。序卜儒門左高堂構大門闕儼然以妥公靈者則今。蔡公也蔡公。操盡心邑事蓋素以忠為懷故。公而崇其典也。屬楚為記楚不麻陽縣志

卷之九

肖懷忠朱公像記

蔡心一

天挺英豪徒然。其生。必有所為其歿也必有所思豈若庸疇無關。世者。仰惟墨泉朱公當世人龍也嘉靖丙午奉命來令。苗猖獗孤城勢如累卵公至首建與存樓于城。左。記委身殉國之義已定盟矣蒞任苦焦捍禦。無虛日。瘡痍痍真如慈母之育嬰孩即民之戴之也。入祀迄癸丑秋公竟

蓋其守功懋施澤最久自有不容已者事悉聞諸當道
為詩於朝許建祠歲饗額曰懷忠是故國家表忠報德之
典亦麻士民之心素所欲慊也萬曆癸未秋心一承乏濫
竽繼謁公祠不覺盈。傷感旋捐俸改公祠於新學前左
規模較前畧備足妥公靈公之舊門生胡子朝陽率通學
弟子員劉廷鳳等聘匠肖公像于中堂與永瞻仰不旬日
告成懇余為記或曰公去茲二千餘里薦紳世族令畧見
握樞秉要望躋官保懿封鼎祀大慰公靈迥非夙比其不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三十一

眷戀於麻也審矣余曰不然公靈如星在天無處不照麻
固過化地憶尤照之最切者况麻之士民信深思至薰蒿
悽愴常若見之余固諒公靈獨顯應於麻也已不然胡水
旱疾疫有禱必應如此耶蓋公之生也采食茲土為斯民
召杜歿也必靈祐茲邑為斯土福德則茲像之肖當與孔
廟並悠久矣先儒謂仲尼以天下萬世為土余謂公萬世
以麻為土於是乎記

邑侯季公去思記

本學教諭 顏 參

昔讀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斂夫政善則人心思

之政惠則入心教之夫所謂思善必其在位之日多施澤於民久故民心之感戴思慕無間遠邇智愚老穉雖以歿世而不忘然後可以當之此其崇之勿剪勿伐何武之去後見思夫豈苟哉嘉靖二十年秋八月海鶴季公以辰郡通守按麻舉邑士民爭先祇迓惟忻鼓舞有若更生參見而異之進諸生問曰曩侯當道未有盛如今日者何也羣起而對曰弘治元年百拙季公宰吾邑迨一紀善政善教深有及民去後之思未嘗少置今海鶴公迺百拙公第四子也原隨學於此去今四十餘年未獲一睹幸守吾郡復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十一

來得見如見百拙公也感慕候迎情容已耶參曰信如二三子言則季侯之政善矣願聞其詳僉曰邑近苗彘俗習日敝侯知起于學校之教不修也於是葺齋建號羣弟子員于中給油燈貺紙筆月三試拔其尤者厚賞之業荒者亦量有懲一時人文振起侯之力也景泰間民被苗侵多棄地避外致平清偏鎮銅五戍卒乘機盡占復籍者大半有糧無田侯不勝忿抗疏於朝帝戶部劄付委侯會同各衛指揮清理民得稍復故業侯之賜也弘治五年鎮筸苗亂縣制殘燬侯置家眷于武巖孤身效死守之卒保無虞

兵燹後城內外多隙地侯招商填實不課以租迄今貿易漸興民得安居侯之遺也他如修倉積穀以備賑訓卒繕城以禦寇清政源殄民瘼祛積蠹以厚下凡此惠澤至今頌之今見海鶴公復來誠如百拙公再生也其感慕迎候之私寧有間哉參聞嘆曰善哉百拙公之爲令誠有以得民之心矣賢哉海鶴公之爲子誠有以顯親之善矣父作於前子述於後不可以觀天之厚辰麻乎嗚乎非海鶴無以見百拙之有功於民非百拙無以肇海鶴之遺慶於後是天有意於斯因以勸從政者知施恩以及民卽作善以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二十三

及子也勉爲善於今卽循良可復古也於聖朝重守令之選不庶幾有補哉諸生聞之遂述以告金山朱公朱公曰是可以記百拙公用以繫民之恩也抑規爲令者善後之戒也時參陞戒行復授新諭伯所陳君書之石百拙公名壽字惟吉海鶴公名冬字時貞直隸通州人俱起家鄉貢

二云

邑侯曹公去思記

田廷議

麻陽居辰之西南隅編戶三十九里屢苦苗侵居民逃半
國計者以歲賦制不可缺招展沅平清偏鎮衛卒屯輪

故膏腴多入武籍而麻里遂併爲七夫以獨瘠之邑不遇
有守之牧民何堪命隆慶五年秋仲曹侯以南都世裔來
宰是邑誓神畢昌言於衆曰夫所謂司牧者謂其親民而
予之也民而弗予其誰與我申命釐革四民鼓舞僉曰邊
民疲於奔命久矣何幸得我父母若是遐邇聚觀風聲四
訖不匝月令行禁止弊絕風清夙苦疴羸者元命相扶始
營學社以儲材課農桑以重本造舟楫以濟川飭祠宇以
崇祀遷門啓堂以壯觀教唆大孽也力爲之防僞造大蠹
也嚴爲之禁審編大事也詳爲之定凡民欲罔不聚民惡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二十四

罔不去還定安集而昔之連者逃者藏躲者悉歸入版圖
矣人日聚地日闢蕞爾麻陽庶幾武城風焉柰何方耕藝
于樂利悉鼓舞于弦歌而梓鄉報計之征鴻已先楓宸對
書之丹鳳而下矣涕泗盈堂悲號澈谷雖傷太翁之仙遊
實自憾弗克終愛于曹侯也胡朝陽等謂我侯之德愛不
可無言以繫深長之思也請構亭于縣治通衢脫侯靴
置之庶麻之士民睹遺物則思所履而後之來尹茲土
者睹民風益思所以踵曹侯之跡矣是舉也根諸民心之
懇矣諸士論之公首事數百餘人成功速于一且雖曹侯

堅讓美之心至是有不得而辭者公諱倌別號念湖安慶
之望江人歷任二載政通人和遐邇咸宜此豎出城中父
老士民外七里村衢各有碑以寄思云

義伍橋記

蔡心一

余初來麻及境卽聞治雜屯卒率狡心悍行軍稱難治止
太平屯有雷聲貴能平易不羣好行方便事蓋衆屯翹也
惜乏嗣焉余領之歷三載未識面一日經其地見山路坦
平石砌整飭詢之舟人對曰聲貴所嗣善果也逮旋踞丐
余言于道左余以素聞慨許之無何有舟人爭渡之誣余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二十五

嘆曰素聞聲貴好人乃爲此也乎哉及質成竟直而誣者
服罪余益肯之又以公冗弗暇茲考績歸復再四踟蹰余
謂之曰爾與木居請以木喻夫蠹其心者葉必萎淺其根
者枝必瘁汝知之矣然蠹與淺豈無自耶蓋木腐于中則
虫蠹于肉寄生陡險斯風搖水噴乘之是萎與瘁也非自
取哉汝能平易其念則厥心實而好矣况多行方便則置
身穩且厚矣其子息榮茂天豈靳之耶雖然汝存此心止
汝一人好耳汝修道路止膾炙塗人口耳汝之衆屯俱汝
親戚故舊也能推此心行以錫爾類俾俱好其心世爲

俱善其行毋被風搖水噴悉盡洗平且狡悍之習則
民與爾輩連讓者省事將不小矣天之報爾者止一嗣乎
哉爾敬勉之毋負余詩也可是爲記

三子橋記

蔡心一

縣民張興義尚義人也幼娶滕鄉官女生二子長補庠員
次充衛椽俱聰慧早卒興義竊思行疵罹此惴惴摩寧謹
言勅行凡遇人間方便事輒喜譚樂相之如葺菴飯僧賑
孤施茶濟涉一切俗號因果者罔不殫心捐管藉求殲脫
久未驗忽授之父老云修橋補路此祈嗣第一義汝可勇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二十六

爲之興義遂相度岩角凹直走石羊哨路崎而泥擔負稱
苦中阻一澗雨集難渡事急者病焉慨然鬻產鳩工鑿石
伐木填坑陷甃稜嶇面路如砥架木如虹越月工成未幾
雨盛滄盈路被崩壅橋因衝沒興義愈不自安再走匠闢
壅成衢易木厝石擔負者事急者咸樂走石羊道中無何
房妾次第生三子俱端偉可愛余下車時已飮聞之一日
引三子來見與前聞不爽余因歎曰人胡不爲善哉世未
有爲善而不降祥者諺云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夫地
云方寸能幾何哉存而不失卽能動天地感鬼神轉獨夫

多男易衰門爲盛族此恃此一掬已爾卽見爾三子爾
方寸得矣幸不耄耄荒此念則三子所就可量哉可量哉
嗟七小民天道報應明甚而汝等顧有溝壑其欲踐徑其
心平地風波頃刻荆棘者此名濟惡又或佛口蛇心笑刀
泥茨使人暗受禍而不覺者此名陰毒甚至哄登捐梯落
井下石畫獄誘入而竊笑得計者此名暗阱吾懼爲汝等
方寸累不小矣可不省歟可不省歟嗚呼福善禍淫天定
之常卽今興義老竟有子天意可知若汝等甘三惡者可
謂天道無知哉特爭早暮間耳興義能述余言徧告汝黨
以爲往來者勸

送蕭司訓之麻陽序

國子祭酒周洪謨敘州府人

馬湖蕭氏子清膺貢至京師擢爲麻陽訓諸鄉友屬言送
之予何言哉惟君子之所學者道而已道具於身載於聖
人之遺經以講明其理踐之身而無違焉則道行於己矣
至其仕而爲人師則推之以教人使亦卽遺經以講明其
理踐之身而無違焉則道行於人矣今之學者一聞道學

之言則謂聖人能全夫道之大賢人君子則體之尚有未盡吾儕後生何敢以學道哉殊不知道不遠人日用之間無乎不在初非高遠而難行也今之爲教官者教其子弟以誦讀遺經究極奧蘊組織文詞期捷科第曾不知以其所明之理而踐之身徒能言而不能行豈特爲弟子者之罪亦其師不能躬行以率之爾苟能躬行以率人使明理而體道則德可成才可達而藉科第以出身其餘事耳楚在周初華路藍縷桃弧棘矢故陳良悅孔子之道北學於中國至於漢時猶謂此歲偷生而亡積聚則其陋可知矣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二十八

今孔子之道昭著於八表豈止於楚哉麻陽華風之闢非前代之比在乎學校之師率之何如爾其尚躬行以率麻陽之士哉

巡邊遊乾明洞序

辰沅兵管 稷
備副使

辰沅居五谿上游爲黔中要會惟是名山勝水標爲洞天福地者自綠蘿白馬以西僅一大酉載在圖經其餘不少衆見予以癸未季夏入楚旣覽大酉之勝又從旁求有若朝陽玉田者與大酉鼎峙詭奇亦畧相當何其向泝七固知造物之無盡藏而吾人耳目有限也今冬以行邊閱歷

鎮守諸軍此則山逾險阻路入杳冥跋履蠻煙中漸忌山水癖矣乃行次洞口峭得一洞於武場之右雖喜其瑩巧尚嫌其淺近云時周百戶侍亟稱乾州一洞更饒佳致余領之適還旆鎮谿日極南至蓋履長之節而徐守備荆楚人重歲時輒就洞治具相迓予方以師行羽騎森聳顧洞門宏廠車馬旌幢皆可平進猶公署然予仰觀引睇則頂上石乳垂結多作祥雲狀而凡寰宇飛潛動植靡不肖像焉卽鬼斧削成亦不若是之幻而一水經其間渟泓倒影可鑑鬚眉詢之士著者謂來從鎮谿去入盧溪第去來不

見水端亦嘗魚泳滿尺而伏秋時間現水怪此或仙靈所栖息抑亦罔象之幽宮况近裏再折而北捲如螺尾則崑更險水更駛而又黝黑凜乎其不敢入矣旁一石挺立百仞可坐數十百人名爲八仙臺飛磴隔澗如斷橋須凌跨而登余整冠振衣屢遷獨坐絲竹競響酒脯錯陳恍然陽春暎干羽而不知此身在逆旅也然非二材官指點則眼前景等閒失之矧彼爇方人跡罕到而百年過客慷慨重遊情隨景生景與節會賦詩一首聊記歲月洞名夙稱太虛今按之似無謂愚見山屬乾州且洞門正與方位對茲

予午輝曠昭。如就化日有陽明氣象合稱乾明仰揆山
靈諒爲首肯後之覽者尚鑒之哉守備名應麒百戶名南
頗稱好事之客而以職事相從者則沅州衛萬戶周大謨
千戶張儒試與並題庶托名山永貽不朽

刻宣訓申猷輯序

蔡心一

余初膺命守土爾麻與爾麻民兼有師牧之義顧謏劣綿
薄不足以稱上意旨日夕惴惴。凡可以董爾耕相爾讀者
罔不殫精竭思營之非沽干也期少盡職業焉耳蓋拙工
不委技卑而不運斧斤庸醫不度術疎而不試方脉苟有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三

用之必操應之固理也亦勢也余令汝麻幾四年矣見汝
麻民耕倦於勤尚多未盡之利而起戒扛扶者接踵讀委
於地殊無凌漢之風而傷倫論財者比肩余竊憫之嗤之
意者師牧之義久未講乎胡人間常事而俗莫回思也古
人云以身教者從嗚乎上哉不可追矣及今時而舉條件
之可以勸民令民者一鼓舞之不猶愈於息而不講者耶
蒞任以來若開圳若種樹若禁蓄凡以導利而俾向於勤
若新學若創社若會約凡以回風而俾銳於進心非不實
論非不屢而俗未盡變豈其習俗之深惰且畫者久歟亟

而反之憶其可與進者在童子乎蓋純一無偽天真未
正以養之聖功可作小學之教特而迪之或可挽頽風而
嚮於道也第鄉社中驟以微詞與旨佶屈聱牙者強之誣
之將重自疑畏非計之得矣伏睹我太祖高皇帝彛訓六
條甚關倫叙載奉我辰郡趙太府嘉猷九款悉中時宜固
盡制之矩對症之劑也不揣謏薄欲敬宣申於政之暇徧
撫小學寶鑑及勸善諸小說凡切訓猷而叶音韻通民情
而使童曉者類輯成編凡四五言欠七言亂之長篇古風
雅俗兼收今古咸錄上以摠宣申夙愾下以資鄉社之講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三

求云爾爲爾麻社師及爾麻童子果能循規斲削依方咀
咬毋畧毋忘則善士良農胥此乎出矣孔子曰先之勞之
實媿未能若舉董耕相讀之粗且易者持之以不倦抑或
可以自諒而自許矣凡汝麻民其共勗之

祭總制淨峯張公文

朱 瓚

惟公瑞應麟鳳德並圭璋以昭代之元老振國家之綱常
科第早登軋羣英以芬芳中書首擢侈聲價之汪洋三蒞
監察而張綱之車輪獨埋兩守名邦而龔黃之譽望益彰
篤勲烈於藩臬仰休光之墨場弘撫綏於都憲賴宗社之

安康中間挫抑少及已非大道之爲公而烈火真金終百
煉而輝煌帝心簡在方倚重於少馬而邊燹屢憂卽推擢
于大總堂赫々天威諸苗奉頭而鼠竄蕩々王化醜酋縮
頸以蜂降妙用有開而有闔神機一弛而一張才兼管葛
其美忝智擬韓范而彌光大羊毀巢而掃穴鼯鼯膽落而
心涼甫上達于宸聰而地卿方召胡嬰疾一旦而仙逝茫
茫後學失斗山之仰羣黎慟考妣之亡瓚辱屬吏懷德無
疆絜蘋藻以馳奠隕涕淚之沾裳靈其有知鑒此卮觴

祭四節祠文

監察御史

雷稽古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三十一

古語云夸行必產名門奇節必資博學乃今於向氏之婦
女爲弗驗矣夫麻陽古所謂要荒服也草萊非漸教之鄉
卒難非暇虞之地矧夫粉黛奩奩之流坤柔秉順目不知
書者哉顧其殫孤貞於一旦萃節義於一家斯亦難矣方
夫賊苗恣逆斷脣剝肢血流漂杵舉邑震靡雖志士雄夫
猶或脅息而趨趨乃惟女氏義不受污神恬氣定奮節捐
軀履潭淵若平地視生死如夢遽賊徒因而惕噴河伯爲
之悲彌斯時也卽掠而生卽屈而逸夫亦弗爾禁爾尤也
而偉烈一凜々若此豈非曠古所稀惜而爲大丈夫之不

易爲者哉昔者謝女葬于孫恩韓娥斃于蒙古然林風雪
詠珊瑚蘋蘩皆從學問中來也矧永安石梓圭之祚斯亦
不足異矣向氏之婦女亦何修若此哉明妃清詞虜庭再
辱蔡琰博識胡漢三歸其視向氏也殆薰蕕瑰玉哉而又
多至四人下逮幼女又理之弗可曉者嗚乎沅水洋上蘭
芷茹上前有三閭今有四烈萬古綱常一門萃潔孰謂三
代以後鮮完節哉本院觀風南嶽嘉茲卓義遣官設奠告
之江濬用以慰精魂而勵俗也爾其歆之

祭四烈文

吳福基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三

吁嗟馮賈空領冠纓曾如婦女名到于今凱風穢德栢舟
稀聲卓哉四烈女中鳳麟避難巖穴羣寇侵尋突然遇執
遭此不辰灘頭錦水合志完身綱常共重軀命獨輕倉皇
就義顛沛成仁松篁稚操鐵石堅貞浩乎正氣涅不緇磷
獲收骸骨稟上如生奉天二竇可與並稱桂林一躍應許
同盟頽波砥柱佑啓後塵廉頑立懦鬚眉儀刑寒香萬斛
勁節千鈞扶持名教光耀儒紳泥滯白璧必有餘榮福基
守官無狀感媿方殷英雄淚下告以誅文烹牲奠帛旨酒
既清精爽濯上來格吾誠播於當寧題請表旌龍章鳳綬

建寧編氓

祭懷忠公文

貴州布政使 順天府尹 朱孟震 贊子

維皇明萬曆十有六年歲次戊子冬十月念七日丁未之
 吉不肖男孟震以入覲過沅謹遣吏周偉以牲醴庶饗敬
 詣錦江致祭于先考麻陽令累贈貴州左布政使墨泉先
 生之祠曰維茲沅芷奕々 有芳悠々 錦水遺澤何長惟昔
 我考於茲作宰有苗弗靖值茲多壘撫劍嬰城戴月披霜
 岑樓百尺誓以存亡八載焦劬民用安堵云胡郎星竟隕
 斯土惟考遺愛惟民懷忠惟皇眷德秩祀靡窮四十年來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三

恍如夢寐嗟此來遊能不涕淚冠裳企望省視靡從哀心
 遣吏敬寫哀衷英靈惶々永茲廟食報我君民封宇寧謐
 尚饗

奏疏 天啓二年八月初二日上

太僕寺少卿 蒲朝薦 邑人

題爲天人交窮皇路綦梗方正之清議未著祖宗之法度
 寢湮揀命瀝冊仰干乾斷以清國是以杜近憂事臣朝薦
 每觀前史辨忠邪之分途綜興亡之先鑑君能親賢遠奸
 者日趨于治君或疎賢親奸者日趨于亂千古一轍也世
 有大忠亟進危言廣引正類止罅補漏可轉亂而爲治

有大奸巧飭遁辭力傾善類點癥措援翻墮治而爲亂亦千古一轍也循至昭代率由茲道治亂亦叠見矣親疎順拂忠奸消長觀若列眉矣在陛下冲齡或未及洞悉彼閣臣詞臣亦宜乘經筵之畢次第陳于陛下者追憶半年前起廢之綸四暨忠讜之論亟收講席隆清問之規鵠列拜天顏之喜臣以爲堯舜復生行觀助順助信親忠賢遠奸佞太平可卜祖宗之步玉永固矣不意數月來天見災地貢祲民萌造孽陛下又別是一番施爲若稔其禍者義不得緘默而處于此臣起家秦令爲民剪瑞北獄七年乃得

解脫極不樂于激聒然顛危逼于眉睫括囊自完豈不令先臣楊繼盛韓文等九泉柳榆笑當世無忠肝烈士哉臣矢血忱爲陛下臚列焉夫霆雹各有其候日月星辰各有其軌向者四月內兩雹震虢異常連晝揚霾白日爲晦月星午見太白經天東邦地震幾于徹省六月汲泉何至結凍夏秋霖雨都城有千門之頽塌內郡有萬室之漂流天地之變不已極乎天地豈無因而有茲變乎邊隸腹民尺組可繫折筮可答者惟彼募兵使者實激之無恥鄉紳情輸之無賴窮民響應之較郡縣如破竹老師匱財

如摧山貴州安邦彥之叛也亂民何以應之如響山東妖
賊之叛也亂民又何以應之如響殘破我州邑劫掠我積
聚殺戮我蒼黎而污蔑其婦女黃袍星輝偽秩雲集誓師
許久未見撲滅民萌之變不已極乎民萌豈無因而有茲
百萬之賞豈滿卮可繼借守則認賊作子恡餉則虛內實
外千瘡百孔此窻彼瑕笑前人之未工忘今事之已拙矣
天人交竊之景象如此無亦變見
于天人者爲
抑爲草澤揭竿豪橫窺鼎

之應耶興言及此銅駝堪傲瞻屋可虞陛下獨不爲寒心
耶在內在邊大小臣工尚爾揚扆不爲陛下寒心耶思大
小臣工何人不徼陛下之恩又何人不當報陛下之恩臣
又思陛下恩加于大小臣工亦欲其汲引賢能清理刑政
爲國家計靈長豈欲其排方正壞典型而置國家于蝸螻
沸羹之場耶主有帷蓋之庇臣無犬馬之忱天鑒赫焉而
尚不悔其顛例也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燦顧命倚重之
大老以搆讒去孫慎行守禮介石之宗伯以封典誅王紀
執法如山之司寇以反平革職皆漠不致惜焉獨卷七于

三十劾疏之沈灌卽去而猶加異疏焉擯賢輕于鋤蘭屏
奸眩于逐臭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
相等之削籍已重爲慎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
衣又中一網打盡之計孔融等沒而漢益促李當等逐而
宋不兢祖宗朝有是顛倒乎

伍卒乞鉢兩之飽度支猶戒其奢恐鳴
鸚終至毀室呼癸難于荷戈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
耳多年議灌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月矜疑之輩及以
妬深而苛督怨婦霜飛于六月冤臣魂報于三年所必至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三七

此張釋之不再肉徐有功且冥咽也祖宗朝有是顛倒乎
一緝奸耳正罪自有常律平及原無蓋條至于 爲奸
細獻送使其果獻送也卽萬段何足惜乃翻兵則臣郡辰
州所應募者 失陷鄉人在陣者目擊每以桑梓求見
臣故臣得訪其

而不

給伍卒偶有聲息驅之城外埋禦連宵苦雪不獲半菽之

敵誰與固守

遂不覺手脚慌忙抱頭先走此亦事發倉卒未聞
有何人獻送之說也一謀深一謀一局巧一局深求於奸
細不過爲敗撫脫卸之地耳皇天后土可欺乎三光百靈
可欺乎王紀想亦訪知其的實不欲殺人以媚人耳祖宗
朝有是顛倒乎賦金輸之邊以資軍國歛之民皆其髓血

何至重疲省郡水火迫于旦夕請調加

派稽疑隱若九閹歲誅求挺而走險恐異日叛亂不獨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三六

蜀黔齊魯已也泥沙乘棄而漠弗求膏脂殫竭而徵弗減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閣臣職司調燮票擬主持清議况今
剝腹關頭政謀斷共資從前救正不爲不多何至今日
有忌才壞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疏重則徑行其
言矣見有極奸匡國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姑不究重則遞
罰矣平章謂何祖宗朝有是顛倒乎尤可恨者沈灌家
迎款過道中官託致千金于盧受借譽起平章入邸而
父敗則又營窟于奧之奧遣狎客茅元儀雷執宇胡應
寺日伺內府交權跋扈之奄借奄以招寵又助奄而樹

威振瑾偵裂之釁皆奸准作之備焉此則祖宗朝進流所
必加者也至若戚畹豈不當檢何至以奄人銷骨之私護
斃皇親之三僕三宮分有常尊何至以美姝傾國之私昵
滄母儀之芳規藐姻冑于輿臺藝壺範于履福此祖宗朝
防微所倍凜者也臣之所陳種上顛倒無一非實陛下倘
以臣言爲不實則願將臣疏焚于太廟告于二祖十宗之
靈若朝薦之言不實徹惠於祖宗之靈遣五丁吏捫其魄
督六甲神斷其體臣且甘之矣凡此種上顛倒成於陛下
者十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剛復者潑縱而

翻弄機鋒柔險者委蛇而因護營壘駟驗者觀望而密探
聲息蜉蝣者虛擁而弁觀蓬蘆以祖宗金輝玉煥之彝典
屑越于画蛇持鹿之訛言以祖宗龍拔鳳附之忠賢摧折
于劍腹戟拳之毒手以祖宗櫛風沐雨之基圖破裂于睚
鷹弄犬之驅策溺子計專拖水淫婦口善汚人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不知陛下何負於臣子乃臣子忍負於陛下一
至此臣子亦各有鼎不自愛惜乃汚面喪心甘爲青史斧
鉞又不思在陛下祿廕之及臣可以覆露奕代臣子顛倒
國是不顧傾亂斯須恢上天網能容此言哉臣豈不

知韓文請於暴奄初繼盛死於毒輔然一腔熱血極極而
灑誠不忍神州之陸沉致陵寢之震驚也即從逢于於地
下猶生之年也訪巢訂於山中亦初之服也所祈陛下終
覽臣疏希發乾斷嘉心閣部大臣勘將種七顛倒不憚改
絃悉軌于祖宗之掌故則君子道長天可回人可收一日
而黃虞天下無難者如執成心請血疏遲則瓦解魚爛之
端急則四分五裂之釁亦留此一段公案于天地間垂之
奕代不泯耳臣朝薦臨疏無任震號擦命待罪之至

平苗議

崇禎十三年具呈於師閣部楊題請命下兵部
勅編院陳相機議勅續以種銀雜報未終其局

田英產

邑庠生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四

四

呈為邊邑慘受兇殘孤城迫臨危困敷呈末議亟濟時
艱謹以尙苗區類根由先今逆狀瞞天邊弊生齒幽冤
及從前處置乖方向後掃除勝畫冒干電照祈賜海涵
倘蒙採擇芻蕘用佐經綸之手庶幾拯援水火快瞻平
治之休書冊恭呈戰兢俛命

古今譚邊事者莫不以安攘效籌而三楚邊城惟麻為極
其叠受尙苗之患久矣籌邊君子竟無久安長治之猷何
歟蓋苗之種類乃槃瓠遺孽其巢穴即古之崇山居楚蜀
黔三省之中東接楚之五寨長官司北接楚之永保二宣

宣撫司南接黔之銅仁府及平島二長官司西接蜀之西昌
宣撫司及平茶長官司然與酉陽姻嫁相通其初隸于楚
之篁子司團爲四十八寨始猶賦役不缺後漸梗化橫行
抗拒勾攝陰相煽動出劫地方不啻五銅以密邇供其漁
肉而麻虛二縣皆頻遭出沒劫殺無休苗劫而民外奔農
桑曠業民奔而戶內減賦役無期此麻陽以國初三十九
里全設之區因田地拋荒移推六衛領種而編爲七里有
由也宣德年之亂蕭總兵征之直搗其巢兵屯池河撲滅
幾盡卒乃寬其山林逃匿者設立崇山衛以戍之迨後疆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四

域稍安而衛遂撤苗漸驕恣矣景泰乙亥年之亂焚燬縣
治延及學宮成化十六年之亂再燬縣治虐焰彌張迄弘
治後橫行州縣各地方姜太公有云災上不收災上奈何
此之謂也正德七年之亂奉三道憲令協同本府戴撫出
苗首百餘禁之崇正書院然後深入攻其餘黨雖頗有數
十年之安靖惜當時任事巨卿去畱靡定竟未能成平底
績此本縣所以復有嘉靖二十年攻城三日之患也節年
議在議撫俱無定算調取漢土官兵防守迄無成功二十
七年以地方失事叅論官員隨奉聖旨勅兵部左侍郎兼

都察院副御史張總督湖川貴軍務駐劄沅州居中調度酌處兵糧先頒撫諭之條後布剷除之令奈何邊方當事各職以地方安靖沽名輒曰湖苗聽撫虛文說上豈知陽稱聽撫陰實黨貴苗出劫然苗原不分湖貴特以苗長食糧湖貴各哨因以別其名二十八年陸續殘害銅仁府及思州府地方二十九年攻陷印江縣石阡府並省溪司據官奪印劫庫縱囚而征剷大舉之命下矣於是督令沈總兵征之三省夾攻楚兵入自麻陽縣五寨司黔兵入自銅仁府蜀兵入自地架蠟耳山同日並進于本年九月初三日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四二

日僅四個月餘十日已擒斬一半其逃匿林菁餘寇不過蕨食草根度命更值連旬冰雪多凍餓身死卽有穿山走脫竄入各土司衙門數亦不多正蕩平一大機括也孰意總督大臣以半撫爲請次年正月十四日旋即班師將一應生擒放歸巢穴諭令聽撫設叅將二員分鎮兩省一駐劄銅仁府一駐劄麻陽縣置哨堡十三星列防守領以督備統以叅戎限以邊墻若謂工于籌畫豈知竄入土司餘孽聞生擒已縱遂窺朝廷姑息之仁相率還巢告乞招撫上言亦未深思遠計而縶紲之嗚呼焉泉不

豺狼不噬終非仁也未及半年攻陷思州府治擄官奪印
劫庫焚倉復奉聖旨切責總督未能盡除苗患此時瑣歸
頗久糧餉停催更欲請餉徵兵再圖大舉豈不難乎不得
已而根究窩苗誘叛之酉陽宣撫冉元嚴誅濟惡女塔鎮
谿所之士指揮田應朝其克叛羣苗止殄其一二渠魁餘
黨仍稱招撫檄報上聞禍萌隱伏釁孽未除亦非總督之
過只緣附近土司以窩苗爲利藪從征將領以存苗爲生
涯撫之不滅其心討之不盡其力且秦養四方光棍往來
京城賄賂央求謗書騰駕陰惑上聽掩沒功臣旋中撤兵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四三

之謀卒撓平定之績莫終全局詎不深可惜與嗣是大征
兵散總督官遷苗滋猖獗難支撫之無益弱將計安旦夕
復羈縻之以苗糧冠帶所以歷今八十餘年生息繁衍養
虎貽患有若今時夫昔之苗患或經年一見今則四時每
月連期繼見矣昔猶邊僻孤村鼠竊狼遁卽刻還巢今且
逼臨縣治深入腹心傷殘幾盡視鎮守哨防如無有矣守
之一說竟何益哉正擬聖明有知頃刻揮戈急解倒懸之
患不虞三載克殘登出萬狀舍寃豈八十年来漏刃餘克

乞保而索納貢地方困于收授之緩計投苗穴偷安麻邑
空城尚得爲聖天子有乎夫本縣設處萬山勢雖藁爾實
關辰沅藩衛黔楚咽喉一失麻陽漸無展沅郡邑咽喉一
掣安有滇黔吞噬荆襄終將叵測沉淪世界顧不深可慮
哉爲今日計招撫之說萬不可行之術也先經大舉計擒
斬及凍餓身死者已洗除過半其先擒後縱並脫逃復業
之苗不過十之二三在前名曰招撫矣胡休兵未幾旋見
流毒無窮况今生息多年加以各處奸民流移其地爲之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四

嚮導虎而翼之其勢愈盛其欲彌奢倘仍曰撫之乎以有
匪之撫費較無涯之抄劫所得孰多孰寡誰肯安心聽撫
而永無渝盟乎崇禎九年冬守戎鄒復極力撫苗矣可結
其心焉十年正月旋出麻洽殺擄依然是資寇糧以揖寇
兵也今猶然以撫之說進者此必近苗各土司各衛所武
職官利于窩苗存苗且關通左右員役朝夕供採訪者多
方淆惑上聽而陰實撓兵權也夫帝好生之德而失有罪
之誅雖唐虞無以治天下此司馬有云殺人安人殺之可
也

得諱言判乎况進剿機宜較昔年尤多便益凡議兵

議餉無如昔年調運之艱蓋昔年三省之兵除各關隘把
截之兵三萬六千外進剿之兵九萬三千八百楚兵三萬
二千六百係調永保二司施州衛及鎮谿所並州縣漢土
官兵而今日之兵三省僅可共備五萬楚兵酌備二萬卽
以七千八百之數爲前茅但就中汰去老弱以防悞事臨
期退去苗兵以防異心卽以其糧餉另招藝精勇熟者補
足成數而輔以一州六縣及五寨司鎮谿所各屬鄉兵爲
羽翼兵自稱饒昔之糧米數十萬石取給于閩省轉輸餉
銀數十萬兩取資于各處解助而今日之糧餉惟先催完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四五

歷過額餉口糧進兵之日依期給發若夫鄉兵行糧各屬
鄉保無論士官軍民自願均平出辦餉自稱足蓋彼苗蹂
躪地方破傾家業人。恨不食肉寢皮所以勇往樂輸卽
捐軀赴敵捐貲克餉無難色也若夫大小官員供億之需
行師犒賞之費比照先年開各項援納之例儘可克用亦
公之兩便者故曰無調運之艱至于命將行師尤勝昔年
處置之易蓋三省參將衙門各哨把截督備已經分設周
通無煩再議且幸大經畧部臺駐劄瀋陽壓衆省仰祈
或移會于三省兩臺議定行事既便推選諸曉曉

智勇過人主將舉興大衆及秋高氣爽之候克期並進直
搗其巢寧不勢同破竹與故曰有處置之易所謂較昔年
尤多便益者此也且彼苗烏合無統孤軍嘗之則虎突鷄
張重兵臨之則冰渙瓦解窮追罄討其何難乎然猶不無
隱慮焉語曰伐大木者必先剪其荆棘近日之苗大都不
滿一萬其出劫千餘每邀串酉陽士兵助黨克數而酉
陽所轄地方遼遠照管弗周或限不知所宜急加移會諭
以大義俾嚴行約束共圖滅賊庶苗之右臂斷而大舉可
行矣至于永保二司嘉靖年間曾具其結擔承撫苗永無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四六

犯順朝廷是以寢兵今之猖獗愈甚獨不與聞乎移檄通
知俾協心共剿毋爲容留後戶尤爲緊關第一着焉此三
司者若非駕馭之早恐師老財匱終罔成功也未事之先
預取各哨畫圖貼說以審進退次止之方但此時爲目前
湯火計者暫合隣哨之兵以塞鳳凰洞口等處咽喉俟其
兵集安劄邊牆方遣牌曉諭各苗退獻生靈聽候招撫庶
免剿殺必戶口全活繼相時行事又嘉靖年間被苗擄去
男婦率多賣與各土司官輕價收買厥後調征之時土官
割取首級奏作功數以邀上賞其慘毒更所忍聞乎今須

先行禁論將各土司進兵奪回被擄戶口分別老幼貴賤立爲賞格責令戶口之家出銀克賞分別老幼貴賤定以數目入官聽其支給如土官有能送出口存活數多者奏聞陞賞如此則生全之澤造福地方萬無一失矣且也蕩平之後有三便焉疆土開拓可州可縣卽以效忠戮勇之輩納價營繕之家任土墾田承丁編戶輸賦役以報公家其便一也地方泰寧掣哨去兵歲額軍需糧餉可省三萬六千以還公帑其便二也瘳氛靖掃要荒卽爲腹裏自辰陽取道盧溪直抵銅仁平溪裁減馬驛數站可省夫馬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四七

錢糧萬餘以儲國計其便三也若夫久安長治之計不過仍設崇山衛以戍守兼制之慎勿以其土地徇各強司之請爲克賞之貲是終以益其爪牙而反資其跋扈之勢也苦心時務者敢輕言行師哉恭遇欽命大宗師廟算弘敷神武顯佈適值皇天厭亂之日聖主憫窮之時倘不徒撫論是頌而惟征誅旋舉嚴攻固守掃穴犁庭收百年全勝之功轉萬姓頓生之運端在旦夕間矣愚生憂懸桑梓患切流離不揣章句之儒謬參軍旅之畫正以塊壤仰泰山之峻敢云涓滴溢滄海之深伏乞加將全搃春秋迭用俯

議獨秉鈞裁則地方厚幸矣謹呈

蜀楊忠愍集續序

滿朝薦

椒山公捐軀於嘉靖之乙卯距今萬曆戊申長逝者越五十四載矣予垂韶得諸師友傳聞卽知壯其志而偉其節私心向往之匪自今矣從乙酉來予上公車凡七取道定興道左有椒山碑每至碑側呼僕夫停車注涕動懷低徊不忍去恍然見其爲人者曾於書肆覓得國朝疏議一書居恒流覽讀至停馬市劾奸相二疏每疏纏上數千餘言淋上腔熱血未嘗不痛恨於讒詔之蔽明致方正之不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四

容而竟以身殉也予乙巳令咸寧以庇民忤璫被誣削予秩尋賜環後又稍翦其羽翼璫益修郤中以蜚語被逮淹囹圄暮且踰矣癸亥月之念七夜寤睡而夢也予緩步園門一人從外入冠服俱黼色手持藝冊文授予予受之若人忽相失覺而知其夢也無從訊占夢者乃自占之意或獄吏攜子弟之文託爲品題耳是日無獄吏至正亭午關者傳秦中有以書來問者裂其緘則邠州蔣守寄予入行而椒山全集與焉方閱他史未暇披帙夜就寢若人復入

相與問姓名則云吾楊椒山也把衣並坐益懼就肩

弄予歡然道生平忽爾別少頃公又攜長鎗而至立談良久予始悟云疇昔之夜及門而授予文者非公也耶公云然覺而又知其夢也晨乃披公集七首有公像一觸目卽夢所授予文讀七對語者予衷感然動悽愴者久之歎曰鬼耶人耶幻耶真耶果不待存七不因亡七者耶恍兮惚兮胡爲惠顧楚囚再三以像告耶隨揭二疏重誦而深維之所論馬市十不可五謬質之今日

非言七著蔡平卽起賈太傅策治安未見軒輊也所劾嵩賊十罪五奸盡發其竊弄太阿樹援燭竈非千古僉壬供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四九

案乎卽列之唐子方昂首譽論可與頡頏焉讀公年譜顛末無論孝友著稱於鄉閭宗族德業猶鑄於關陝真儒揖銓司而握人倫之鑿謫狄道而易番漢之風古律諸體直抒性靈慶吊諸例總關世教猶其小也以彼矢志報主不畏強禦不改初服授杖而却蝻蛇膽云椒山自有膽云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奸黨屏絕醫藥創甚自摻刀剗腐肉破其血臨刑尚從容吟云浩氣還太虛畱作忠魂補至今誦遺言凜七有生氣此非其具鐵石剛腸松筠勁節蘧蘆天地逆旅身世者不及此卽古所稱龍干李范輩抗節致命

亦慷慨亦磊落而甘死如飴者不加此當時若嵩若鸞威
勢較轢何啻朝露鸞則驟赤其族矣纔六七年間蒿子世
蕃先戍而後棄市嵩寄食於人竟以饑斃冰山倒而趨羶
仰沫若胡植馱愁卿輩一朝冷落萬古淒涼恢七天網奸
黨誰脫漏哉公沒纔幾何忠愍勒不朽矣廟食且奕世矣
令嗣席顯廕矣此則天已久定又何負於公哉我朝養士
數代前有方正學後有公真足砥柱頽波耶公且砥礪一
生樹為名節洩為彛訓真足型範來禛耶予極不肖其忤
世沉淪所遭頗與公同不虞公之冥授予以文也乃予之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五

續騷憑吟亦欲冥質於公公或者許我償忠魂補乎所願
從公以遊倘庇予而貸以不死則願奉公遺志遺言以從
事於世也以故不恥鄙薄綴言於二三君子之後僭為之
貂續云爾

奏疏

滿能施邑庠生

奏為勞罪迹不相蒙君親情無所解孺慕至寤至迫號天
請豁請代事臣父滿朝薦受陛下陶鑄登甲辰榜進士本
年冬授陝西咸寧縣知縣乙巳之冬推使以誹語進旋降
旋復丁未之歲推使再以誹語進檻下北鎮府司獄歲且

衛輝薛錦衣遊飲

滿朝為

何事天涯一劍孤寒衣甘自剪罷能那知戲馬在山簡曾
作高陽舊酒徒銜嶽凍雲迷遠樹衛河明月淡平蕪耐餘
猶擲芙蓉匣不盡中宵雷雨呼

過真定辱制府孫藍石公在顧慰勞惠以啟疏

得閣區上為造秦闢除身繫倩誰伸楹卓風送頭顛勁制
府星臨祭戟新日月雙懸恒岳色乾坤不盡剗門春極知
補墮持清議強項應充袋袋人

朱金庭閣師前後力辨稅監誣奏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又五十

安定門中一介軀幾年化冶鑄昆吾緝瑞兩被瑞膚想報
國頻依國柱扶抵為公家培桃李那知壯志已菰蒲夜深
香策勤華祝百歲光調麟閣圖

觀南北諸縉紳放疏

閣虎三秦烈飲浮滌除少解萬民憂翰困豆孽連根撤南
北清評逆耳投忠悃雙懸明日月疏章一部古春秋汗青
華袞相輝映萬死應非負楚囚

懷二親長詠

親園從陽月望舒四五圓黍民離湯火楚宮張嬋娟琴鶴

五易焉禮不敢恥君之馬臣父不能屈節於推使誠有罪矣市虎成於三人慈杼投於三至自昔固然陛下不卽賜蠲饒幽室之寢亦諒臣父赤誠聊示其慙但惠蘇三秦禍延一吏王道清明似不如此三年撫字六載沉幽王道蕩平似不如此蕭七孤質淹七九關王道甄別似不如此父老赴愬不信縉紳請議不信告病陳情司寇一字一血視若罔聞臣父鐵石也則可臣父而非鐵石也忍令畢世無見天之日乎臣父路礪也則可臣父而非路礪也忍令悲夜月之魄乎臣祖父滿廷素祖母鄭氏年俱越八旬景逼

西山舐犢悲深倚門目斷且愁且病如燭當風臣曩自秦承父之叮嚀歸侍於祖而祖不得安臣今自里承祖之叮嚀赴問於父而父不可見羊敬其乳鴉還其哺豈異臣也垣外想親標如嶽似峻別來追驕愛如溟似深看天靡路額日無光昔原縣令以忤法當刑緹縈詣闕請豁彼猶閨質也臣則孺子矣太倉令以吏誣擬刑吉玃詣闕請代彼年十五而臣亦十五矣彼所遇中主耳臣則躬逢堯舜之君中主尚俯從所請况堯舜之君乎陛下推其事聖母者臣得以事父倘疎一日而縱之使得歸侍於垂白之祖

父母前則日夜撫心叩齒而虔禱者庶臣有傍席申錫之
忠更荷寬弘臣遂緹紫吉粉之詣亦欽弘造陛下平明之
治超飭遠古於萬、爲不避斧鉞湯鍋賞本投通政司聞以

新建儒學序

二年陽月

陳五典

學之尊于天下也久矣自有虞氏義取養老而夏商周三
代各有取義其時孔子未生也逮漢興過魯以太牢祀孔
子孔子之廟祀徧天下先儒謂漢氏四百年命脉蓋在于
此是孔子未生而學建孔子生而學愈尊學固以聖人尊
哉麻之學舊建城南環山爲屏拱水爲池規制塏爽廓如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五十一

也兵燹後廓垣圯矣喜事者聽形家言謂風水爲不利遂
改而北嗟乎昔之士閉戶讀書聯師儒敦禮讓科名踵相
接今之士一不第輒歸過于山川抑思山川寧爲儒者分
過耶且天下之學皆南向而麻之學獨北豈麻是而天下
之學非與故不敢謂當日遷建者無意聖學規度何等也
而顧可以師心不師古之制輕重聖人哉典來撫是邦民
方艱辛萬狀幾思修建之而未能幸 國家太平有象
各憲修學之檄行于州縣者日不遑也爰是聚諸生議新
之維舊制簡陋非聖人宮殿之居踵其事而增華要非一

手足力然邑之民憊矣丁苦丁役糧苦糧差不佞與諸君子有修道之責奈何以區區錢穀苦我父老為也岸之士庶乎數百人殆亦衆擎易舉倘能力襄盛事將見孔子至今存也孔子與唐虞三代聖人亦至今存也余知其爾是而神啟夫多士也不遠矣爰序之以佐其成

是岸菴序

陳五典

嘗聞苦海茫茫回頭是岸斯言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憶余讀書時不知何者為苦海何者是彼岸一行作吏濁浪千尋風濤萬頃正如涉苦海中淼無涯際噫嘻殆不如由僧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五三

墊納千株松下強作雲天水瓶之解矣然公餘覽勝詢民生疾苦禮莊嚴每生出脫想邑之遠近聞者亦皆能嚮往焉噫岸在是矣今年夏有僧持簿索文問其人則曰中身出家者也問其菴則曰崖角菴問其地則曰高村地嗟乎此地不信世法久矣豈能偏信佛法今欲因舊址增其制俾禮道有所馮依焉此亦奇矣菴建于岸之北而淨石在其南至其地登高而望焉亦庶乎中瀾之一柱也崖角名不雅馴夏曰是岸豈無說與余方在苦海中過活故無時

不雅馴夏曰是岸豈無說與余方在苦海中過活故無時

之下有臺。之澤舊有橋予身遊觀清池而浩數不知其
引是河也。今和尚性真修葺亭余正喜其修橋之有自
也。鄉士大夫能生接引心何處不是彼岸。幸勿如陳氏子
身經苦海未能接引人反欲求人接引是岸先登豈獨在
天竺古先生哉。昔甲辰年夏之朔一日引

建廻龍亭序

陳五典

麻多建置山阿水涓之間所在皆有雅其工匠非良因陋
就簡殊無雅構廻龍閣距縣治九十里許又二十里則界
辰溪道也。閣鎮通邑風水前有亭火於兵嗣是不復有造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五

之者閣非亭固無以制勝也。余甲辰之閏月因公家事劇
躬行勸相寓于是慨然有興廢之感焉。時住持僧執簿索
募文以爲邑之民憊矣。明府能發菩提心渡一切衆亭固
難以獨力成也。請廣之余曰是余之責也。夫閣踞元真山
而菴祀真武。豈山因閣所祀而名。抑閣所祀者因山之名
而祀與。數十年來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問其自無復有
能道者。山之麓爲楚入黔孔道。舟于斯者借宿陸于斯者
問津而探奇訪勝者莫不于斯休息而問俗焉。亭之宜非
獨爲錦江制勝也。則山之不可無亭而竭力維艱不得不

... 君子也明矣若其一水澄滄千山巽...
... 其亦有太白其人登自... 登焉不... 華山之... 應...
... 南... 華山... 煙... 雲... 三... 之... 遺... 風... 有... 存... 者... 而... 水... 厚...
... 關... 天... 河... 勝... 似... 雲... 樹... 翠... 巖... 下... 南... 洋... 之... 間... 者... 矣... 甲... 豈... 無... 隱... 君... 子...
... 等... 德... 之... 而... 善... 俗... 乎... 南... 嶽... 柱... 石... 駁... 梁... 上... 繼... 上... 環... 繞... 乎... 山... 之...
... 左... 者... 何... 莫... 非... 難... 獲... 而... 為... 亭... 之... 大... 觀... 哉... 異... 兵... 燄... 一... 風... 晃... 開...
... 問... 民... 間... 疾... 苦... 來... 往... 而... 詢... 銅... 江... 湖... 水... 人... 物... 之... 盛... 矣... 登... 之... 異... 又...
... 未... 必... 非... 考... 德... 開... 業... 之... 一... 助... 也... 願... 與... 同... 心... 者... 其... 樂... 矣... 矣...
... 雄山亭... 蘇文

雄山亭蘇文

蘇軾

卷之九

... 山居山之最雄... 山... 何... 以... 不... 得... 雄... 者... 曰... 雄...
... 高... 極... 雲... 表... 處... 辰... 陽... 邊... 鄙... 名... 人... 游... 之... 所... 必... 有... 亭... 焉... 蘇... 軾... 者... 又...
... 登... 其... 火... 後... 遂... 為... 崔... 符... 藪... 幸... 天... 氣... 清... 爽... 矣... 天... 氣... 清... 爽... 矣... 天... 氣... 清... 爽... 矣...
... 春... 風... 吹... 而... 雄... 山... 之... 勝... 概... 未... 彰... 矣... 蘇... 軾... 有... 說...
... 高... 則... 高... 矣... 其... 無... 飛... 泉... 峭... 壁... 蒼... 松... 翠... 柏... 綠... 草... 紅... 花... 亭...
... 以... 登... 眺... 遊... 觀... 山... 是... 以... 不... 傳... 矣... 蘇... 軾... 曰... 山... 不... 在... 高...
... 各... 况... 以... 高... 山... 而... 無... 名... 豈... 待... 其... 人... 而... 後... 興... 乎... 且... 山... 距...
... 無... 亭... 襖... 通... 衢... 可... 以... 少... 憩... 山... 之... 勝... 不... 傳... 而... 登... 臨...
... 此... 戰... 于... 曰... 雅... 否... 辰... 陽... 佳... 山... 甲... 天... 下... 二... 三...

... 蘇軾

藏書照人耳目而雄山高聳青雲呼吸之間可通帝座誠
有如太白所云者而俯視一氣煙雲窈窕二酉之傳若彼
而雄山之不傳若此山蓋有幸有不幸焉今年夏有事鄉
行鄉先生及諸生輩約與遊因得覩所謂雄山者士大夫
終不肯乘閒一躋絕頂之勝故莫能知野老山僧雖知而
不能言山之所以不傳也山有蓮花院最上處有玉皇閣
前有亭廢而未興則待其人而興者其在斯乎其在斯
乎吾因之有感矣麻居南天最下邑祿入無幾飲冰茹蕚
之餘愧不能多所捐輸綴其樓閣生山之色以欣夫遊山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三六

者竊嘗躋山之勝因住持之索文樂山之傳有自而喜爲
都人士道也若夫山以人傳人以山傳余終不能知矣時
今上甲辰重九前三日也

湘山修寺序

陳五典

邑治東有湘山焉壁凌千仞俯瞰江流最爲郊關名勝舊
有殿宇工麗鼎革來不復葺治予每登臨悵然焉邑之廟
祀不一士民信神道質直好施喜具作其風土然也所在
梵宇修者修建者建何至于湘山寺而莫之省也斯亦異
矣有昔余者曰湘山于邑爲客山昔年興盛多鍾靈于客

民邑之人因廢弛之而莫有興者夫人苟作色相觀雖一身猶客也苟不作色相觀雖天下猶家也以山水爲不靈則亦竟不靈矣以山水爲有靈則亦竟有靈矣又何主與客之分乎况湘山爲邑山水之望層岩峻壁水竹猗_々而蔚然名勝實有不可磨滅者哉湘山寺之不可不興也亦固其所四年秋民力少暇余慨然思所以創之蓋聞風俗與化推移邑之人旣好施舍皆出于性情因其所向而利導之共襄厥成祭祀同福安民樂土之風亦可油然而興矣將見主于斯者受福客于斯者受福予亦客也亦無之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七

不受福後之遊者知瀟湘八景而外又有一湘山也因名其亭曰又一湘云

西晃山禱雨文

乙巳六月十一日

陳五典

國本于民_上天子食五日不雨無麥十日不雨無禾况以山徑石田越月不雨民其有天乎民無天國無本矣國無本神無依矣守斯土與居斯土者故不得不亟爲禱也麻之民昔遭旱五載自_典蒞茲土二年三年民始有秋_典未嘗不與士民頂天之福戴神之庥然兩年之內軍興繁廢疲于奔命歲之所入不足供賦之所出四年來_典方欲與

百姓安居職業而旱魃又適為災嗟乎民豈能堪乎神豈
忍見乎維典有罪于天之和應加譴于典之一身不應波
及百姓即百姓有罪于天之和亦應加譴于司民者之一
身不應虐茲愚民然天道高遠難測神明有感能通山川
之氣出為雲雨神司之非山川能司之也矧西晃為麻陽
山川之望民之望攷于神者更甚于天乎且田之附近神
明者素不憂旱神又何難以濟一方者普而濟一邑也前
知斯土者嘗禱于神甘雨隨足雖五典之誠不足感動然
今之民猶昔之民今民之苦更甚于昔民之苦唯神必能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五

鑒而雨也嗟乎神之道大矣典何敢妄陰神號前人仰神
甘雨溥濟而為衆姓之所歸往上神尊號曰洪濟王至今
百姓頌神功不衰神之福庇大矣惟俯鑒五典之忱與衆
士民祈禱之意不靳甘雨普濟神之境土轉荒為稔典將
率士民申請上臺尊隆神號勒碑頌不朽矣惟神鑒之念
之尚饗

祭城隍禱雨文 乙巳六月十五日

陳五典

維典治麻陽于陽維神治麻陽于陰政刑賞罰典能司之
典不能操之也猶之風雨露雷神能司之神亦不能操之

也唯當困乏呼籲之時萬弗獲已之際不特政刑賞罰
轉移之即風雨露雷亦思轉移之典之所以告于神惟
祈神上告于天也五典負質魯鈍濟世無才其可以告神
明者唯平生質直不欺人一念庶幾臨難可以昭對蒙神
休待罪麻陽三載心志有餘力量不足又苦于時執之窘
迫遭事會之繁難其抱慚夙夜者不知凡幾然二年三年
來民樂有秋較元年以前大異知神之鑒典者在平素而
寬典者在今日也四年夏忽遭旱魃為災越今月餘矣苗
秀不實士民憂之典非不知天災流行何國蔑有即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五

今上偶遇災異

大赦誕敷猶恐不能回天

典何人斯典

何德斯敢妄于神聽轉移一定之數而幾幸莫須有之理
乎然東隣受福不如禴祭焚香一念可告于天安在下愚
不可以上達嗟乎麻之為民憊矣麻之為令亦苦矣以孱
弱書生而遶逢凋敝期相與以有成者惟賴天之覆庇與
神之默祐雨暘時若災害弭侵耳民有雨則生無雨則不
能生官有雨則能令無雨則不能令神寧不鑒而念之乎
惟祈吾神上達天帝賜時雨以濟羣生凡民有災宜萃于
司民者一身典何恤此一身為百姓請命典今日惟齋戒

致忱與兒童輩呼籲跪懼斯夕斯剝必得雨而後已也神
其念之哉 五典 臨告激切祈禱之至

重修吳公橋序

陳五典

邑治東北三十里有橋曰吳公吳公者諱福基古麻陽令
也舊傳橋創于明嘉靖中吳公爲縣多善政有春到錦江
之稱里人因名其橋云然則橋以吳公名者亦猶西湖之
堤名蘇公姚墟之里名高陽耳甘棠之愛自在民心于此
見昔人忠厚之遺焉余之序斯橋者何以其重修也重修
何以有序以其能及時也子輿氏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卒

二月輿梁成以見天下無輿而不圯之橋唯歲時成之乃
爲政也吳公橋圯于明末今茲蓋又一圯也予過之未嘗
不思修葺苦于民力未舒恐土木之勞我子民也如是怒
于心者久矣雖屢進其鄉之士民而勸之猶恐念不到此
不敢強以所難如是歉于心者又久矣不能爲君子之平
政又不及乘輿之濟人過此者寧無今昔之感哉丙午冬
十一月之朔八日有事郡行過其鄉忽見圯橋之間經者
經營者營攻之者不下十數人也余怪詢其自知爲髮僧
遂慧董其事張符宋之士民襄其力承予言而鼓舞于斯

卷余因慨然起之曰余少事其民多自為身家計不則以格
錢邀神福而求其作萬人緣留心利濟蓋憂其難之今
諸士及爾百姓能于艱難物力時強于為善不假緣于官
長不旁藉于他姓子來趨事予甚嘉乃助矣其鼎之哉橋
成之日人行天上木由地中安在無物色風華可比西湖
之堤姚墟之望者予因願其經始此橋者樂觀厥成也

文昌閣記

丁未三月廿四日

陳五典

余嘗觀文昌救劫章戒士子垂訓諸文而知天人之際矣
其言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急而濟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二

乏容過而憫孤一心聽命于天云又考援神契曰文者精
所聚昌者揚天紀然則天下士大夫觀象而祀文昌之祠
亦其光明之理有以感之也余讀太史氏天官書有曰斗
為帝車運於中央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是文昌於帝
有匡戴之義以成天象為臣道之大光者則天下士能以
光明俊偉之心舉光明俊偉之事文昌何嘗不在今天下
哉縣之南有地曰新豸坪邇其自嘗有豸豸遊其鄉張姓
世家於此奕葉蟬聯皆指為豸遊之驗云坪以北嘗構梓
童閣祀之近且圯矣丁未王正予歸自明山過而問之僉

云工葺需時有志未逮予告之曰文昌應張翼星而顯於
蜀之梓童鄉毓天之秀鍾國之華又於周武王之乙巳歲
仲春丙夜嶽降於吳會間爲張姓再降於周中興時爲張
仲詩所稱吉甫燕喜張仲孝友者也顧第弗深考經傳表
見皆不虛大抵在天爲星辰者在地爲河嶽儒者非心文
昌之心事文昌之事未可祀文昌也今諸士以億萬年張
氏之子姓紹美於茲因其閣而新之奉爲文昌閣可卽奉
爲張姓家廟亦可要在明于天人之際爲士大夫身以光
明俊偉事其事不爲士大夫身以光明俊偉心其心吾知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六十二

新豸之祥必有觀天而察時變觀人而成化成之理也閣
成諸生謁予門而來請予因爲之記

鎮陽宮玉虛相序

丁未夏鎮陽山作

陳五典

都邑爲王治之分封凡有邑必有一佳山爲之保障所以
壯金城拱天府也江南多金城而山水奇峻不少概見又
得名人韻士爲之點綴而其佳勝遂傳若三楚固天府之
望也其間山水爲天下最至辰陽山傳二酉水號五溪豈
不洋洋大風也哉麻邑處楚極邊其山水聚天下陽明之
秀惜其地僻而人樸苦無表揚風美者與治錦江之六年

固不敢云政人通和百廢皆舉然先賢志行所在心嘗嚮
往之振衰起廢頗無虛日縣治北有山名鎮陽岡巒明媚
氣宇高凝錦江之屏障也官此土者未嘗不培植鼎革來
一任荒煙蔓草矣予登臨輒歎息爲不忍去時雖異而風
景猶存何今人之不古若也予一登再登旁觀者皆能爲
山低徊不期一年謁香于斯者多矣再年歲修于斯者多
矣又一年而登高命賦羽觴于斯者且多矣五年來邑之
義民好善者于地之荒者開之治之宮之頽者椽之新之
路之崎嶇者咸葺砌而底平焉熙_七攘_七若日遊于光華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六

復且中而不知誰之力也豈不美哉宮祀玉虛師相剝落
無復光明四將咸已頽敗然宮闕興矣聖相宜崇_典默爲
家嚴君祈壽願新玉虛道相命諸義民奉四將而次第新
之僉色喜但以民思爲善而獨力難從請約畧數言啟迪
十方諸大姓予可之四月朔爲身清照地然天燈于其山
既眺湘山水竹俯得勝鷺鷥兩洲挹西晃雲煙如出我懷
袖間也遂搦管而成言丕承哉道相莊嚴天府維翰錦江
也而天府矣山水有靈當爲予首可焉

義學碑記

陳五典

天下有三大院曰書院曰禪院曰道院自有矮人觀場強作解事者三其名而實分之不知院三名而教養之義則一也上古世風沕穆人生而聖賢者極多卽未必聖賢者皆能出入作息田而食井而飲日遊於帝力何有之鄉不唯無禪院道院名且無書院名迨帝王而後江河趨日下矣聖人少而凡人多於是當道者建書院以教養膠序之所不及又建禪院以教養書院之所不及又建爲道院以收禪院之所不及凡居斯地者亦能修明心性羽儀於天下後世次亦不至無告得悠游卒業於其中我大中丞周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六

公節鉞湖陽之七年風俗丕變民物安和檄郡邑鼎新聖學士子翕然從風猶慮宮牆非居肆之地又檄建義學使已未成材者皆得以時講習其間每課拔其文尤雅馴者手自評閱一時讀書俊秀皆知憤發以爲天下士麻小邑也撫部周公舊駐沅芷聲教最先今於丙午之秋亦得從諸州郡之後肇新義學木植工資分釐不及里民而督理之勞專任典捕陳捕廳又能勤儉心上之心以從事不閱月而規模竣焉且地面西冕山坐鎮陽四季景明可以遠觀可以近眺微吾撫憲周公恩義翔洽倡率有條吾知其

不能也今多士爭自濯磨土無負周公作人之意下無負士民首出之稱勿以才高勿以氣傲勿以貧而不樂富而無禮以副古先賢天下已任之志安在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嚮道非今日之所能爲哉吾願居書院者勿致俗無人與居禪院道院者同觀而共笑之也

義役說

陳五典

余按明洪武二十六年浦江鄭氏十世教其子孫至于餘人勿異爨田賦各有所司家擇田多者爲糧長不俟催徵依時上納於官名之曰義役嗣是擢其宗長湜爲福建布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六五

政司叅議尚書嚴震薦其家世孝友太祖親書孝義家三字賜之識以玉璽至今光垂史冊焉麻陽丸邑糧丁較七屬而士民不明先王之法推收多行以私不明供於上而無花戶底冊可稽故糧僅千餘石每逢認役豪猾上下其手年七清年七混不佞治麻邑之六年私心痛之因條其利弊申詳守憲朱府憲盧深可其議後爲一二頑梗所阻予因慨然曰豈天不欲吾行好事耶抑麻之無告者苦難未盡耶抑亦余德不足行此耶因太息中止之今二都六甲滕生瑩彩以其家之祿糧人悉而地名之升合

不濟請象於予。甚喜竊以麻邑七里之糧二都十通年
之糧皆能如六甲滕氏之不自欺。人也吾知麻治易也
也。卽辰州七屬之糧皆能如麻之二都六甲之不自欺也。
人也吾知辰州之治易也。推之天下有糧者皆能如麻
之二都六甲之不自欺也。人也吾知天下治亦易也。今
而後六甲之士民義於官必能孝於家將必有璽書之旌
如鄭浦江故事者。予爲之說以風當世之欺糧者。又不僅
爲麻民正告之也。

天擎洞賦

戊申孟夏

陳五典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六六

錦江多洞天擎爲佳。狂客去四明有生不逢時之歎。仙
人歸紫府亦見所未見之奇。高可樓居坦能圍坐洞天
晴雨桃源不筭名津。玉柱垂蓮普陀猶爲幻境。寄行吟
於晷刻。觴羽化以登仙。覽氣象之萬千。筆花生而難寫
歎山水之特奇。兮胡爲遠鍾乎五溪。豈地天亦愛寶道兮
不輕市異美於人。知笑五丁之斧鑿兮。何不到此地而開
山。必待陳子來七稔兮。拂塵封於蒼顏。笑青蓮之見未大
兮。題匡廬於千丈。誰銀河似九天兮。濺珠玉而衆山皆響。
磨蒼岩以名洞兮。寫天擎之三字。山靈或亦驚異兮。伊何

人斯而戾止仰洞天晴其雨兮下匹練於瀾柱俯垂蓮之
凝露兮奪天工之巧術山蒼々而水白白々兮疇能興盡
云旋春千秋而萬靈兮載風光其一船人已去而空谷之
音如常兮慨既往如之何不傳山不高而水不深兮吾以
明吾遊如神仙

天擎閣記

陳五典

嘗謂天地以山奇而天下之山以水奇天下之山水又
以洞奇自桃源洞名厥後無復間津者而洞之繼桃源而興
者皆得留名人之跡焉余官錦江七年三遊岩洞以爲天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七

下之洞無奇於此者矣未幾遊玉華未幾遊天擎又未幾
遊大酉然後知山水於洞真愈出愈奇也維天擎幽而不
曲岩洞曲而不幽若玉華幽矣曲矣惜乎其不大也大酉
幽矣曲矣大矣惜乎其不光明也且其曲則與岩洞等矣
大則與天擎齊矣而其幽則與玉華上下必得秉燭方能
盡遊觀焉不幾天工而必待以人力乎是殆不如天擎洞
之幽大光明之一任天工也况洞天晴雨飛其左玉柱垂
蓮參其右余於洞之中間相去左右不甚遠新構一閣朝
見山披錦水銀河一道澎湃中流辰陽之洞如是將不知

洞之在天下者又何等也此一方民蒙國家太平之福樂
與嬉遊余於公餘又與鄉之士大夫仰觀瀑布坐玩蓮花
相遇先民以悅工不日而閣成天擎洞於是乎不孤矣雖
然天下洞如天擎者猶待以閣名耶是天下無不待人工
之天巧矣曰以其不曲故也天巧人工原不相侔也然則
安得大而幽上而曲上而光明者之為洞而附之一吐天
地之奇耶

遊巖洞記

陳五典

今夏多連雨民樂有秋倍於常年余覽勝之情方高又不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六

欲作無事遊必得同心三二人相與搜奇紀勝以無負此
光化而後山水亦得人而快意焉噫異矣麻陽山水不知
歷來幾億萬斯年也至今日始得吾輩彰美則山水之有
待於人亦猶人之有待於人也戊申夏盡秋前之七日喬
漱源楊彥旃約與遊岩洞聯轡出東門走大麓左山而右
水聲隨山高下雪浪千尋羊腸一道立馬高崗俯望齊
天西冕煙嵐出沒盪我心胸不啻觀滄海日出時也又行
十里至木塘哨長鬪朝見來迎乃得少憩棠陰進雞脯
沽酒質半日閒小集闕為新立碑紀時喬沅陵坐而樂之

以廣文至已頽然欲酣矣少為密雲經雨暑氣全消天
始以熏風而解吾民之愠民亦樂得時雨而舒吾憂乎行
行且止路峻而馬遲訊鄉民知洞天在指顧間也約馬行
八九百步至楓林大樹下僕夫不前馬首東西無定又知
岐路為入鎮草白羊哨處也於是策馬前驅步約行如前
而迴崗獨立招喬公同望洞門軒處乃徐下平坡歷攏驤
長坂曲徑通幽石路欽奇將欲馳馬飛下忽見桃源雞犬
太古桑麻不覺頓新耳目遙望三士偃僕道左葛服布屨
坦率布名士風山峯遠近爭奇長林翠竹茅簷菌廩參差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九

盡致何殊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至此者猶不能舒俗眼滌
塵襟此亦雕鏤泉石唐突煙霞不足與言山水也既而繫
馬林臯脫冠花褥距洞門一箭地憩茅齋小飲喬沅陵攬
筆題詠識之曰天子門生予曰胡不道夫子門生楊廣文
及諸從人粲然皆笑因於坪上脫靴林間掛帶雖屐槐東
山衣慚千仞亦可以暢叙閒情不致山水笑人也頃之出
茅齋登石道探舊所遊觀處風景依然如前見洞門綠蘿
垂煙懸注飛雪雖不見西壁瀑布問之而知丙午春為飛
龍攜之而去破城瀆傾垣舍正其時也既入石鐘滴上有

聲仙田段。皆水樓閣參差不須椽覆蓋鄉民適爲遊計今存之而雞棲狹柵猶然鳴吠當午煙火爲家可謂和樂者矣轉入洞東門有池清澈可鑿而蘭亭之鵝西園之鴨皆能沐浴其中靜觀自在石屏所照天門頃開吾與同官不向高明處選勝偏於深靜處探奇噫嘻山今得人知以鳴其不平見今世無知人者而人之知不知又無論已予蓋兩遊洞中每到內洞壁門欲入鄉民私爲避秦地不肯使他人問津輒給從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余因思此中如不可入不幾使洞天深處神仙笑人遊不到此耶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七

乃乘輿先入砌門數武覺神明在心目之間朗然欲照而知。瓜。而深者水也。嗟哉而立者石也。瑩然如蓋廓而有容者洞之天也。余乃倚石而歌水爲之停山爲之嘯喬漱源楊彥旃撫掌而和之陵谷響處從人皆不覺豪呼爭進也。秉炬而隨者數十人。火焰星飛照耀洞天如晝笑者笑譁者譁恐者恐行而詠者曳而履者。看帶露而手捧天者則皆遊人之情況也。入內門將半回視所入處如月之初若明若暗前望隱。有光者則洞之尾間如日之將升也。方尋受同出處而左手忽出一境巍然而突兀者則鍾乳

口也玉然而垂者則石佛手也亭上傍列呼田生可騁
洞天深處者紀年月畱姓字則洞中之洞天外之天也從
人以炬盡促予尋路歸予曰不然此中大有佳處雅定生
靜雅靜生明况此不待定而無不靜者又何必借明於火
炬也又從左手攀峻岩踏雲根撫玉柱金沙光遠而自他
有耀者則石髓之流爲水晶者也此處若有神仙陰相處
處見奇因思桐栢山人餐桃實後求歸來甚急未必有此
奇觀也回步到先所望日升處絕塵而前同遊人皆蹙手
其後獨出洞門深處睹天光雲影不知天地在洞中亦人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七

間別有天苑也門後峭壁千尋恨無女媧補天手猶多缺
陷乃步遶洞外約里許復上洞之東門高望洞中層上懸
壁凌雲岩孔流光余低徊久之乃踏從人之肩作梯次第
下平原盤以阿固可憇而可詠也喬公止予曰觀止矣大
矣如武怡九曲之無不有也奇矣如蜃樓海市之無不幻
也雖有他勝吾不復從遊矣余曰未也吾身於洞之奇處
不得久畱今於洞之可畱處而不得其大奇猶未足以明
吾遊之樂而見斯山之無盡藏也於是拉喬公登洞南門

彥瀟爲話先年遺事亦殊中人聽云京山有王姓者採藥
山中歷五世自中州歸子孫以爲荒唐不復認識後遂不
知所終然則劉阮七世而歸漁人信宿而返遲速不同要
之仙境都在人間不足異也田生龍道乃備酒天洞平處
中有石城延亘不可躋攀爲置木梯乃得上城之內較平
一人一手庶幾俯而下也及席左右顧盼方識爲先所乘
燭入洞源高處有石屏可倚有天門可鑒依上雲樹望如
甕中洞口雨上風上而洞中則寂然靜也酒酣呼枚耳熱
吟詩總不管山靈紀功過搖五嶽而追四明狂客興復不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七二

淺矣仰觀洞宇高張層叠如雲滂漏餘音高深斷續煙雨
聲靜飛來迎人載笑又何計身之在洞而遊洞之人非仙
也於焉夏涼初收夕照欲暮從人促予來歸山神謝我而
去而阿羅百數石佛巍然自飲處轉出洞之大門怪石歷
落領畧不全歸途餘韻意不盡書而萬聲樹滿千氣巖高
身無瓦爲之衣路乘天塹之險傘擎騾背以逸代勞露滌
靴尖用勤補拙行看來時立馬處恍如行雲霧中喬公目
崖峻防身路軀穩脚諺言可誠也遂縱馬於前趨步隨之
有頃兩收天際日輝嶼中白雲在山秋禾淨綠因回首同

喬亦勅馬玩之又地漁人捕魚新水樵子搭蒲煙嵐皆遊
路言曰此縣明府遊碧洞歸也然後知吾非雨不能樂有
此遊民非雨未必樂吾之遊卽洞天弄雨亦未必能得人
之樂遊其可遊也吾故述遊洞以來至雨止亦自雨始

重修城隍廟碑記

陳五典

天下神皆有專名唯城隍神無專名然有邑必有城有邑
必有隍則城隍神之在天下民又何能名之哉第尊神官
於陰而鑒於陽必壹於聰明正直者也人不聰明不敢禮
城隍人不正直不敢禮城隍蓋神固以聰明正直治天下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七三

人之不聰明不正直者也典素不喜不聰明正直之人見
今世無壹於是者所以見神明必起敬信廟宇未修必思
所以修之神位未寧必思所以寧之此亦神道設教迺人
以聰明正直之思也麻陽治之城隍廟舊在文廟之後同
天寺前心一蔡永寧大夫修後自萬曆戊子至今八十餘
年矣典令麻七年每於朔望對越之際觀其頽塌怒然殊
殷自聖宮義學鼎成而後又俸入無餘神明寧宇祇托之
慨懷之間蓋吾之視民亦猶神之視民不敢先其所緩後
其所急勤政百姓爲也己酉春有輪數年來官地租者

銀若干兩余竊喜曰余生平不受無名之俸官租即有名亦恩所以處之余不受也予嘗欲新神廟而不得今幸爾百姓仗義輸此城隍神自此有寧宇矣乃囑廩生李本新督理鳩工聚事時鄉民亦有樂輸木板不受值者儀門兩曹看廳視舊制改觀起於春仲竣於春季功成而速徵尊神之陰相念不至此有復於余者曰先王先民而後致力於神縣有公堂勤民之所也曷先葺縣堂余竊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捍民之患則祀禦民之災則祀麻民八年上豐而時和民悅以康正尊神受饗之日也神非民何依民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七

非神何恃神與民相依爲命者余又何敢要神之福而以居安利百姓也至若神宇旣寧民安厥職俾余一身亦獲邀清平庶幾無恙則尊神申祐非典所敢布腹心也余又何能名之哉民又何能名之哉於是紀歲月使後之謁神廟者亦將有鑒於斯云

告城隍神祈雨文

庚戌年七月初二日

陳五典

竊聞幽明一理天人一道第理之在幽者不可知嘗藉明以知之然道之在人者未可保必祈天以保之蓋幽明無常上天人有定局也如神明之在天下亦有敬有不敬者

若城隍尊神無有不敬者也色相未嚴必莊嚴之位字未
妥必安妥之此蓋尊神以可知者觀斯人於爲利爲善之
間而以不可知者神其權於降祥降殃之際此理之至明
也但人之爲士大夫者無不知尊神而敬之也其不知神
者固多農人矣農人唯知出入作息春秋耕歛而使天下
之人作息無虛耕歛有穫則恃天之風雨時順也尊神所
稱代天行道而爲霖雨於蒼生者今地方越月不雨旱魃
爲災官民皇_上霖雨之責謂何而寧膜不加意耶豈以豐
和六七年理無常勝今年之旱亦氣數使然者神不敢貪

天功爲己力故至此耶抑亦官民獲罪於天帝封江湖陰
憂微惕神卽欲雨恐干天條一任之耶然幽之理不能知
請卽人之道明之夫尊神職司麻邑於人一縣令也如縣
有利害當興除者不可緩須臾也令必申之上司達之明
庭萬不獲允亦必盡己之心竭己之力委曲爲斯民排解
焉若云上以此施下應以此受而承宣其中者於牧芻之
說毫不介意此亦尸位素餐之流人且不肖爲而謂尊神
爲之乎况尊神部下必有行雲施雨者運其神功卽可挽
江之水潤錦州之田止不必達之天府取之天河皆得

便宜行事者且西晃山神方之人世猶地方善姓素封世家也山澤通氣彼蓋以利濟爲心者尊神誠以情理告之借其蓄積惠此元上山神未必不樂從也典非不自知悔罪率士民共知悔罪苦爲尊神曉上者但典反躬自問似無罪不可赦者若此一方民又可以無知宥之也典與神幽明雖隔責任維均典不臧神得而糾之典有言神不聽典不得而問之亦惟尊神之自質耳典今與士民同如處大宅中望甘霖甚急唯尊神察之念之尚饗

祈雨城隍告文

黃志璋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六

竊聞天人之際靡感弗通幽明之間有誠斯格維神聰明正直鑒臨麻邑凡所以降福而禦災者無日不然固不待其號呼請禱而後惠而全之也况乎其情切勢迫號呼而請禱有不邀神之降鑒者乎麻邑遭亂數載克復以來又當

王師進勦孔道以大兵大役之後當財匱力殫之餘忽值旱魃爲災禾苗盡槁哀此殘黎其不轉死溝壑者幾希矣非神憫此數萬生靈嘉惠而拯救之其孰能拯救之某撫麻無狀不能修政立事以迓天和又不能於軍興旁午供

辦浩繁之際爲民請命如先儒所謂寬一分使民愛一分之賜尸素迄今慚負吏民獲罪尊神厥幸大矣憶去歲雨澤愆期某躬率闔邑士民虔禱三日卽蒙神嘉惠甘霖大沛歲用有秋今當新稻將登之際罹此旱魃衆心惶惶呼望救惟神庇茲一方實闔邑之民所仰賴陰相而默佑者必不忍棄置此數萬生靈使之餓殍而轉死於溝壑也而某之才短病多莅任一載有餘茫無寸長可紀亦與神之憫予不逮相助其所不及以軫恤此一方子遺之赤子惟望神鑒此微誠請命

蒼穹早降甘霖蘇此民命以慰數萬生靈駿奔禱告之虔心而神所以受國家歲時享祀爲民禦災捍患其於報功盛典亦可以無負矣

禱雨境內山川告文

黃志璋

昔先王制禮名山六川咸秩祀典蓋能出雲興雨降嘉歲以利濟兆人者惟山川是賴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今麻邑當大兵大役之後忽值旱魃爲災望雨之殷以日爲歲謹躬率邑民爰申藻薦虔誠禱禱惟願大神甘澍

以蘇民命神其鑒之

西晃山三鬚洞禱雨碑文

黃志璋

昔先王制禮五嶽名山咸秩祀典蓋五嶽者天下之巨鎮也至於通都大郡下及遐陬小邑僻陋之鄉亦莫不有境內名山爲州邑之鎮而所爲名山者非塊然土石而已必有神靈司之然後能出雲興雨降嘉歲以利濟兆人

國家所以秩爲祀典命有司歲時致祭也宜哉維茲西晃山爲麻邑之鎮維茲洪濟王山神爲西晃山三鬚洞之靈自前之令茲土者凡值旱乾必赴禱祀余莅麻四載數值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七

旱魃爲災而於茲山有禱必應焉夫政治缺失以致上干天和是余之罪也非神疇克相予然則歲用有秋邑民得以粒食者皆神之賜也然楚俗尚鬼而信巫或祈禱偶未卽應無知小民惑於巫言至有搜山擊洞種七怪誕不經之爲慢神悖理殃且及身已見於前事矣可不哀乎余感神之能相予弗逮而嘉惠邑民又惡夫愚俗怪誕之爲爰碑而記之以告誡夫後之人惟後人倘不幸而遇災旱之變虔恭致禱罔或黷慢以昭格于冥上庶無負余立碑之意也大庶無負余立碑之意也夫

重修儒學記

知縣黃志璋

晉江人

記曰儒者之學心學也精言之爲窮理盡性大言之爲經綸參贊體用一源而微顯無間是內聖外王之道也三代帝王以聖人居天子之位既自明其德尤欲與天下共明其德莫非此道也則莫非此學也自天子之都以至於諸侯之國無不建學立師因義命名以共昭此學於天下是所謂三代共之者也而子輿氏蔽之以一言曰皆所以明人倫也豈三代建學之意惟是庸德庸行示斯世以共由而所爲性命參贊之微旨有非人_仁所得與知者哉曰非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九

然也儒者之學心學也吾心有仁形而爲父子之親吾心有義發而爲君臣之義以至於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莫非心也則莫非性也莫非命也故必仁極仁而後仁之性盡仁之性盡而後父子之倫始盡義極義而後義之性盡義之性盡而後君臣之倫始盡序也別也信也亦莫非自盡其心自盡其性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始盡然則盡倫者盡其性也盡其性斯可以至於命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經綸天下之大經非此盡倫無以經綸之也贊天地之化育_{參贊}天地參非此盡倫無以參贊之也

是之謂體用一源微顯無間者也見之於事而爲五常筆
之於書而爲六經六經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易以道陰陽
而言天必有驗於人外倫常無所爲陰陽矣書以道事而
政治莫重於人紀外人紀無所爲政事矣詩以道志而曰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則舍盡倫無所爲志矣春秋以道名
分而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則舍盡倫無所爲名分矣
禮以道行樂以道和而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則舍盡
倫無所爲行與和矣然則謂六經一明倫之書可也今夫
天下之所爲難能而可貴者道德也功業也氣節也文章

也然惟其有曾閔之孝始無愧於德行之科而本行有虧
卽勳高千古難逃名教之罪且必有忠孝大節斯謂之氣
節而不然者縱能砥礪名檢祇可謂之氣矜而不得謂之
氣節至於炫奇鬪豔以爲文而無當於經術之旨彛常之
教者猶之乎無文耳則謂道德功業氣節文章一盡倫之
事可也嗟乎聖學不明於天下蓋已久矣高者如老莊虛
無之學既已自遠於人倫之外而卑者如俗儒鄙瑣之學
又復不及於人倫之中先聖之大經大法不復昭揭於斯
世師異道人異說無怪乎三代以後學校雖備而菁莪作

人之功化民成俗之效難以追美於前古也麻陽有學宮
矣自滇南逆賊倡亂戎馬在郊

先聖學宮日就傾壞樞星之門翼廟之廡 啓聖之廟明
倫之堂瓦椽牆壁蕩然無復存者惟

先師殿僅存四壁而已余康熙庚申下車之年屬當軍興
旁午未暇庀材鳩工越明年辛酉秋八月始捐貲重新之
諸所頽毀悉復其舊凡六閱月至壬戌春二月而學宮告
成麻之人士講誦不地矣夫學之設其毀之也易而成之
也亦易惟先王建學立師之旨背而馳之也不難修而復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全

之也則甚難

今天子神聖文武丕承鴻休削平禍亂既以武功定天下
復以文德興太平嚮者

親政之初即臨講學載色載笑

特命儒臣經筵講誦刊刻經書講義頒賜大臣
緝熙聖學純亦不已

皇上固已欲明明德於天下矣麻邑在唐虞三代爲要荒
絕遠之域在今日則爲揆文奮武之邦光天化日之內也
諸士講肄學宮業成而嚮世之求異日才苑彙征觀光

上國澤加於民直以所學舉而措之耳余故於記學之成特揭子與氏明倫之義以推先聖性命之旨以綜六經之教爾諸士顧名思義其懋勉之哉其懋勉之哉昔康熙壬戌春二月也

募修 關帝廟序

黃志璋

嗚呼忠臣烈士何代無之惟我

關夫子生爲萬人之英歿爲千載之靈自赤縣神州以至荒陬徼外異類奸賊婦人孺子莫不知敬知畏赫上濯上長在天地之間也斯亦奇矣夫以仁至義盡之文文山較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全

其忠烈亦寧有遜然而文山之爲烈第誦說於士大夫之口而未必盡孚於奸賊異類婦人孺子然則同一忠義而亘千萬古惟我 關夫子香火徧於天下孚格及於豚魚真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豈非釋氏所謂不可思議者耶錦江邊徼荒陋地也亦有關王祠焉兵火之後梁棟頽朽宜募衆緣重新廟貌爰弁數言以勸夫同志者謹序

募修新豸坪文昌閣序

黃志璋

余按麻邑方輿志有所謂新豸坪者去縣治十里而遙舊有文昌閣旣多歷年所湮新豸坪亂類毀實甚守僧欬

募緣重修之請余竊竊余惟恐官堯宇之設是徒以棲
神靈實欲使人觀像與感勃然動其改惡遷善之心况
文昌帝君主天下文明之象其操觚挾冊之士與夫村夫
稚子之賤眇莫不知駿奔而敬事而殿宇頽毀棲神無地
其於平昔敬事之誠何能即安余嘗刊刻帝君陰騭文以
勸於世矣然以言教者可以感發讀書人士而以像教者
可以勸勉愚夫俗子天下讀書人士少而愚夫俗子多則
像教之神益豈不為尤普哉然則修葺殿閣以棲神崇祀
實有關於典文訓俗之旨非徒為福緣善因而漫然從事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十三

者也故不辭而為之序以普勸夫檀施者

募修文昌閣序

黃志璋

語云有功必報有德必酬

國家之建祀典也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此報本之義今古
為昭况文昌帝君主天下文明之象操觚挾冊之士疇
不欽崇敬事為文章之司命視彼捍患禦災功德尤倍之
矣鎮陽宮之北不數武有文昌閣營建自昔兵亂以來不
無頽毀允宜重修以棲神崇祀使讀書人士視殿閣巍峩
岿然動其感發興起之思絃歌書誦有德有造將所謂

夫文以... 六... 無賴於

中君之陰相而默祐之也乎凡我同人共成勝舉

募修伏波將軍廟序

黃志璋

辰朗之間廟祀 漢伏波將軍舊矣蓋辰朗昔為五溪

地將軍昔日征蠻威德足以懷柔遠人故其沒也廟食百

世精爽尚新村夫稚子疇不知伏波將軍之為烈也余惟

自古英雄遭時翫運拓地開疆垂勳竹帛指不勝屈矣然

韓彭之徒德不稱才功施雖爛末路不足觀也將軍識真

主於四海鼎沸之時攀鱗附翼與鄧高密卓然為炎祚中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全

與佐命之冠至於奉命徂征德施遐裔績銘銅標雖以椒

房之親不與雲臺之列然千秋百世而下尚復英靈赫赫

為民捍患禦災有禱必應故自郡邑之間以逮苗箐之地

莫不欽崇敬事俎豆而血食之其殆禮所謂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者歟韓彭不必論矣視彼雲臺諸公名實果孰多

也麻陽邑城距河之東咫尺有伏波廟焉殿前有樓三楹

經亂梁棟摧朽邑中善信募緣重修之僉來乞序余平生

讀漢史以景慕將軍之為人以為桓桓名將差有儒者氣

象且復... 此方治民事神亦吾職也遂書以弁簡端

勸夫檀施者庶幾不日成之云爾謹序

重修湘山寺募緣序

黃志璋

山林寺觀乃僊佛方外之所棲托於世道無關也然寺觀之修廢常足以規世道治亂之機麻邑經吳逆變亂數載兵戈之所焚燹無論比屋爲墟卽釋老之宮亦皆隳闕頽頽爲狐兔之穴莫有過而問者杜甫所云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莫善描寫爾時景色矣今

天文南指黔滇底定湯火遺黎漸次歸業而黃冠衲子亦復歸尋故處湘山寺附邑城咫尺頽毀實甚守楮性潮欲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五

重新之邑中善信咸樂共成善事夫寺觀雖爲方外棲托無關政理然昔何以廢今何以思復非轉亂爲治生民日漸起色何暇及此耶則重修茲寺實可以點綴昇平之觀非特以便衲子之焚修禪誦已也普勸諸人但拔一毛於楊子斯不日成之矣是爲序

募修巖門迴龍菴序

黃志璋

余周覽天下山川凡山水迴合之地必有琳宮梵剎居之麻陽有巖門山接界篁子歷來設立巡司防禦爲苗蠻關鑰亦山水小迴合處也舊有迴龍菴青山左峙綠水右環

爲茲地勝觀歲癸亥余鄉行勸相寓於巖門見殿閣傾頽不蔽風雨憶杜甫詩云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真若描寫爾時景色矣夫茲菴以世法論之則爲巖門鄉之鎮青烏家言所謂風水者是也以佛法論之東華聖人專以言教而西方聖人兼以像教余惟像教之施視言教尤普今觀世遠法衰之後其於大藏五千卷得而寓目者蓋億千萬人不得一焉至若外道狐禪竄入其中以邪魔之似亂釋迦之真其爲害尤有不可勝言者而金容妙相照耀大千國土愚夫俗子瞻望其下勃然動其改惡遷善之心所

謂道存於目擊理喻於言忘愚夫俗子其得旨更勝於談空說玄之人士萬也則像教之施視言教豈不爲尤普哉然則余之募修殿宇以莊嚴妙相者實欲瞻拜者觀像興感庶幾動其改惡遷善之心非徒爲福緣善因而漫然從事者也乃若青烏風水之說聊爲世俗言之耳非余意也昔康熙癸亥六月

募修明山寺序

黃志璋

自迦文設教佛法東流震旦國土凡名山勝地梵宮寶刹巍峩相望雖遭兵亂城邑爲墟而釋氏道場居然無恙非

佛菩薩神力呵護何以得此哉然而有廢有興者消息盈
虛之常理則於兵戈之所殘壞風雨之所漂搖爲之廣積
檀施以修廢起做者斯又在乎行僧與善信之願力若人
力槩手未施而謗諸佛菩薩呵護則又無是理也明山寺
距沅州三十里高峯插漢頗稱奇勝兵亂以來不無頽燬
守僧欲募緣重新之卽此行願堅貞知爲諸佛之所護念
行見檀施自積不日成之矣他日殿宇巍峩金容鈔相照
耀大千謂守僧之願力可也卽謂諸佛菩薩之神力亦無
不可也是爲序

修城隍廟序

黃志璋

傳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幽明人鬼之間其理一也惟我
城隍明神保祐茲方凡捍患禦災福善禍淫實司其柄潛
移默奪而人不知

國家秩其祀典百姓効其駿奔致齋以事神非第尊神也
實以自齋乃心使人上咸知此義日遷善改惡而不自知
則刑法可以勿施而天下無廢事矣自變亂之後兵戈踐
蹂神廟傾頽允宜重修以棲神崇祀闔邑士民均應共成
斯舉固無擇于錙銖也序以倡之

白茹毛飲血之俗成天下之人口腹既已逞無饜之欲蔬
食自難安淡泊之味且有間值水旱凶荒阻饑艱食其勢
復不得不資鮮食以爲養於是咸以宰殺爲當然曰天地
生物將以養人而聖人制禮其於祭祀燕饗飲食亦刳宰
牛羊雞豚以爲膳饘未嘗厲禁烹宰如釋氏之所云也嗚
呼自古迄今習以成俗言之成理不覺不知安爲固然已
千萬年於茲斷無可易之理矣夫殺食之俗固不可易而
不忍之心自有難昧向使不爲口腹之嗜則蚯蚓螻蟻微

物猶不忍傷一動於嗜欲則刳宰牛羊窮搜山珍海錯至
於冤號響徹乎簾幃血肉淋漓乎刀俎而曾不爲之一顧
者豈其不忍之心乃有或存或不存之時耶無他事有所
移而情有所蔽也且夫所謂天地生物以養人者如五穀
果蔬是與人爲養者也至於孳生有情之類實與人同具
一知覺運動之性但分靈蠢詎等草木是豈欲與人爲養
者哉若夫聖人之不禁屠宰也非謂世間含情物類可以
供人食噉也夫亦爲俗已成而難以改革勢有資而無可
奈何是以不得已而順之然而未嘗不於樽節之中哉

愛養之意其示人以樽節也垂之於經嚴之於禮施之於
禁戒政令斯亦萬物一體之仁有不容已而爲此提醒人
心曲用其愛之微權也維茲麻陽邑城河流自上洲之首
至下洲之尾舊爲官潭禁民漁釣至於歲暮則官名集漁
戶施攔江之網竭澤而漁以供歲時宴飲之需余始至吏
白余循而行焉憶昔讀杜子美觀打漁二詩曰綿州江水
之東津魴魚鱖七色勝銀漁人漾舟沈大網截江一擁數
百鱗衆魚常才盡棄却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
怒迴風颯七吹沙塵養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

徐州秃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遯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旣
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馨咫尺波濤永相失蒼
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
波濤挺又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七六魚傷
損皆垂頭偃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
還傾杯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雷干戈兵革鬪
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
哀吟咏至再覺風詩指事寓情婉切真至使我頓生寧食
無魚之想其感人可謂深矣及觀打漁觸目罄心再誦杜

詩一因而心境詩境別有一番精神意况豁然有悟所謂
飛潛動植皆我同體者此語詢非欺我又似覺向者雖讀
社詩却似未曾讀也因痛自改悔不復於茲潭網魚兼戒
已民不得下網夫茲潭勺水耳所全活者亦能幾何然隨
地而施何勞較量但得吾心之所慊姑勿取必其事之徧
次而天淵飛躍之生趣又安在不可微寓於一泓一勺之
間也乎且仁民而愛物推恩之序也物尚當愛何況於民
之及反躬省察之地也司牧者尤宜深念之哉余因碑而
講之曰孳生潭而爲之記以戒諭邑民并以奉勸夫後之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九

茲土者若夫所云推恩之序省察之地余則大有愧于
斯言也請以俟夫後之君子是爲記

重修同天寺莊嚴佛像碑記

黃志璋

維康熙十九年春三月

王師克復辰龍關余叨奉

簡命來莅麻邑屬當 王師進搗黔滇逋寇兵分兩道一
由沅州以達偏橋鎮遠一由麻陽以達銅仁思南貌貅雲
集嘒餉是急於是山東分守田公以分巡辰靖副憲督餉

田公北方人不

田公北方人不

中煙瘴蓋染病八閱月羽檄交馳案牘填積皆以刀
辦事而隨手應付悉中機宜若有神明相之田公謂住持
僧智清日夜來巨人見夢是何祥耶智清因爲述其開山
緣起且告以寺宇傾頽狀田公有感頓發檀施心智清乃
爲禱諸伽藍越兩月而疾瘳 王師旣進田公旋節乃捐
俸若干兩於殿後營建觀音閣翼以兩廡塑大士像其中
蓋康熙二十年冬十一月告厥成也智清復告余以釋迦
妙相肇自唐代爲人間世所稀有發大宏願欲重新之余
歡喜讚歎但念麻邑當變亂之後扞軸其空而習俗樸鄙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十一

第篤營生未曉緣事私意非智清一手一足之力所能就
也乃智清殫力募化度緣薄不能有所濟復多方措措罄
其衣鉢之資以繼之又有前住持僧智宥者亦能捐貲以
佐智清所不逮至康熙二十三年而迦文及文殊普賢西
來初祖諸聖像金容妙相煥然一新今年春正復延塑工
重新四天王像兼修葺山門而同天頽剝不數年來遂成
莊嚴佛場所謂有志者事竟成其智清之謂歟余按舊碑
同天寺肇造於唐之代德年間重修於宋之熙寧年間至
明承樂時於佛頂中得金書小帙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

重修則寺昉於唐而像之爲唐像也無疑矣夫教法
世運滄桑天下名山梵宇遭罹兵燹其故基舊址湮沒於
荒煙蔓草之中有莫能追尋其故處者今此同天寺自唐
迄今幾千年矣不特寺宇巍然尚存而金相亦歷今數千
年而無恙不有前者誰創厥始不有後者誰紹厥成使天
下梵刹守僧皆如智清等其人者亦可以無湮沒於荒煙
蔓草之慨矣則如智清者又安可以少乎哉抑如智清所
爲尤有難焉者凡守僧克保其寺宇不過殫心廣募衆緣
耳田公捐資旣未能充其所用而余亦以官卑俸薄不能

有所貸捨而智清捐捨衣鉢鳩工庀材竟以一手足之力
而成其千百年之功是烏可無記以褒表智清之苦行願
力又烏可不勒石垂遠使千百年後之住持茲寺者效智
清之所爲也是爲記
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正月穀
旦

易齋記

黃志璋

易齋者辛酉秋余于公堂之左修葺數椽爲公餘退息之
所者也麻邑累遭兵燹公廡四壁俱無僅存瓦椽庚申下
車之日舍于同天古剎署內有椽數椽乃於其下編竹爲

壁漫以塗泥作廳房五間。雖風雨而已而簿書滿案。僮僕噪雜。每當晨朝。清夜欲挾一冊。呶唔其間。如山雞野麋。處於籠檻之中。雖獲棲啄飲秣。而精神志意未嘗不在長林豐草間也。公堂之左有隙地。舊屋數椽。經年未暇修葺。適有小屋爲風雨頽塌。所存朽木不堪重架。棄之則可惜。因取其餘材製爲窻櫺四面。以時開闔。中置木榻二。案貯書冊數卷。公餘之暇卽偃息其中。麻邑在萬山之陬。青嶂繞郭。錦水環城。雖城邑官廨之居。固若結茅巖藪而坐。攬谿山之勝槩也。方其坐公堂理簿書也。羣吏環趨如對魍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九

魍心煩于訊牒。形疲于酬答。覺精神耳目俱非。吾有迫退息乎。是齋有香一炷。有茗一碗。而時攤書數帙。儼然其若思釋然。其若忘悠々然。其若有所得。始覺精神志氣之來舍矣。回憶十五年前爲諸生時。家有明窻淨几之設。非貝乘道笈。弗觀迹環吳越燕齊之區。非名山勝蹟。弗遊心不爲形役。形不爲事構。雖身處人寰之中。而心遊埃壙之表。視茲抗塵容。走俗狀。濡首案牘間。豈非清都舊福。忽飄墮於修羅乎。然璋竊嘗聞之士。貴以心攝境。不貴取境冥心。夫境清而後心清。境靜而後心靜者。是心爲境轉者也。若

夫投之至濁而無不清處之至動而無不靜是境與心隨者也故清濁無定形而動靜無定則其源總不越一心之逐物累則山林亦朝市心存清虛則朝市亦山林夫惟不獲於清濁之形者斯為真清無間於動靜之相者斯為真靜明是義也則枕流漱石可也卽縮章結綬亦未嘗不可也彈琴歌風可也卽盤錯迎刃亦未嘗不可也雖然此六從事於學焉然後能之以余之寡昧不學豈所敢任然又不敢以其不能任而遂輟其從事於學之志也爰書以為易齋記至于易齋之命名則取于中庸居易以俟命之義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前卷三

其有已昭然于先儒疏註不敢復措一辭夫亦竊有志於是而以行險微幸為戒故書而揭之常日在焉其庶幾不至為小人之歸乎是為記

修麻陽縣城記

黃志謹

嘗讀孔子易繫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備之意也夫天下事寧使備而無用不可用而無備凡事莫不皆然况乎城池之修墮關乎封守之重者哉麻陽楚西鄙巖邑也余按圖志東達辰陽西通銅江北接五寨南抵沅水雖僻處山陬實為四路交衢夫楚南要地莫重於

辰沅界九溪控羣蠻扼黔滇之吭錯蜀粵之交辰沅爲楚南要區而麻陽獨捍鎮筸諸苗屹然爲辰沅屏蔽辰沅重而麻陽不爲輕矣考自前明中葉以迄末造辰沅之間屢被苗患而麻邑獨當其衝罹禍尤劇歷觀往牒班班可考也

皇清鼎命文德誕敷舞干羽而有苗來格固已邊塵無警矣然自開闢以來中間疊經兵亂城垣積年頽毀卽或有時修治而旋修旋圯竟無完堵總緣吏民意圖休息因循愒日而致然也庚申璋叨奉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前九十四

簡命來莅茲土下車之日目擊頽垣墮址慨然有意于修造而屬當王師進搗黔滇逋寇繼以凱旋百務倥偬日不暇給茲者

皇上詔天下繕完城池自直省督撫提鎮以迨有品職官悉令捐修璋遂欽奉

詔旨盡捐數年俸薪兼糴備糧糶以食匠役且倡率教職暨捕巡諸員亦各捐俸助經費所不足爰估計物料庀材鳩工而闔邑紳衿士庶又咸樂助夫役共勦固圉大計起工於丙寅冬十月竣工於丁卯春正月廿四閱月而四百

四十餘丈之墉堞既堅既完五座之門樓美輪美奐稚老
喧傳以爲自有城池以來所未有也而竣事之速不亦髣
髴如詩所謂經之營之不日成之者歟余惟安不忘危治
不忘亂者聖人之明訓也今天下幸際昇平文恬武嬉雖
要荒遐徼無雞鳴犬吠之警城垣繕修固爲備而無用乃
聖天子睿謨保泰慮周萬方不忘徹桑未雨之防爲四海
九州生靈保障參稽聖訓可謂千載同符者矣抑又聞之
孟子與氏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雖有高城深
池而民未知義將誰與守乎是在撫治者惇信明義宣布
麻陽縣志

卷之九

前九十五

皇上建極之治俾比閭之民修其孝悌忠信咸有尊君親
上之風將見設險不在隍堞而以人和爲金湯利器不藉
五兵而以仁義爲干櫓斯義也又司民牧者所當知也余
蓋有志焉而未逮并記之以告夫後之人云是爲記昔康
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上巳之吉

祈雨城隍告文

竊惟水旱災傷時勢適當其厄疾病慘感人情必以上陳
哀此下民去歲已罹旱魃今年復困陽侯田疇荒蕪室廬
傾圮誰能拯救切望明神蓋前經被災固已一之爲甚維

茲望雨豈願屢以瀆願况志璋九載叢愆寸長無補有負
司牧謬荷神庇願今將去錦水瞻香火以留戀忍棄麻民
代號呼而請禱伏邀神惠俯察微誠上達昊蒼大沛甘澍
成今歲有秋之獲慰萬姓其蘓之望神其鑒茲謹告時康
熙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均編里甲丁糧卷案并均冊花名總數并言

均編里甲額糧一案其不均之爲害與均之爲利也其
撓之之易與成之之難也脩在卷案內不必復贅其說
矣惟是旣念其成之之難復慮其撓之之易則必思其

所以長保此良法美意不爲奸豪所變亂且使數百年
後倘有消息盈虛漫如曩日不均之弊爲政者又得接
今日均編之意踵而行之則此良法美意直可垂之千
百年而麻民永永有被也已余於均編之日咨訪里老
云自故明成化年間均編迄今已逾三百年所以里甲
盛末大相懸殊若是又按查前任縣令亦未嘗不詳請
均編然皆撓於豪強而中止卽余之爲此案也亦遷延
七載幾經齟齬迄今而後定嗚呼何其難也夫成之之
難如此則所以長保此者不又爲至難至難者哉余恐

斗八案卷淪毀曰歸其要者刊入誌書又曰偶閱誌
前令刊有均糧一詳為人磨刮其字跡已若存若滅慮
後復有此弊又恐誌書卷帙頗繁不能家藏而人有也
將此案誌板取出并以數言印副數百本散給麻民俾
家喻而戶曉焉庶幾豪強里甲惡其害已者不能去其
籍用垂不刊之版圖俾後之人得以考見云其均編各
里甲丁糧冊籍不能備悉刊載姑條舉其里甲丁糧之
總數與糧戶之姓名刊附於後資冊已蒙

藩憲印發收貯縣庫大府印冊暨卷宗則該房存案鐵

案如山永無改移總數與姓名麻民既家藏而人知之
縱使卷案^有淪失然由總以按搨卽有詭託隱冒之奸
莫得而遁其情焉余之為後慮也如此所有待者為消
息盈虛理數之常數世之後亦詎免不均之歎則因時
制宜補偏救敝以俟後之君子

詳免分協驛站卷案要錄弁言

沅州辰溪瀘溪訢扯分驛協夫一案一州二縣之民瀝
訢扳扯不遺餘力余蒞任五六年間奉

憲檄飭查議案卷如鱗以仰此三篇之扳扯也不遺

餘力而余之披瀝

令甲舊章力辯板訛之非也亦不遺餘力幸邀

上憲洞鑒如詳批謄檄飭永禁幫協在案余恐年遠跡
湮案卷蠹毀將前後案卷取其要者刊入誌書又慮無
力印刷誌書者不能家諭而戶曉也倘年久誌書為一
淪失日後或再有訛杜幫協者安從考其始末據以詳
覆乎因將此案誌板印刷數百冊散給麻民俾家藏而
人有之庶幾千百年後

國家之令甲舊章及

麻陽縣誌

卷之九

前九十八

上憲洞察混批嘉惠麻民之德意皆得以考見云

清查官地稅銀為修城工費碑記

麻陽楚邊徽巖邑也界接苗箐且為黔中銅江交衢地
崇重矣余初蒞任顧茲城垣頽塌輒念曰如茲重地而
保障不完其於設險之義謂何迨康熙二十五年奉

旨捐修城垣余即倡率屬員士庶殫力捐修舊無門樓復
增廓舊制各建門樓以壯觀瞻麻邑於是有保障矣既
而役念曰今日之大費修治者乃同人情懈弛偶有一
二傾塌不時加修葺遂任其頽墜也爰查成內

外有官地廩租及下洲官地麥租舊例官收其歲入余
溢麻九載憫此瘠瘁殘黎即捐以予之未嘗徵收為己
私用今將離任欲為麻邑謀固千百年保障因加清釐
備載冊籍每年計得屋地租銀五兩計得麥地租銀五
兩每年終委令在城鄉約保總等按額徵收交貯官庫
一遇有城垣頽塌即將此項銀兩買備物料鳩集工匠
隨加修治如工大費縮則官再倡率捐資士庶樂助夫
役如城垣積年脩治完固無事復脩則將此兩項地租
免徵捐予窮黎以示體恤永為定例如是而固圉之計

撫字之仁兩得之矣謹勒石垂遠以敬告于後之君子

詳請定期三年一次推收詳文

黃志璣

湖廣辰州府沅州麻陽縣為既劑里甲丁糧以立均得之經請定推收限期以杜詭寄之弊事竊照麻陽里甲丁糧盛衰不一多者一甲糧至數拾石丁至數拾丁少者一甲糧僅數石丁僅數丁伏蒙

憲臺洞悉民瘼俯從卑職詳請均定自奉

憲檄造冊均編以來闔邑士民靡不歡呼頂戴

憲臺經緯宏仁為麻邑祛數百年偏枯之苦累為麻邑開數百年桑利之休澤即有強梗無不戢喙即在隣封

麻陽縣志

前一百

並皆歎羨然法良矣必有革弊釐奸以維持乎其法然後可以久安而不壞通變而咸登蓋里甲額糧雖均而民間售賣田地其糧必有此推彼收實理勢之當然固不能禁其推收使之長如今日均編之數也然不為之立定期期而一任年年推收則奸豪通同里書假名售賣藉此飛騰詭寄逃避差徭更查先時里甲值年左察之日此弊尤甚則錢糧冊藉必受其混淆均編良法蕪意必被其敗壞矣卑職伏查麻邑昔時舊例三年一小推收十年一大撥造其有售賣田地推收糧數者立書

又... 依期... 印鈔新定...
收糧冊照示邑民若非遇應行推收之年不得擅自推
收如此則都圖里書里甲豪猾絕那移詭寄閃避差徭
之奸計弊端既剔糧籍自清迨至一二百年後里甲復
有消息盈虛強弱不均之變又可復踵今日良法均定
一番今日既得久安而不壞將來又將通變而咸宜者
也今查自康熙貳拾陸年拾壹月內遵奉
憲允均編印發均冊到縣應至康熙貳拾玖年拾月適
滿三年之期准其於三個月內將三年之內各戶售賣

田地糧畝盡數推收官為印鈔冊籍存案從貳拾玖年
拾月以後仍復如前按算三年期滿復行推收章程既
立民生得免偏枯叨享樂利又曷有極乎伏乞

憲臺俯念民艱下採芻蕘如卑職所陳不謬思准批示
以便勒石永遠遵行伏候裁奪為此今備前由另具書
冊具申伏乞 照詳施行須至申者於康熙貳拾柒年
祭月初壹日申詳奉

布政使司黃 批據詳三年小推拾年大收既係便民
杜弊仰知詳飭行繳

清正華先生百歲歌序

麻陽縣學 楊毓俊人

嘗攷三皇氏兄弟各萬八千歲時曆數未定說亦近謬
自神堯蕙莢生而知茲朔定夫于淳風泐穆混沌未遠
故堯百十七舜百十二禹百有六湯百歲文九十有七
武九十有三以至杖于鄉杖于國杖于廷者比也迨
後彫鑿日甚年代漸促故諺云世上難逢百歲人且曰
人生七十古來稀辰之麻陽烟深雲古山高水長人三
十多未婚八十者九十者槩不以壽名蒲公朝薦由萬
曆甲第史書其忠著百歲歌行世百歲翁某者公之叔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三

父也年百七歲先朝曾建其坊兵燹坊毀而公之手澤
存惟公之忠不朽公之叔父百歲歌尤不朽丙午秋余
官麻陽及門如田子惟佳田子春英蒲子自沛各八十
有餘遜志時敏夜誦達旦一日侍坐曰梁灝八十二魁
天下太公八十二遇文王小子輩敢不厥修乃來乎他
若漁者樵者農者賈者過乎其前每蒼顏皓首問其年
曰某八十某九十某百有餘矣噫嘻歷代之百歲是奇
而麻邑之百歲不足奇麻邑之百歲既不足奇而奇公
之百歲翁者以公之百歲歌行世也後數十年生員

希羅武將定邦安邦之父名存鳳者亦百有四歲順治
中偏臺袁以人瑞旌其間今公之孫持百歲歌乞余爲
序余若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不以百歲爲奇
也然百歲之歌傳百歲歌之序不可不傳百歲歌之序
傳百歲人瑞之典與漁者樵者農者賈者百歲之未傳
者得余序而悉傳之矣豈啻一百歲翁云爾哉邑多百
歲之人余官百歲之鄉安知余不百歲也又何羨乎兄
弟各萬八千歲之荒唐也耶是爲之序

賢令傳

張載祐 邑庠生

蔡侯諱心一蜀人也性好善尤急於興民之利舊政有不
善者輒去之嘗誤斷一訟判已成里老於公堂中駁其非
必欣然改筆從焉其虛懷如此民有微長寸善可以利
百必嘉與之以觀其成性爲衆民勸邑民張興義樂施

縣義侯乃親爲之撰記嘗以鑿山通道傷足畏其中止遂親至其地慰勞之勉其竣事其他往來類是以故民皆勉力以媚其上任麻十年未有繁刑重法而不肖者革心強者從化夜戶不閉稱盛治焉麻多石田歷無水利侯乃相地勢築陂堰凡四十餘所民至今食其利不衰始至之日列樹以表道及其去木者合抱明末之亂愚民有盜伐者羣相唾罵曰蔡父手澤而汝忍傷之耶不祥甚矣侯之去思碑在東門外屹立如故議者以爲明德之不泯云

王侯諱之昭滇南人也清明之際以歲薦任麻陽慈良愷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九十五

悌待民如子然性正直未嘗剝民奉上以便其身當明之季義王編據諸僞爵奔潰者利麻之僻迭駐其間百姓奔命之苦無完衣焉而採買之使相望於道或假托名色以脅其令長令長欲顧其身不得不曲意從之王侯始至乃請循環簿貪狠者爲之少却語人曰循環一簿近世多有之使掌之非其人適以市私恩耳吾寧爲之哉辰屬散職無民社之責者名位稍尊於麻麻之貪猾營爲書皂販訟於邑民受其害多至蕩產而不敢訴其寃又麻民無職業者投入苗巢以標掠爲生義王以兵勦之降其衆編爲一

隊命曰新兵營乃以兵勢誣愬其鄉族於沅或於辰愬民
懲於勢談莫敢就訴時又多虎一日侯與諸生從容論民
間疾苦而及於虎一生曰麻有二大害而虎不與焉問其
狀曰虎可殺而新兵不可殺一也又其甚者生方欲語及
販訟事侯遽曰莫甚府皂販訟之害耳遂大笑因痛絕之
居歲餘諸散官與各營鎮交口譖麻陽而侯不爲少屈久
之沅之州刺史懼侯之終罹其害也譖麻之使者曰歸語
爾令民可愛身亦可恤從古無以身救人者使者白侯上
仰首視署椽良久歎曰讀書何事剝民以爲身圖吾不爲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九十六

也與蔡侯相距八十餘年慕蔡侯之政乃爲之立碑其所
製文蓋大有關於風教焉去之後百姓思其德乃肖像蔡
侯之右祀之侯性慈惠民有犯者蒲鞭示辱而已然惡惡
亦嚴故惡人亦間有怨之者君子曰此其所以爲賢令也
歟贊曰爲政因時寬猛遂判蔡以遂生王以得惠千載同
揆愛民之念我登侯祠慨然承歎山高水長明德如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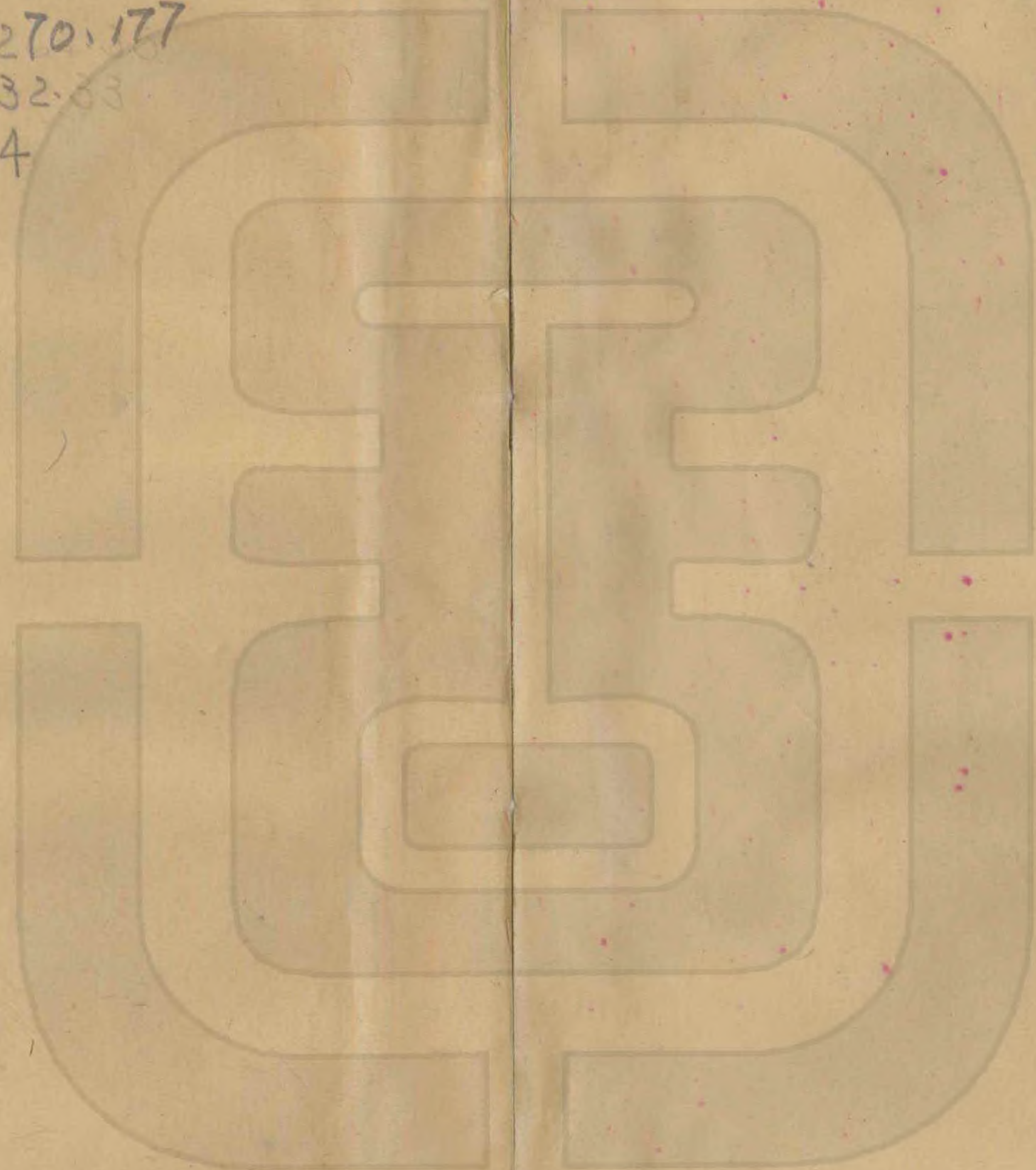
論曰邑無古文而有其古文修志者以其古文爲
文要亦不得已也然滿太僕之奏疏田博士之苗議
亦經世文章也他如築城有記修學有記建樓有記
巡邊平苗有記修寺修祠有記亦駸乎其詳哉



麻陽縣志

卷九

地 270.177
32.83
:4



送黃公陞任序 公諱志璋陞全州刺史



古來德化覃被政治翔洽而沐浴膏澤謳吟愛戴者自華封祝富壽多男始後此如甘棠寄慕衮衣章甫與歌以至兩漢循良而下民逞逞有歌有頌歌頌之不已又從而壽之碑銘壽之傳誌不已又壽之像祝壽之俎豆凡以食感知報歎情內發莫能自禁然也我

邑侯黃夫子殆所謂衆父而爲古之遺愛乎自庚申年下車來出政蒞治凡興利除害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其苦心大力敷政優優可述而誌者筆難枚舉惟約畧

麻陽縣志

卷之九

數大端登諸汗青垂不朽於千古麻邑當滇黔難作蒸黎非古星在罍而鴻在野我侯入其城不獨蒿萊滿日也且士馬如星羅碁置而供億頻繁差使絡繹也侯以一木支大厦不擾民於山寨間而復多方招徠俾欣然歸業士就於庠農樂於野商賈安於市而麻無流亡之患侯之賜也

文廟爲士子根本之地久鞠爲茂艸 侯他務未遑卽亟亟鼎新焉妥

先聖之靈綿斯文之脈且季有試月有課人文蔚起皆僕憾

作人之化麻之戶族盛衰不等者里甲不均之弊也 侯
力爲請詳哀益出自心裁劃然均平刊爲定制而民無偏
枯之累矣更有造福於麻爲婦子頂香而祝子孫傳述而
祀者莫大於沅瀘辰三屬訢攀分驛協夫賴 侯連篇累
牘援據舊章憲案反覆申請斬斷葛藤其批詳文卷錄載
誌書又另編驛站要錄一卷使麻之士民家藏而戶誦務
令千百年後猶得考其始末據以詳覆 侯之爲麻慮誠
深且遠矣至於汰濫免而差糧不偏禁包攬而愚民受福
裁庫吏去陋規而里役之繁費盡除非水清不如使君清

麻陽縣志

卷之六

之謂乎又如革火耗而正賦免額外之科徵革脚馬排夫
而差使絕橫索之夫馬此又非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乎歷年來間有旱魃爲災 侯禱而必澍有時雨時陽之
慶焉民有雀角 侯懸鏡燭幽而肝胆畢照無不帖服至
今案無留牘艸滿囹圄有刑期無刑之化焉若夫修邑乘
所以勸風俗也完城郭建譙樓所以固疆圉也保障嚴而
夜戶不閉市價平而童子不欺何莫非我 侯本澹泊寧
靜之志而著爲開濟者乎更有一大事爲 侯累者康熙
十九年爲進勦思南遵義一路兵馬行糧前後運米三萬

餘石到麻支散者半而貯倉者半支散者耗蝕於斛面貯倉者腐爛於年久計筭耗蝕並腐爛共五千餘石當米到之時值年里役驚惶逃散不惟慮爲一身累且慮爲闔邑累也 侯招撫之曰來爾毋恐我自當之節年或捐資抵兌或發價買補約計已千數百金今計尚當數百金始克完結麻旣不受米之累宜其忘 侯之力也今政成九載當

聖天子勵精圖治察吏安民之時 當道以侯之最績上

聞擢全州刺史聞報陞遷邑之紳衿父老擁車借留而不可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三

得咸相謂曰全何幸而得 侯哉麻昔何幸而得 侯今

何不幸而失 侯哉乃輿有論以有碑士大夫有歌有頌

合而壽之梨棗曰德政吟

蔡賜若周出雲

兩先生弁其簡端盛叨

列門墻不敢阿其所好艸艸爲之續貂媿鄙而不文畧而

不詳將來採聽風謠者自有珥筆書之香生青史與古循

良傳或流兩岐之頌或興來暮之歌或賢聲致美於烹鮮

或感恩乞留而願借直可雁行千古矣况異日者由臺省

以陞端揆則德化政治之所施無遠弗届又寧僅錦水與

湘源已也時著菲執徐孟秋朔吉

重建文昌閣碑記

王時泰

本縣知縣

聖廟人文之淵藪也自山左兗州之曲阜濰其宗而各直
省郡邑靡不有廟也卽靡不有文昌閣尊經閣奎樓以羽
翼之也雖各郡邑位置或異其所以拱聖殿而助文峯者
厥制攸同由來舊矣獨麻陽聖廟儼然而樓閣則闕如也
詢建廟時之有無殆不可考稽矣但有人曰予童時曾見
文昌閣故址耳數十年來丘墟亦平地矣遂令指引其處
則隔街衢數武城闕間一小萊圃也予於是登城四望之
於聖廟則屬巽方夫巽方南位也左乘乎震則鼓動而啓

麻陽縣志

卷之六

陽明之運也右向乎離則炳耀而近中天之盛也錦江環
抱瑩瑩然玉帶之燦若水晶也是山拱立朗朗然金印之
掛乎肘腋也昔人之建閣於此也有以夫而今奚可少哉
榱題憑雉堞正聖賢俯視一切也推窻吟皓月正豪傑氣
冲斗牛也而今奚可少哉我於是不惜貲財鳩工命匠起
高閣三層於平地而鼎新之也塑以梓潼帝君魁星神像
不數月而告厥成也爰召博士弟子而語之曰斯地也規
不盈畝並不設亭榭花卉也所以杜遊觀也不欲其玩物
而肆志也歛容而進景行仰止師範端嚴也肅然起敬

業叵存也歷級而登層層可階而升也勿入門而輒止也
乎此不知進此者之高且明也勿中道而即安安乎此又
不知過此以往者之聳拔而凌霄也盤桓久之自然天香
撲鼻青雲遶座也况又有陽春樓已題於玉華觀中相連
咫尺爲諸生咏白雪佳句而養羸臺俊品地也且也檉檉
帝君陰騭文云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
則又爾諸生異日居官之師資也於以補四十年未有之
科甲於將來也寧有盡哉當立石以爲左券云

重修玉華觀碑記

王時泰

麻邑萬山孤城無他勝概士民生於其間卽佳節令旦亦
冷寂實甚旣少遊觀之樂亦乏清淨之場雖有庵觀寺廟
或隔水或倚崖或規模狹隘或卑濕陰暗劬力爲其所疲
襟懷亦難暢快士若民日勞攘於市井中而不知塵囂外
有一清淨自在處也予下車閱城行至東南隅有父老爲
予言曰此玉華觀城內名勝之區也頽廢久矣予他日特
造其觀見茂草瓦礫之中有殿巍然三清貌古數椽僅存
覓徑殿後舊有屋樓三楹巖墻架木不蔽風雨矣予初見
而疾之曰何士民之不知向善乃爾也博念而惜之曰人

之好善誰不如我或未有以倡之故至此神道設教此其
時耳當從而新之妥神靈卽以教士民焉顏其樓曰陽春
以課文藝顏其殿曰清虛勝境以滌塵慮樓左豎一耳樓
以棲僧而焚修有人殿前築配房兩座以延客門樓二重
粉壁一座內外墻垣週匝使遊其地者于百忙中享一刻
清淨之福或曰善但工程浩繁連年水旱頻仍捐助必屬
益餅究竟築舍道旁可柰何予曰無庸也物料人工予勉
力獨任之則無難成之事矣不意方行買備木植甄瓦等
項召匠興工而善人之鳩工者不宣而自集街民之助工

者不呼而自至八甲里役之供給飯食者不令而自行卽
詩咏庶民子來不過如此且各糾首於樓上置龕粧修玉
皇及站神像金碧輝煌巍煥莊嚴予于是恍然曰人之好
善誰不如我信哉言乎茲工程告竣合將凡有事於觀中
者勒石以誌不朽

重修玉華觀碑記

聶愈岳 邑人

三教之設如日月星之經於天也天有三光宇宙常明人
有三教心性常覺三教之不可缺一久矣吾麻固彈丸地
三教舊有基宇何兵興來獨於玉華觀而畧之危梁斷梗

竟置之荒煙蔓草間哉或者人皆樂善必待其人而後興也去冬荷天中王公爲吾邑宰公乃金華殿上人不惜牛刀小試前下車便有修廢舉墜之志如建文昌閣如董治橋路如丈田修城雖舉行未竣而玉華觀其先告成者也覽夫由門屏至殿寢入與室登瓊樓與夫庖滷兩廊俱皆憲樞融靜金碧輝煌遊斯地也莫不心曠神怡凡囂悉洗信乎如公所謂滌塵襟而得清涼者也但鳩工之始隻木片瓦匠價傭值悉公之俸捐而給之而民之相其成服其勞者又皆公之慈愛所感而誠應之至於前殿塑三清玉

像後樓鏤玉皇金容乃善姓共勸其美雖樂善者人心之同然又藉公之繕修完備故樂得而妥侑之也今讀公之文若歸美於民而不與夫民又何忍昧公之功以爲功哉予覽夫官民之讓美也因表公之德並誌上民之善請鐫之石使玉華觀之興亦如日月星之常經於天云爾

重修 關聖殿碑記

田長盛 邑人

今上康熙庚午之歲乃我 邑侯王公蒞麻之三年也治民事神百廢具興縣治郭外有

關聖殿宇煥然爲之一新前之基址促隘今則臺砌開拓

矣前之官殿如小今則堂廉軒舉矣前之鼠穿蛛網今則鳥
桑樞今則堅整完固矣前之舛陋巖壘欹側廢落今則鳥
革翬飛丹楹畫棟氣象萬千矣前之殿內左右前後皆陰
暗而牆畫如長夜今則窻櫺朗列如珠玉之璣環高大而
光明矣稽其建廟之始肇造於萬曆二十一年甲辰歲經
管創制者前邑侯桂公諱汝登也卜築錦江之東北岸砥
柱中流爲通都大邑人文富貴關鎖之區但俄城立廟規
模狹小又慮河水衝突前案桂侯修築石堤防衛萬世其
功云活其心云苦矣當是時卽欲不因陋而就簡也得乎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八

在桂侯之意必以侯後之君子踵事增華擴充而光大之
乃是慰快也未幾百年何幸得我侯焉曠世同心補前人
之所未逮命匠鳩工更新其舊制一切磚瓦木值捐俸金
現買不藉民力以妨農事於春之季起秋之仲竣董其事
者典史劉國彥李萬仲也又有僚屬紳衿善士體侯敬

神樂善之念聚腋成裘裝修神像俾金容之燦灼廟貌
之輝煌千古同不朽矣工成侯命余爲記余曰文以人重
神又以文重文昌閣侯新建也玉華觀侯重修也皆有珠
璣錯落在上何獨於茲惜哉侯曰吾不幸以先慈抱戚捉

筆不知所云余不敢固辭因補年祀事約畧數行以誌
侯之績並以遡桂侯之績於不忘雖然侯亦有所未逮焉
殿前之門樓未新無以安鐘鼓也左右之兩廂未建無以
居住持也殿後之武侯祠漸爲風雨飄零無以妥配饗也
此我侯所勉勉欲成者今將去國矣能不以桂侯之侯
侯者轉而侯後之君子乎後之爲記者又遡我侯之績
於不忘庶幾淵源知有自也

許捕廳致仕序

王時泰

戊辰小春予復學製麻陽夫麻俗鄙事繁苦乏將伯之助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九

其鞅掌實甚也幸有蒞任九載之縣尉許君時爲借筋且
查逃緝盜効奔馳於幽谷巉巖之鄉聊以免叢脞之憂耳
乃甫三越月計典以疾註考例宜去予殆深惜之而不覺
逢人道屈焉或曰惜其不得爲縣尉乎予曰一縣尉耳奚
足惜日然則何惜乎爾予曰君不見龍之蟄乎泥蟠三冬
乘雷卽逐電飛也君不見鵬之息乎栖運六月振翮卽九
萬里也君不見干將之劔乎小試等於鉛刀大用之則割
虎豹削金石而芒刃不折者也縣尉一官前此悉由外委

自代

州縣等官唱名掣簽於天安門金水橋下聲達

帝座名動螭頭遇綦隆矣故四十年來人人策勵由縣尉而
閣部者有人由縣尉而藩臬開府者亦有人乃許君竟以
縣尉止也詎不大可惜哉况以九載之縣尉止乎况以九
載麻邑之縣尉止乎夫所謂九載麻邑之縣尉何如者予
曰有說焉麻邑峯迴路險俗近苗蠻以呼應不靈之山頭
當庚申辛酉平蕩滇黔之軍機一事得過百其功而莫償
許君夙夜徬徨無少有違迨大兵凱旋可幸無事矣而剿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十

撫安戢猶往來如織也餘孽逃奔猶查拿未休也運軍器
送眷口解夫船等事猶絡繹不絕也許君夙夜徬徨百務
如一事焉數歲如一日焉宜至於今無少有違今止此矣
詎不大可惜哉或曰然適田君瓊生索序以士民頌德數
行示予予閱之不釋手田君曰此悉愚誠非諛言也公意
在名實間乎予曰否為草野且有公論耳瓊翁知許君之
疾乎曰知之當事以孽為嫌也曰有是哉孽之為疾也吾
惡夫天下不盡孽也天下而盡孽也則幽獨大庭所言同
所聞同也僉人箴上所言同所聞同也彼低聲耳語何自

而行其私哉是疾也正可爲不疾者勸也言未已而許君
至進而揖之曰職將行矣何以教我予曰
功令森嚴去之便許君乃俛首如有所思良久不荅予曰
子不服計典乎子尚留戀此乎子欲他遊乎子旋里有何
難處乎曰否否職在官飲水茹荼囊空如洗雖一肩行李
其如數千里關山何予曰噫吾向以去爲子惜今復以不
能去爲子惜矣子姑徐徐焉吾當借手擊鉢以助阮途之
萬一是爲序

麻陽政要十條

前任知縣王時泰著勸民教士甚合時宜原十二條知縣陳輝壁剛去省屠宰防刁

揚二條以今物力艱辛禮教漸化二者無煩遠慮矣謹列十條以示後之官與民當遵此為法守云

一 正衣冠以遵制度

皇上天威遐佈聖德無邊薄海內外靡不臣服衣冠之制較往代實為儉便羊毛馬尾之帽有何足貴大領厥袖之衣有何足榮公然穿戴恬不為怪無法甚矣此後各宜迅改如有一人故違定行重究

一 端士習以振科目

讀書一道勿二尔心勿淆尔志品行日卓文章日進方能

麻陽縣志

卷之六

十一

有成包攬錢糧豈盡屬飢渴之害出入衙門豈盡屬里役之迫或以口腹之不遂捏故控告或以言語之不投播弄是非此後當盡收此心專志鷄窻做名儒取科第所得不多乎哉

一 挽刁風以安良善

世道有何盛衰人心之邪正為之也是則是非則非此中不相假借道自道曲自曲到底誰能掩飾不謂狡詐之流無中生有或誣會參以殺人之罪百法藏醜其效東施之門心而習刁風之心計上海良善之門心而習刁風之心計

四 惡燕儿不犯王章免遭天譴

一 豎界石以杜欺騙

田產地土山林墳墓俱在幽谷巖巖中人跡罕到或久經荒蕪或全不料理奸人捏券泥爭業主袖手無策矣張田李管已屬奇冤硬將墳墓奪去祖宗不且受姓乎當各處刊刻界石大書姓名四至更不時照顧所費無几所省實多願尔等急行之

一 重廉恥以全節義

人皆有所不為可常可變而不可移可生可死而不可奪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十三

惡其寡廉鮮恥故也乃竟有其子天公而為媳招婿者且有仲子季子各已授室而為其長媳招婿者不謂之引賊入室乎嗟乎若翁若姑若媳若婿廉恥安在哉甚且一人坦腹眾人爭婚其廉恥又安在哉各顧廉恥則節義俱全矣

一 崇禮讓以睦宗黨

世系有遠近其始祖乃一人也枝派有親疎其初分則同胞也今日欺凌尊長者動曰遠房甚有以堂弟化堂兄亦

子兄不知今日之堂兄弟乃昨日之親兄弟所出

也寸土必爭是不讓也惡言相加是無禮也甚至曲直未
分尊卑不辨搶先告狀易被告以犯人二字又何惡之深
也以此處隣里亦不可况宗黨乎願尔等須崇禮讓

一行制錢以通泉貨

錢之爲體外圓內方像天之包乎地也謂有天地之處皆
能流通也金銀寶玉可以瞞人且非些小交易可常用之
物故歷代皆有爐局雖輕重不同所以尊王制而便民用
則一也麻陽豈獨在天地之外乎事事用銀豈無一文兩
文之宜乎於私則不便於公則不法或曰習俗移人賢者
不免不知破習俗而維世道正賢者事耳宜急相率而行
之梗化者置之重典

一禁假銀以正心術

潔白紋系銀之體也通變宜民銀之用也自人心不古重
入輕出改換低潮駝色行止已屬不端甚至枯亡本性僞
造假銀用去一錢自恃其巧用去一兩自負其智不知一
錢一兩在尔利微在人事小如被人識破首告審出來歷
兩人之身命不幾九死一生乎是謀利而得害也是害人
而兼害己也况情由既明爲所欺者必蒙原宥與心僞造

者律在難逃是不曾害人而專害已也正心術安愚蒙可矣毋得弄巧成拙

一立市廛以通有無

日中爲市周易可考市廛而不征孟子有訓以有易無天下之通義也麻陽雖十室之邑不能無日用之需何至如三家村枯寂禪乎一人之身採芹矣復採薪爲農矣復爲圃以爲省費則可以日豐乎而窮窘如故何也此省彼亦省也尔之所有不以益人人之所有亦不以益尔也况必不能無日用之需或買之省城郡中或買之沅州浦市財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十五

出本境利歸異地登山涉水糜費資斧欲不窮窘得乎尚其立市廛

一禁遊惰以裕室家

士農工商各有專業早作夜思差堪度日天地之生財有限原無閒衣食供給閒散人也不意有遊手之徒於士不親詩書於農不辨菽麥於工不識規矩準繩於商亦無資本營運有時則大嚼大飲以縱欲無時則尋隙生端以設騙嗟乎父母如何快心妻妾如何暢懷子孫如何法守吾爲尔慮之久矣恤之甚矣爲人須先內顧內顧須勤戩業

修麻陽聖宮序

陳輝璧 本縣知縣

夫庠序之設自昔已然而文教之隆於斯為盛臨雍幸闕足覘禮重先師興學作人具見化覃六服凡以斯文根本之地莫不共仰高山况乃吾輩功名之基豈可鞠為茂草麻邑肇自宋代黌宮初于慶元錦水交際猶如玉帶崑山獨秀儼列文峯集二酉英靈科第於焉蔚起據齊天形勝詩書代有傳人柰何風雨相侵因而棖題漸圯前門後殿不勝朽折之憂兩廡明倫難免荒涼之感曩者兵凶荐至未暇綢繆今則物力稍紓亟宜修補在不佞固嘗厯念幸麻陽縣志

卷之六

六

多士具有同心蓋仍舊貫者易於更新舉大事者勿惜小費毋徒議論行同道室之謀須破慳囊齊鼓衣冠之氣將見聚絲為錦抑且集翠成裘庶幾聖宇之重輝快覩奎光之復燦跂予望矣願共勉之

創建義學記

陳輝璧

農之於耕也必鋤基亞旅之悉具而後可以播百穀匪是則粒食無由得也士之於學也必師友晨夕之相資而後足以成利器匪是則科名無由取也麻於楚南僻在邊鄙然山川奇麗代有高人若夫洪滿朝薦先生尤聲望表表

者自故明已酉後歷今百有餘年人文衰替甲第寥寥豈
山川之弗效靈耶抑兵燹頻仍詩書殘廢乃爾也余下車
茲土覽志嘆息緣受事方新遽不及此迨履訃告竣之明
年謀諸父老子弟僉曰義學故址久作分司當留爲
上憲駐節且雖存數椽如畀陋何未幾有聶某者厥居坐
城東大街售於曹鄒乃與曹爭彼此固執不肯已余曰公
諸通縣作義學可乎兩造唯唯悅服余因捐薄俸購之士
大夫聞之無不踴躍稱善者雖然猶慮其隘也夫義學者
一邑之絃誦所在規模局度允宜崇備否則無以萃多士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七

而肅觀瞻爰選材鳩工擇鄉耆龍啓雲專董是役舊者新
之圯者易之復增置後堂一座如前廳式又益以門樓一
間旁廊側室無不周具凡閱半載而庀厥成 諸上臺嘉
爲盛舉賜之題額今則哀哀英材彬彬乎相與會文講藝
矣自茲以往爾都人士呀唔於此砥礪於此晨夕遜敏於
此將見師友相勗利器遄成行卽掇巍科登顯仕外之分
理疆域內之黼黻

皇猷斯不亦與太僕諸先生聯芳濟美而余屬望之殷懷庶
幾克慰且得邀榮於千百載後矣余故喜而敘之勒石以

當左券云

募化伏波將軍廟文

陳輝璧

嗚呼王之堅也易毀蘭之馥也易焚惟浩然之正氣亘終古而常存况論定於數百餘年之後令人彌仰止乎清芬昔莽賊之叛亂蹇日月之爲昏外有隗囂之跋扈舉朝咸膺胸而不敢征將軍首擗其兇焰排闥闔而指情形隴右降而交趾爲患伏波遂以稱名嘗遺書以戒子毋輕薄兮背君之恩囊橐曾無他物蕙苴差足明寃討武陵之蠻寇銅柱可紀夫韜畧與經綸乃首丘之未遂陷於梁松之瀆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十六

借尚方而斬賊罔惜乎齒碎而身燔所可恨者雲臺之像未懸椒房之戚堪憎嗚呼噫嘻將軍之忠比於喬固之烈而當年祀事不及馮耿諸人至今神耶靈耶旣與腐草而俱化而將軍之精忠大節炎炎乎如旭日之初暎璧本東粵之豎儒謬承乏乎山城公血食于此方居民有禱而咸應使將軍而如在願隨杖履而執橐韃過茂林之橋畔每歛歔感嘆而吞聲掬清流於錦水薦南澗之蘋蘩念茲廟貌之傾圮募紳士而築墻垣願巫咸之聽我騰八極以招魂靈翩翩其來止乘赤豹與文龜眞睠懷於茲土庶幾平

儒立而薄教

重修關帝前樓後殿序

陳輝壁

治民事神二者皆宰政之事獨

關帝尊神合滿漢中外愚夫愚婦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與孔子之聖同尊千古以神精忠大義光昭史冊炳若日星故普天之下祀典欽

崇莫與京也歲辛未余奉

命來蒞茲土謁

聖廟畢隨至尊神殿見窻樞軒拓金像煥

然詢其所自乃舊令王鍾蕪先生重修也惜殿前之門樓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十九

將頽上無以安鐘鼓下無以爾赤鬼兩耳房未建任持無處棲止士大夫往來無處歇足殿後武侯祠墻垣已圯配饗未妥王侯去矣將以俟後之君子乎余曰此吾之責也因朞月之間政教執掌未遑也客冬方事踵修造有兼攝辰谿之檄兩邑錢穀蝟紛往來如織日無寧晷今秋又奉調分闡歸署未幾正欲聚邑之紳衿父老共商義舉忽鄉耆數人持簿長跪請序重修余曰此吾之責也第非吾之獨力所能成也爰仿神靈關鎖旺氣培植通都人文富貴人人有同心也願諸君子共相勸勉隨分佈施俾殿之前

後左右首尾相德羽翼相持以輔正氣之所未逮以助吾
方之所難兼 尊神當默相而不日成之矣然吾之責不
僅是也 文廟待修工程更浩次第舉行可矣

修鎮陽山文昌閣序

陳輝壁

今上御極之三十二年璧知麻陽縣之明年也每屆朔望
檀謁文廟見籩豆秩三馨管煌三切心儀之私幸聖人之
靈以妥各憲之留心學校功最鉅也而獨文昌之宮未修
焉考其址昔在舊學舊曆開遷於文廟之右肖像之燬於
兵明末建於鎮陽山左歲久傾頽風雨剝蝕前任陳公謹

麻陽縣志

卷之六

三

五典捐修復圯噫異矣帝君之香火司乎一邑之人文淵
山錦水秀甲寰區前賢不乏後起靡窮當此文教振興家
絃戶誦之日曾無有人焉鼎新革故踵事而增華也亦獨
何哉今人過古觀禪林感肅焉而起敬設有黃冠緇衲持
鉢以請則樂善之念不覺其油然而生顧於文昌之宮一
任其因循苟且也亦獨何哉鎮陽宮士民慨嘆於棧梯之
未備也墻垣之未固也茅茨之未剪也慨肩斯任而問言
於予是亦致念於科第之寥二從荒陬風水起見甚盛舉
也但爲費不敷先事未易或割買山之資或分膏火之費

是所望於士大夫身守且於孰成之後合十而祝鄉會之
聯翩矣是爲序

禱雨文

陳輝璧

維茲季夏時雨露需百穀胡天忽降怒炎威蒸草木義和
御赤輪竟日不停較百用已斷流寔問溝與瀆四野慘無
青老稚環疇哭顧此彈丸封余職忝司牧惟神實司陰水
旱爲民福召災雖令愆神亦與有惠不塞待晨典再拜向
神祝亟爲民請命災孽變霖庶幾望有秋羣黎獲旰粥
令亦載 神麻藉此免覆餗謹告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三

謝雨文

陳輝璧

渺茲彈丸封羣黎賴百穀田涸土生芻耕夫荷鋤哭晝夜
靡有寧處一向神祝幸神鑒我心沛然施霖四野望有秋
高原遍霑足豈但婦子寧余並受其福謹摭涓滴誠耶以
荅化育還願遶神麻四時調玉燭謹告

告城隍禳牛災文

陳輝璧

余受 帝簡命司牧麻陽將二年於茲矣凡所以奉公守
法潔己愛民者靡不朝夕祈省必無憾而後即安若書吏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三

是者不得謂之父母且曷以對越

上帝皇上之休命惟

神廟食茲土與余均有地方民物之責上足以呼通乎

上帝下可以陰騭乎萬民官失職 神當知之民失所

神當救之反是者亦不得謂之 神亦曷以對越 上帝

皇上之休命彼民間耕牛實民所倚為命而 國賦賴以

供輸入口賴以養活者也近聞四境之內盡遭災疫買而又

災幾無焦類際茲令入春仲播植維時萬井磬 莫必其

命 神坐鎮是邦其忍視民之哀號痛泣而莫之救護耶

官不為民謂之曠職 神不為民謂之虛位曠職之罪余

麻陽縣志

卷之六

三

任其罰矣虛位之咎 神將誰諉耶意者麻民失德逢

天譴怒然大兵之後繼以旱荒哀此殘黎亦云苦矣 神

獨不可請之 上帝姑開一面以轉災為祥耶意者余立

心行事有媿於 神 其降凶以示儆惕耶然使余或黷

貨而貪賍或枉法而輕害有一於此 神當立殛之莫以

一身之叢戾而貽百姓之禍災如無是四者則片念亦可

格 神衷片語亦可徹 神聽 神不宜藐 爾也今謹

率文武各官在城紳士披瀝微誠仰干 明鑒伏乞 威

靈默相華際牛災以救瘡痍也 麻之子黎以答

上帝皇上之休命 神且榮施無斃矣謹誌

重修會仙橋記

陳輝壁

蓋聞山勢聳聳之際必有異人鍾於其間若麻之河上公蒲大仙是已二仙之名載在邑乘黃童白叟咸知之而不聞有張三風者何也曰仙以人傳人以地傳地則以山以水以橋梁寺觀而傳也邑有田姓豐名者前輩薦紳也會甕源村建橋一座遭遇三風與談許其子廷諭貴已而知爲仙因以會仙名其橋今橋廢故人不傳人不傳故仙不傳也雖然仙與人之傳不傳可弗問而橋不可不問也麻

麻陽縣志

卷之六

三

陽之水上接黔之銅仁下達楚之洞庭自辰谿而進怪石環繞白浪嗟峨殆所謂錦江是也若夫兩岸則懸崖峭壁萬丈蒼茫危險之狀與鳥道同每當雨後衆山之水會聚成溪車輒病焉其非通衢亦置不問如會仙橋者則滇楚來往要區乘輿濟之烏乎可余履此土見居人駕木爲渡心切慮之緣命鄉之士民共勦斯舉未幾而會仙之橋巍然復舊規矣凡事之興廢視乎人之勤怠斯橋也傾於辛卯歷今四十二年守土之官旣任其因循此鄉之士復聽其倒塌不可謂非弛廢之一端川生棧等聞余言而慨

然創始不越月而遂爲告終是亦我念于先世建橋之功
遇仙之異嘆其不傳故成之惟恐不速耳使麻邑之人而
盡如是也已覆者建之將圯者新之則百度振興余且不
下堂而理矣然余於此有感焉昔人建橋而仙至今人建
橋而仙不至豈古今人不相及耶抑仙之有無靡可定耶
或曰否三王喬之烏仙也葛洪之砂仙也他日自公之餘
往觀斯橋觀農桑之在目偕童冠以春遊浴沂舞風千載
同韻何必王喬葛洪也何必非王喬葛洪也斯民也既與
王喬葛洪遇又何必復與三風遇余曰唯唯爰書以爲記

重修青雲山文星閣序

陳輝璧

辰屬皆山辰山皆秀而麻之山尤秀且竒宜其人文煥發
未有艾也辛未余承乏茲土展閱邑志見西冕齊天苞茅
浮石諸名勝指不勝屈中有羅裙山志云在縣治之北十
里上有尖峯四圍如裙摺乃縣城少祖常有雲霞覆嶂兆
一縣人文之秀萬曆初建梵刹其上應滿朝薦進士田養
鑑滿朝佑舉人有任持徐姓於茲得道後滿公以羅裙之
名不雅易爲青雲山則此青雲山者誠通縣效靈之一大
區要也哉余以爲不然夫青雲山既效靈于前而麻之後

數十年科甲寥落諸生皆歸咎於山之不靈矣意者諸生之不自勉力耶父老曰山固靈矣兵燹之後梵刹傾頽山峯雖高不能挺出雲霄其柰何辛亥邑明經田大取率族人建茅庵於上遂發寄籍貴州解元李士英又發張克壯山靈不爽今多年茅庵又烏有矣請明府重修人文永賴余又以爲不然余奉

聖天子寄命百里下車有考月課是勤茹蘖飲水捐創義學政事之暇與外翰兩先生率諸生講求文藝務歸大雅今歲秋闈必多人彀之技人定勝天形家不足道也迨余分

校內闢矢公矢慎欲爲全楚拔眞才而同堂親切得售一二士充余心所竊幸而稱快者榜發時不如所期徒增太息始追憶父老前言在耳未可執一偏之說也今邑之賢父兄數十人携募僧二毅然有重修青雲山文星閣之舉持簿向余索文直心我心者也余惡爲之首肯勸邑之紳衿秀士已近青雲之路者當爲之探囊以助卽邑之農工商賈有肖子孫讀書向上將來可近青雲之路者尤當勿惜鏹鉄預培堦梯不佞職司教養亦特從父老公議捐俸倡率爲千百年承先啟後計樂觀厥成吾知青雲山效靈

於前必效靈於後矣雖然天下無逸獲之報仍囑爾諸生
發憤以圖勿以久鬱懈念學滿田諱先生攻苦自如滿田
諸先生顯揚今而後科第蟬聯青雲山之效靈也豈盡青
雲山之效靈也哉是爲序

重建鎮柱州文昌閣序

陳輝壁

麻陽邑治萬山拱翠天列畫圖而錦江一派清流發源於
黔之銅仁至辰溪接壤始入大河其間紆迴環繞如遊武
夷九曲令人應接不暇辰谿上數十里有村名鎮柱乃通
縣水口鎮柱一方砥柱中流昔人命名非無謂也江中一

麻陽縣志

卷之六

二六

沙洲四圍皆水舊傳萬曆年間豎文昌閣于上儼然一枝
文筆應闔縣人文之秀故邑志列載科名代不乏人後爲
馮彛所虐未有起而興之者近來雖家絃戶誦然附鳳攀
龍未可多得良有以也余蒞茲土已三年兼代庖辰谿常
駕一葉往來過其地鄉人必鷄黍以迎席間審視天造地
設洋洋大觀而逝水東流不可無立地文峯迴瀾關鎖則
邑治之人文富貴端賴於此也今募僧某同附近村落衆
善士素文重修是閣爲通邑發祥毓秀之基誠美舉也余
叨父師之責康阜永登文教永流方愧弗遑倘得山

效靈以默相政教之所不逮固所願耳安能不嘉乃績哉
諸君子生長茲里務志遠圖當各出金錢同心樂助余將
不日以觀其成矣

募銅湘橋序

陳輝璧

古之聖人制舟楫以涉大川建澤梁以利山谷若是者何
哉蓋欲使危而得安險而能夷履道坦坦不致歌行路之
難此卽博施濟衆之仁欲立欲達之心天下後世當無人
無時而不食其德與頌其功也詎非快事哉余承乏茲土
將三年壬申之歲修甕元會仙橋一座小坡天壽橋一座

麻陽縣志

卷之六

二七

癸酉復修南極橋一座綠溪橋一座百里之民可無病涉
今縣治之西有溪名銅湘者爲黔省通衢舊有木橋以度
然每每爲大水衝決商旅坐困車馬難行僧應賢日親陟
危槩發善念持簿請余題助余曰是役也吾固勉捐薄俸
以爲首倡矣第工程浩大非百金不可麻邑地方諸居士
雖同有濟人利物之懷大道爲公之志其如物力艱難曷
克有濟旣而思之世間高人韻士往往殫心亭榭以供耳
目之玩又如祈神奉佛罔惜金錢二者聖賢弗取也曷若
隨緣量力營造橋梁以弘濟斯民者之爲得乎麻多君子

必有起而應之者余固不敢以爲易亦不敢以爲難也於是乎序

勸助學傳周公扶視歸里序

陳輝壁

外翰周邵毅先生楚戊午鄉薦也在京五次會試典完合宅之衣囊赴麻千里居官掛遍沿街之賬目盈庠多士識面幾何敬節微儀盡情有數未經一考遽訣崇朝賒棺賒布賒米鹽千瘡有孔告借告捐告貸乞四叩無門德妻慟欲借亡孝子恨不同死閨門兩媛搶地呼天僕婢諸人觸棺破額不佞情難坐視力乏分援徒傷朋友我殞之心幸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二八

無門人治任之責討途中資斧需費四十餘金筭籍內俸齋未滿一十二兩熱棺不返飄爲異地之遊魂衆負難完流作他鄉之債鬼雖叨同城僚屬念死生之大故共效麥舟再懇吾黨茂才篤師弟之至情亟敦古道各輸一星之助以濟窮途倘有加厚之將更徵高節諸君子讀書立德諒不學世態炎涼予小子持鉢緣門卽此驗人情厚薄勸此義舉勿問陰功謹啓

勸助巖門巡檢潘扶視歸里序

陳輝壁

覽古而至堯夫之麥未嘗不嘆友道之古也讀史而及桐

鄉之民未嘗不羨風俗之淳也麻邑僻在邊徼人情渾樸而山多田少地瘠民貧官斯土者有塵甑之嗟此在有司且然况下焉者乎先輩有言官無論大小但看能做事益事雖限於官而不限於才若潘司官者本陝西華州人於康熙十九年四月內赴巖門巡檢任當風鶴甫定之秋值十室九空之際入門而竈火無烟出戶而荆榛滿目數年來不憚艱辛竭蹶王事凡地方民情風土靡不悉心之深而處之當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才且於紳衿者庶在來交接情到意周今夏忽中暑醫藥無效余亦謂其偶病也而

不意其竟死也蓋勞積於中一旦加之風寒濕熱而岑寂之地醫無扁鵲蓋溢之囊藥鮮參苓未有不束手而斃者可嘆也死之日棺內棺外兩無所有鄰近之人哀之爲之賒布帛措衣衾草率收殮今索欠者且踵相接矣遺孤蕭然朝不保夕呈稟 府憲仰蒙垂憐批諭紳士里長設法歸里余亦勉捐薄俸然不足助其萬一義俠之舉諒仁人自有同心安在堯夫之麥桐鄉之民見於古而不復見於今哉秦楚相隔不下萬里倘藉公捐俾生死得歸故土不惟存歿啣感本縣亦於此覩風俗之厚矣是爲序

義學詳文

陳輝壁

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初五日知縣陳輝壁爲詳請匾額以弘教育事竊照湖南遠接滇黔近連苗菁山野之人秉性愚蠢自憲臺撫綏以來除奸去暴居民莫不畏威懷德耕讀自安然教之之道所當講於旣庶旣富之後也查麻邑原有義學係康熙六年內知縣陳五典奉行建立兵燹之後久已坵墟故貧而不能延師者皆荒廢其子弟卽現在讀書之子性本聰明而無名師教之以法不失於庸濁卽流於雜泛求其取科第也未能卑職謹捐俸三十六金買

麻陽縣志

卷之六

三

地一處坐落縣城之東門內又自買木料磚瓦建頭門一座廳房一層三間書房一層三間俯視錦江之水仰眺西昆之山沿屋一帶種植桃李復於月課內選擇生員中文理之最通者捐俸關請不論已冠未冠童生已成未成子弟悉令其赴學肄業冀使今日之下邑不異當年之武城倘文教振興皆荷憲臺之賜但無匾額未免蕭然卑職迂踈殊慚固陋合無具文詳請憲臺垂念荒陬僻壤恩賜四字頒發下縣前列憲衙後書年月製備扁額不但眼前童叟被教澤而感深仁卽千百年後咸載憲恩於無旣矣爲此

云奉

總督部院丁

批仰將教所由與四字製匾○懸示繳又

奉

本府上官

批與舉義學振起菁莪誠善政也仰即以批

顏之繳

月課告示

陳輝壁

爲定期月課事竊照觀五色於日邊燦發雲霞之彩送三
春於天上光搖牛斗之銜故宇宙之精華必無終竭而人
物之慧采遂以多靈矧名勝素重五溪藏書咸推二酉金

麻陽縣志

卷之六

三

聲擲地士林不乏鴻詞玉氣騰天君子於焉比德當茲右
文之歲爭觀上國之光本縣念載攻書一行作吏自催科
而外深慚案牘勞形從學道以來切願絃歌入耳且麻邑
經兵荒之後正人文當鼓舞之時爰捐俸錢特設義學凡
茲多士須各同心務如董子下帷還對漢廷之策毋徒宋
卽作賦空傳郢上之歌德業相規方稱賢友詩書熟習無
媿淹通蓋欲求一朝拾芥之輕必須下十載披蒲之苦况
先生苜蓿已薰蒲室芝蘭而大匠棟楠好作盈門桃李謹
詹次月念四開會作文嗣後每月依期照常課藝勿謂堂

遠萬里門遠百里遂爾金玉遐心庶幾父事三人見事五人琢成圭璋利器非獨美花枝英俊抑更欽官樣文章惠然肯來翹首以俟謹示

修建石橋申報詳文

爲申報建造石橋事切麻陽僻處山菁上接滇黔每年春季山水橫流直下錦江陸路溝渠不可數計深險之狀行者病焉輝壁於去年冬奉檄下鄉清理田畝見有古澗百丈獨木爲渡者有白浪千尋臨流浩嘆者問之居民僉曰先者有橋皆康熙元年間知縣陳五典所建厥後吳逆反叛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三

有居民自拆其橋以避兵馬者有賊兵夥拆其橋以作溝壘者輝壁聞之竊念徒杠輿梁亦王政之所先緣初任弗暇及因擇其路當孔道一日不可無橋者捐備俸銀令居民董其事一日天壽橋坐落上四里地名小坡去縣二十餘里係滇黔要道一日會仙橋坐落瓮元村距縣三十里亦雲貴要衢本月初二日鄉耆具報工竣輝壁單騎往看白石爲柱青石爲橋頗堅固壯觀西昆之奇齊天之秀皆可指顧而見近則沿溪楊柳樹陰葱鬱間坐者行者渙者桑者筏者舟者野處而市趨者無不歌咏太平而感戴

恩之浩蕩也二橋既成理合具文申報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申康熙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奉偏撫都院批建造橋梁乃濟人利物之事今該縣于滇黔要路捐備已俸建造石橋二座不獨皇華孔道裨益無窮而商民往來無不歌咏國民兩利深為可嘉仰即勒石為記

丈田義學合紀

聶愈岳

養民莫先於均賦稅賦稅均則興利除害易易也教民莫先於立義學義學立則敬業樂羣易易也麻陽居山菁田磽而土确軍民錯壤倉庾積貯未之前聞民之需夫養也急矣我

朝取士五十餘年麻自開科以迄今茲人文猶未蔚興科

麻陽縣志

卷之六

三三

三三

名落落士之需夫教也又急矣雖然前之賢侯豈乏養與教哉他弗具論如溫陵黃公之均里甲哀多益寡誠善政也然糧未按畝其中之寬狹瘠腴尚闕焉而未晰又如古鄘王公之陽春樓季有考月有課誠善教也然借地於道觀朝往暮歸士無常處跋涉勞則服習少也求其得賦稅之均而弊端以剔集譽髦之彥而絃誦有常孰有如嶺南陳侯之清丈必按地宜訓迪之設有義學也哉侯負性明敏而又將以慈惠跡其所行每有誠求百姓之心歲辛未奉檄履畝侯恐民之隱匿其自戾也先令其各書已

盡恐民之兼併其自咎也先令其各插牌簽恐登紀有司同
之借亥豕之訛也必據印白草冊朝考其弓步夕合其畝
形如是而後卽安在昔軍強民弱民田多爲軍占侯公斷
平允軍民兩相悅服且隨行不過數役畧糧不勞鷄黍此
尤侯之仁儉素著非矯強以恤民也然糧出於田田病於
易易田之家或以易價之輕重作鬻糧之多寡害不可言
矣侯又於糧之推納收其契以驗其虛實堆貯之弊於是
悉除昔蘓文忠以按地更賦爲良法以鬻田收契定稅差
庶幾其合之矣

侯家世科第更欲以科第率人嘗在麻之讀書者多而決
科者少竊嘆曰讀書之法不貴多而貴專不患無進而患無
恒麻之士其所少者專與恒耳遠城之東街有民地爭購
歷久不下侯出俸錢以售之因其舊基擴屋兩層材料磚
瓦丹塗黝堊之費與匠作力役饗殮日用之需毫未有累
於民一一捐自己物不期年而厥功告成堂皇深濶戶牖
清幽庖湏几案罔弗具備復又廣羅典籍博覽有資哀集
英材觀摩有助豈非爲吾儕小子謀專恒之事業而啓科
甲之淵源也哉侯任麻甫三載餘其始也丈田有均賦之

才既而立學有作人之功二者實聖賢教養之大端父母
斯民之本務古帝王殫心求莫創制顯庸大率始諸此士
君子莫不誦聖賢教養之書抱父母斯民之念及一旦出
身加民亦孰有如侯之能實見諸施行以無愧於聖賢無
慚於父母也哉余固有慕於
侯而未能颺言也姑畧紀之以誌盛事云

重修南極橋碑記

田長盛

縣治東十里地名南村蓋沅州通衢往來郵傳第一關也
中有溪河一道自晃山發源出湖口入江潑洞紆折如武

麻陽縣志

卷之六

三五

三四

彝九曲沿溪而棲止者烟火千門絃誦雍雍耕桑攘二人
以地傑地以人靈頗稱郊關名勝舊傳有石墩古橋一座
創自萬曆年間爲鳳陽令龍公講興霖者後因馮彝所虐
也至康熙八年己酉重修閱戊辰又廢不獨商賈遊人病
涉卽皇華置郵未免濡遲之悞矣幸 邑侯陳公南下車
在沅謁 上臺道經於此爰集邑之善士張士昌等數人
而論之曰修之亟予不吝薄俸倡首命盛作募文通告而
紳士義民沐新政寬舒時和歲稔皆踴躍觀感樂助銀錢
爭趨畚築於辛未秋起癸酉仲春告峻矣玉梭砥柱彩虹

積空亭榭崢嶸層層入勝勞人憩息遊子詠歌聽鳥翫花
枕流漱石春波泛二水山地中車馬躡二人行天上便民
便國功勒千秋然橋新矣鄉人必欲新其名予曰新之仍
不離乎舊村名南村橋已名南村橋邑志載之矣今又重
修完固至此已臻其極矣畧易一字曰南極橋將見倡勸
之宰官募修之義士擅施之仁人與往來百千萬億之衆
遊南極橋者皆得與南極之橋南極橋之碑銘同享壽考
無疆之慶矣適 邑侯陳公遠出星沙鐫石者立門以請
因率筆爲記

詩

送張令尹之麻陽

楊士奇 翰林學士

亂山蠻樹向人低，遙綰銅章赴五溪。為想春風與佳政，新年俱到夜郎西。

送蔣敬吾授麻陽學博

曾朝節 翰林編修

此地譚兵憶昔年，故鄉文教尚依然。鯉庭祿養傳新檄，鱸席橫經擁舊旃。桃李欲滋蠻谷雨，風雲不隔薊門天。都亭落日愁為別，望盡行程起暮煙。

錦水通津

朱瓚 本縣知縣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三七

疎林鐘鼓度朝昏，枕水依山自一村。瘴雨蠻煙幾番復，至今人說漢將軍。

郭棐 湖北參政

昔從振袂錦江頭，今度依然錦水遊。見說伏波香縷在，漢家銅柱自千秋。

盧繼明 本縣教諭

一水胡為號錦江，水涵霞影溜紅光。從頭發出源殊潔，順任流來派更長。濟有官舟成古渡，政非小惠布遐方。沙邊

人立不功處，利涉山來藉巨航。

雄山蟠據楚江濱春入蠻波沒曉痕一統乾坤非伯業東風何不長靈想

郭棻

崇山截峯楚城西山畔苞茅泥露齊萬里龍蟠歸一統村砧杵逐晨雞

盧繼明

東有雲山入望雄苞茅生在此山中形分三脊殊羣品地產靈根屬化工包匭昔聞充禹貢假仁曾見誦桓蒙于今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三八

尺地皆王有一統瑤封四海同

朱璜

灑花飛雪吠龍門醉卧如山總未聞欵乃數聲隨笛起不知明月上前村

郭棻

水拍龍門作雪飛浪花時漾釣魚磯閒來一鼓昇平曲白酒新蕩蕩正肥

盧繼明

龍門灘上水滂上老叟幽栖趣夏洲翠縷隨風輕釣月綠

一登天地潤桃花流水出人關

犀嶺樵歌

朱瓚

底事犀陽草木多東風梅雨滿山阿
東薪隱路歸來晚寫出唐虞擊壤歌

郭棐

古嶺嶽巖似立犀樵人日採青藜
和歌不覺歸來晚月出東方已照西

盧繼明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三九

一嶺巍狀類犀四時樵採足生涯
長歌歎迎風和短笛頻信口吹
靜裏浮生成老大寰中塵事任安
危幾回歌罷歸來晚常把青箬帶
月披

栢茂芹宮

朱瓚

黛色團煙蔭古壘霜餐雪嚼自堂
公輸莫漫尋常眼清廟年來待棟
梁

郭棐

挺然獨茂雪霜中勁節疎枝倚泮
宮不受飛塵點幽翠養高棟待良
工

貴宮誰植栢森上不受飛塵半點侵雪月凌寒偏翠色炎
天消暑自清陰枝柯缺石由來古節操冰霜直到今材巨
久期成大用棟梁應向此中尋

盧繼明

香分桂嶺

朱瓚

品花如雨灑晴空疑是天香泛月宮寄語山靈休愛寶秋
風先報狀元紅

郭棐

去年曾作桂林遊今日來逢桂樹秋寄語羣髦須奮翥披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四十

香同向廣寒樓

盧繼明

佳哉桂嶺異尋常纔入秋來桂自芳葉長銅柯巖下綠花
開金粟樹頭黃月明移出高低影風動飄來遠近香記得
當年花盛發光符羣士破天荒

西晃堆嵐

朱瓚

萬仞崇岡面古城山光嵐影弄陰晴長官日午鳴琴暇隱
几哦詩挹翠屏

郭棐

金山嵐氣晝濛七十二峯巒翠靄重有客鳴琴發天籟笑
披層霧見瞳矓

盧繼明

山名西是獨崔嵬鎮日嵐生鎖不開曙色乍臨青翠藹晴
光初動綠陰回危峯正與儒林對秀岫曾鍾正士來我昔
乘風陟絕頂恍疑身世在蓬萊

朱 贊

東山積雪

千崖萬壑閣瓊瑤夜已寒光燭九霄欲為茲山繫輕重曦
輪遊遍未全消

四一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郭 棐

飛花六出滿東臯一色瑤華映巨熬已歎馳神雲岫遠更
堪回首雪山高

盧繼明

續紛連值雪花飄積向東山凍未消萬壑寒光明曉霽千
林素影映青霄樵人伐木驚瓊樹詩叟騎驢憶灞橋更有
一般清絕處梅花相傍挺孤標

李 讓 本縣知縣

題伏波祠

為草平生狗國心笛聲腸斷武溪深蕭祠高懸滄江色

木斜陽啼怪禽

贈孫叅戎擒苗

薛騰蛟

四川會事

九月霜清殺氣雄
旌旗十萬繞篁中
南來羽檄頻七至
知是將軍第一功

登湘山寺二首

朱瓚

突兀湘山寺
衣冠試勝遊
笑歌穿樹杪
簫鼓落紅流
遠嶺明崖雪
寒汀橫野舟
何時剪苗裔
母忽席前籌
湘山自昔有底事
始登遊勝景
因人得寒江
帶雪流寬情
驚落木
身世笑虛舟
借問平戎策
將軍出上等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四二

官潭因漁得劍二首

朱瓚

發劍曾幾試
入水想千秋
殺氣降蛟蜃
寒光射斗牛
偶蘄隨網得
誰費刻舟求
馱亂多天意
來襄壯士猷
干羽平苗日
魚羅出劍秋
上方惟斬馬
渤海盡耕牛
酷似因雷得
初非入水求
看文時拂袖
珍重贊皇猷

初巡麻陽有作

郭棐

奉帷行楚邑
振袂一怡神
紫麻滿青原
野雉馴天書
分錦綺
風範重簪紳
千古循良意
賢哉此借恂

宛陵行吾子至麻題

趙

健本府知府

城滿春色入境規循良桑柘無餘土弦歌通道傍
問民俗咸云樂且康聖書褒實政只尺近明光

巡行阡陌

顧

與

同用

窮荒匹馬路縱橫蕩_七春風拂旆旌布谷啼時偏愜意杜
鵲哀處倍傷情雲頭帶雨千峯暗谷口流泉萬澗鳴俶載
蓄畬勤襁襖鄉閭歲_七樂昇平

咸池廟

朱瓚

古木陰_七護薜蘿門前車馬幾空過不因鐘鼓聲林杪安
得踰蹄印蘚坡對晚青山惟鳥下坐深黃葉轉風多連村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四三

牧唱須歸去葉友塵蒙欲待磨

春日郊望

盧繼明

錦江春曉灑翻紅無限韶華氣鬱蔥幾點溼衣楊柳雨數
聲啼鳥杏花風疎_七茅屋連雲遠轟_七峯巒入望雄自識
煙霞天闕近何時垂翅附冥鴻

送司訓陳傑任麻陽

胡

韶

湖廣
參政

睦州前日近門牆別思深情正杳忙良會偶緣來闕下美
余初見入麻陽百年文教無遐邇四海人才在振揚棹楫
收成梁棟起斯文青眼藉餘光

寓麻有感

趙貞吉大學士

一入麻陽便學呆等閒有口未嘗開他非莫與他分辯自
過還須自剪裁瓦甕通紅茶已熟紙窗飛白月初迴世間
多少輕浮事獨許嚴陵坐釣臺

麻庠示諸生

善來久大同心侶莫隔形骸狀俗人但會回機知已過誰
言無寶濟家貧歌同齊右人人和春到湘南處七真大舜
深山千古意與人為善即為仁

題伏波祠

沈啓兵備副使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四四

山閣晴暉散曉煙謾誇霜節起芳筵嶺容待臘多殘雪江
色迎暄媚遠天絃過梁雲歌卸袖櫂穿波月送漁船尊前
譚笑論兵甲露布依稀柳杪懸

登和前韻

朱瓚

誰吹楚竹破江煙照見高樓第二筵霜後水痕登豎石風
前木葉捲搖天時危共憤中流楫滾急誰憐野渡船飲罷
仰天長發嘯丹心同向日邊懸

題伏波祠

郭棐

壯哉夔鑠出天衢老將孤忠世罕如欲掃塵埃維大寶翻

疑蕙苴是明珠旌旆雲黯壺山外
剺風生錦水餘一奠
椒漿見懷抱清霜明月滿襟袖

齊天坡遇叅戎

朱瓚

東風吹破樹頭煙現出曦輪盪楚天
挾雨山溪迎日吠向陽巖谷帶花然
獨醒三日隨茶竈分郡何人得酒泉
願得高軒造夙駕狼煙日仗靜窮邊

還孤感謝

本縣訓導愷長子遺
二孤于麻舒相攜還

愷矣林

命湖廣
布政

髻年隨侍巖君日楚水燕雲夢寐中
京國相逢皆老大天涯送別又西東
每歌莪叶悲何極追憶鷓原恨不窮
萬里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四五

攜孤情更切緬懷高誼古人風

登臺有感

朱瓚

公餘散步最高臺望裏江山次第來
日月四時環兩曜星辰五夜動三台
欄杆不礙憑虛目柱石因懷鎮亂材
小小栽培須着眼廟堂梁棟此中裁

寄麻庠胡張二生三首

守重
慶作

瓚朱孟震

順天府尹

二十年前握臂情天涯相見眼偏明
寒雲楚水來千里細雨巴山話五更
宦跡雪鴻飛不定客心風木夢猶驚
明朝又是河橋別忍對清尊唱渭城

召堯飛觀楚城頭尚憶存亡誓此樓桃李舊林成古木乾
坤往事付滄洲青山有祀英靈在錦水無情日夜流問訊
二君還掩涕江湖誰解異時憂

千里征逢一劍雄夜燈風雨倚蒼龍行邊醉問壚頭酒夢
裏回聽閣外鐘巫峽雲深迷去鷁武陵春早見歸鴻楚程
蜀道俱非易驛使梅花何處逢

乾明洞

管

稷

辰沅兵備

太虛此日轉陽春羽衛探奇景倍新忽訝五谿呈海蜃獨
憐二酉託比隣書雲滿屋皆爲瑞望氣登臺或應真至日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四六

莫嫌還作客啣杯早已淨風塵

送丁莎泉司訓麻陽

查

偉

戶部郎中

燕北湖南萬里睽麻陽更在洞庭西平生氣槩期三灑晚
歲文章煥五谿光景初浮看轉轂層霄徐步着升梯儒紳
遊宦風塵外到處江山任品題

入麻界感韻

朱同軌

辰溪知縣

路轉橋頭夜色迷幾回崎曲過沙堤兩行夾道甘棠樹滿
耳弦歌富水溪採俗民風原阜厚清編國賦最輕低聖明
正訪循良績勛業應看楚嶽齊

勉永保宣尉征苗

李喻兵備副使

武廟曾庸永保兵只愁揮戟大無情殷懃寄語平苗將千古曹彬紀律明

贈孫參戎擒苗

施千祥兵備副使

憶昔三苗梗經年萬室愁濟時先上將討鹵仗奇謀戰息疎邊警懷深密戍樓余因叨節鉞知爾會封侯

武侯禱餞檀將軍夜酌

郭棐

大名燁々照蒼穹古廟堂々錦水東二表心惟扶漢日千秋人共仰流風青煙翠柏簷楹外綺席瑤杯感慨中此際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四七

遙邊狼嘯寂願憑時雨起耕農

送楊鹿洞任麻陽訓

歐希稷河南布政

示冠拜舞玉階前銅鐸新持老鄭虔鹿洞水雲嵐氣溼龍

門桃李日光偏晚霞掩映輝蟾窟秋水瀾漫漾桂扁北斗

南車春色裏棟梁廣植自年々

別陳司訓之容諭

蔣鎮楚本縣教諭

山意衝寒梅欲春行人把酒餞行人龍門既見蒿萊闢橋

地應知桃李新從此太丘能重興可期伯樂為空駝懸鞅

折枅充金玉故國何年共飲醇

向門四烈

吳福基

妻時外侮壓村疆四烈逢之值大綱不復倉皇虧節操自
甘慷慨異尋常水深百尺魂何在碑勒千年遠愈香馮道
賈充堪一笑男兒曾似女名揚

邑田豐天河知縣

乾坤正氣毓吾疆四烈飄然識紀綱強虜肆殘無地避貞
姿一種契天常頽波獨障中流柱完壁沉淵澈底香不枉
父翁修內教豎祠勒石永稱揚

豐長子田廷論濰州推官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四八

誰料豺狼擾北疆向門四節振彝綱同遊錦水肌全潔百
鍊堅金志不常炯七高標垂世遠稜七浩氣噴天香試看
採入觀風客應沐恩波為表揚

邑舒相貴縣知縣

狂瀾久潰坐邊疆滾七灘頭振大綱二嫂才笄操最烈兩
姑尚幼事非常名留錦里江山麗傳載麻乘翰楮香多少
知書甘唾罵曾如廟食萬年揚

邑龍興霖鳳陽知縣

有苗大肆掠邊疆竊七難頭登女綱寧不顧生伸大義肯

教怕死類庸常一門四節乾坤壯六合三湘遠近香詞客
謾勞揮藻翰魂隨精衛海天揚

豐中子 田廷議

羣醜橫矛入楚疆奇哉四烈挽頽綱臨危甘死身無玷胥
溺同捐事異常二嫂灘頭肌骨活兩姑地下夢魂香只今
太史持公道麟筆琅玕萬古揚

耆英遠寄

漢州人 楊治 永州推官

南熏樓上望麻陽百里循良首薦章金鯉躍來青印綬白
鷗飛上錦衣裳春行有脚林花舞信革無知野獸藏鸞鳳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四九

豈是棲枳棘五雲高處任翱翔

謝縣主祈雨有應

邑人 羅欽道 南寧知縣

火正司權布暖風連旬旱魃苦遭逢憂深雲漢慚無計禱
埒桑林幸有功蘇軾亭成真可喜戴封薪積亦堪同三農
權忤歌田野不讓商霖傅氏雄

念四出城父老板轅

邑人 滿朝薦

三輔郎官初出城桁楊非辱亦非榮君威凜烈身奚愛國
靈驅除世已清淚眼千華涓欲赤青天萬口獄為傾塞翁
得夫何謂計與春秋作話

何事天涯一劍孤寒衣甘自剪
艷能那知戲馬狂山簡暫
作高陽舊酒徒衡嶽凍雲迷
遠樹衛河明月淡平蕪酣餘
猶擲芙蓉匣不盡中宵雷雨呼

過真定辱制府孫藍石公枉顧慰勞惠以救疏

緝閹區區為造秦閹除身繫倩誰伸
檻車風送頭顱勁制
府星臨祭戟新日月雙懸恒岳色
乾坤不盡剗門春極知
補牘持清議強項應充夾袋人

朱金庭閣師前後力辯稅監誣奏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五十

安定門中一介軀幾年化冶鑄
昆吾緝璫兩被璫膚慙報
國頻依國柱扶祗為公家培桃李
那知壯志已菰蒲夜深
香篆勤華祝百歲光調麟閣圖

觀南北諸縉紳救疏

闔虎三秦烈燄浮滌除少解萬民憂
輸困巨孽連根撤南
北清評逆耳投忠悃雙懸明日月
疏章一部古春秋汗青
華袞相輝映萬死應非負楚囚

懷二親長詠

綬罔從陽月望舒四五圓秦民離湯火
楚客悵嬋娟琴鶴

風性舊蘋繁思正懸記吟緣別苦艱頭爲讒煎報主心
一懷親緒有千瓶疊深負恥風燭黯生憐空外鴻啼露墀
頭柳染煙九嶷顰黛重四瀆淚澌連勁節磨蔥涅柔腸往
後旋孤愁寧劔斷怨慕更絲牽始信三旌貴如何二酉仙
長歌仍卸調幽憤續騷編永夜應須曉覆盆解睹天行圖
昌不死抱璧蘭終還何日傳雞赦披斑娛暮年

巖洞紀遊

甲辰年

陳五典

再見

已欲攜山去情難爲景辭犬眠苔上石雞立澗邊
不爲官苦翻憎覽勝遲垂蘿依綠樹倚徒意何之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五十一

地闢高原廠移尊跌坐開流雲巖滴雪倚石帽侵苔令古
從苛政醪村借小杯牛羊歸日暮煙雨洞中來

石鐘畱古蹟何事不高縣祇恐傍人擊飛聲瀑布傳田遺
三代舊奇關五丁先曲唯天造一登境一絃

縱轡崎嶇路心閒任馬忙人家煙裏樹田穡水中秧不到
深山內何知夏日長南窗高處結身世已皇唐

迴龍宮晚眺

陳五典

迴龍宮上望龍迴獨柱中流地步巍一水平吞虛萬象千
峯若礪拱三台天爲邊廊雨風勝我欲登臨關艸萊最是

傷秋時事劇西山暮雨對人家

遊雄山口號

陳五典

憑空極目俯千巒的是辰陽第一天
誰見銀河飛瀑布更無滄海作桑田
峯高過客留名少旁午探奇幾箇賢
帝座可通何待酒雄山自此有人傳

天河山偶賦

山前有洲名大

陳五典

錦江一水接天河特地登臨樂莫過
砥柱一洲皆日大風流獨步占無多
門留石壁封雲霧栢傲秋霜老薜蘿
不是田家勞撫字誰知佳概寄巖阿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五十一

二月十九日湘山寺拈香紀筆

陳五典

曉風吹夢到湘山覺後花添舌上蓮
敢信半生無大過聊因一晤寫良緣
遙看霧抱江干竹坐對雲開水底天
歸去幸攜香滿袖千家桃李鎖春煙

諸生過話湘山

陳五典

遙望雲山迥不分朝煙暮雨自成文
錦江春後人行鏡玉樹風前鶴立羣
退食臨池懷草聖登高走筆賦凌雲
公餘過話原無約自識瞻淇有使君

與鄉民語

乙巳年春序

陳五典

乙巳嘉平月公出龍家堡歸侵晨單騎至咸池凹索火
鄉民火固未炊也因問麻陽縣官何姓以不知對問其
疾苦笑曰目今可過若西山夫不息吾輩不堪命矣去
過數武係馬入茅店向鄉民作禮問如前民亦茫不知
也因與語豈有距縣城十餘里而不知父母官姓名者
鄉民曰我客戶年來苦佃田不足糊口唯事生理不輸
稅又不與人爭訟從不到縣又安知官府姓名哉予爲
之歎息辭去今西山幸平而穀賤傷農又將何以策之
紀其事以俟諮之同官者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五三

幾年梅雪耐香寒父老應來策杖觀四度春風慚姓字鄉
民十里不知官

再遊巖洞

丁未年

陳五典

名人不到此山過空負飛巖夜雨何處七縣峯開曲徑亭
亭清照入層阿乘虛欲寫凌雲字寄語忙將峭壁磨醉飲
深源忘去路未知春似昔年多

昨日晴

戊申年五月初七作

陳五典

前日雨今日又大雨奔激鎮日無停聲浩淼江濤漫水滸
麻民樸漱無佳風唯重端六如端五上下十數大龍蹶快

天甲日當午頭戴古冠不知年深衣赤脚競舟賭兩人
項尾率指揮數十篙師忘勞苦手執號旗信口呼一人怒
目填然鼓七聲越急船越飛兩船三船爭參伍夾岸吶聲
哄如雷無人舟中不力努有時槳夫落水划有時龍頭逐
水舞幸拜中天靜無雲舉國若狂觀如堵乘閒結伴到湘
山吾同吾儕分賓主舟人亭舟上山來歌拜吾前率步武
慰勞數語動歡聲竟忘是父是官府回首把杯對同人此
景何殊吾中土勝會叨天不可多樂時常將愁時數鳥知
未雨徹桑根居官須慎下民侮大雨今朝甚前朝莫恃光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五十四

天疎牖戶

三遊巖洞

陳五典

古洞青煙窈窕開奇天瑞的是飛來桃源有路人難再堪
笑仙踪不往回

家訓八箴

勤上

家嚴訓典要勤上先之勞之是榜樣 功令於今更不同
公臣無私自無恙

論三

家嚴訓典須恤于平易近民情自達得寬一分受一分忠
恕于公後必大

正心

家嚴訓典須正心四字匡君勿所聞日之所為天可告夜
之所夢帝常臨

養氣

家嚴訓典須養氣發而皆中無惡志浩然常在天地間亡
身及親聖人忌

節用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五十五

家嚴訓典須節用錙銖非禮勿妄動奢侈之費甚於災儉
以修身古所重

秉公

家嚴訓典須秉公日月無私天下同冬日不妨存夏日春
風秋露蕩平中

多忍

家嚴訓典須多忍事前事後思明允三友存心忠為人
言終身恕作樂

少醇

家嚴訓典須少醉加餐不飲譜所載醉後言行不由衷醒
來面目堪誰對

十九日湘山寺禮經 己酉年

陳五典

年七此日學看經脫却凡塵幾許深極樂有條真大路尋
常誰肯去登程相逢盡羨春來景只我偏憐化外情欲挽
衆生還太古江流靜夜步虛聲

鎮陽閣同登

陳五典

田家午月不爭晴水滿秧分亦有情樹色雨餘看正好江
流高處聽偏清乘閒誰肯親朋友得句同聲盡弟兄遙眺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五十一

奇峯山內外身臨高閣夏雲平

泛舟役

六月初二日奉
行賑鎮草兵民

陳五典

千百茅簷一炬煙無端嫠婦勢延延奉行午夜朝行早周
急何妨獨急先辛苦舟中皆粒七殷勤邊上望綿七普天
赤子皆 王化義切鄰封更可憐

三遊天擎洞

陳五典

奇天未許等閒逢一望晴山萬象空點七珠光雲際雪聲
聲琴響雨前風情因細討奇愈出境到搜尋曲未通汲水

烹龍眠欲醉晴

與阮宗南談天擎山水

陳五典

水山動靜不無靈一入名人眼
處青水抱錦江停玉帳山
排萬笏拱金星天荒開愧蛙
窺井地理談如刃發礪留得
芳名鑄石壁春深桐栢共談經

登西晃山

秋孟三日

陳五典

走開雲路出天關談笑平凌西晃山
舉步只疑青嶂外回
看方識碧虛間煙花萬朶拈難徧
高日繫空照一般夏盡
峯七奇未盡希怡卧此亦開顏

江干閒眺

陳五典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五十七

山水平生樂多從忙裏偷山因情不俗
木得意常沉安傍
中瀾柱同登聽月樓伯牙琴尚在動靜兩悠七

吊伏波將軍集唐

桐城人謝樹

讀徧先賢傳

李商隱

如公復幾人

杜甫

投膠還約士

李嶠

許國不

謀身

張說

獨自成千古

王維

風煙望五津

王勃

猜嫌傷惹

劉長卿

却憶沈沾巾

李白

上陳明府

二首

龍自升

邑廩生

邑布久非舊風清賴宰官孤知天帝赫盜憎主人寒事以
少為福心惟靜處安騷人領祝意請土採風看

百里循良令一腔撫字心
魚懸官舍冷犬斗野棠深
載道歌襦袴
閒庭聽鶴琴
賢聲久已奏
即日待綸音

上陳明府

依前韻

范士弘

邑庠生

制法原無意
虛公可問心
廉因賦性澹
儉為愛民深
向日雙飛鳥
臨風一鼓琴
蒼年光治譜
百世有徽音

自古多循吏
如今重好官
年饑偏裕食
雪盛不知寒
澤澤千丘潤
棠蔭萬戶安
輿情無盡頌
願載史書看

七言一律

荒城一自侯來撫
鷄犬常寧夜不扉
風靜九年鴻雁息
霜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五十八

巖穴素鼠狐
稀木壺清映
三湘月玉鏡
高懸七里
擘錦水花繁
春滿縣巢林
燕子盡皆歸

上陳明府

李本快

邑庠生

撫御非朝夕
琴鳴宓子堂
行隨惟一鶴
想望徧三湘
土習閒操
縵民風悅以康
溯洄多美績
沐化冀舒長

三遊天擎洞

太湖陳啟璋

山水迎人幾度逢
清光飛出古今空
垂蓮霞起擎明月
湛布珠流表大風
對景情移滄海變
訪仙徑自洞天通
尋源

靜聽銀河落

高探

宿登雲橋

陳啟璋

螢光隨樹遠奇象滿清風餘月飛雲外明星浴水中橋題
千古況山枕一天空何事漁翁樂沙鷗夢不窮

遊巖洞

陳啟璋

仙田誰種玉流霞鐘鼓飛聲瀑布遮怪石看人皆欲笑白
雲歸洞自生華恐驚題句星河落別有行天日月賒轉入
高明牀上坐蓮花深處認吾家

執火徐行覓太千飛巖光漾水漣洞中洞見洞中洞天
外天成天外天玉液流來砂有耀神僧化去石猶禪頻披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五十九

兩袖藏仙跡的在桃花源上還

望西晃山

陳啟璋

遙望西晃山峻巖極靈異夏雲吐奇峯晴嵐含秀植清光
飛不盡殊足稱人意欲訪蒲神仙心行身未至何如一品
題彰美於斯地

鎮陽山登夏

陳啟璋

好風來萬里吹我鎮陽巔野綠春歸樹桑清海變田凌煙
登夏閣戴日看高天幽鳥鳴喬木神怡靜似仙

送趙子貞歸陝

黃志璋

旌旆悠悠辭楚天壺漿無計可開
一樽別酒今宵醉兩袖清風異地傳
日落荆江孤艇渡雪高華頂遠人旋
潑潑錦水流朝夜髣髴猶遺宓子絃

壬戌午日

黃志璋

采芣芷蘭錦水隈讀騷撫景獨徘徊
一官浪跡沉舟似五日懷賢羈思催
蓄艾未醫違俗病奪標且讓濟川才
多時欲擬歸田賦慚愧素餐三載來

送田瓊生入貢

黃志璋

江漢王風頌化流喜看才俊應旁求
廟堂杞梓方南採楚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六十一

國陳良正北遊篋裏義經須自註
袖中和壁向誰投羨君濡筆丹墀後
一日聲名滿帝州

乙丑午日看競渡席上賦

黃志璋

蕤賓轉律候龍鵠奪標時笛裏苗山
怨樽前楚客思濟川慚作楫弔屈漫
題詩萬戶舒長日年七倘若斯

賦得湘水清

黃志璋

湘流浩々入雲平山色湖光屬乍晴
一派星河空外瀉千層嵐翠鏡中傾
漁舟鼓柁天微破浦樹沉波鳥不驚
多少策名結綬者要須人頌與同清

送黃侯陞任全州

蔡端 本縣教諭

南來撫字楚江濱
苜蓿幸沾化雨餘
德教久欽齊召杜
文章素著美瓊琚
羨君飛鳥朝天近
愧我傾葵向日踈
西指相源頻悵望
秋鴻更附幾行書

周有開 本縣訓導

青氈寒色似秋霜
得坐春風化日長
往歲只云來杜晚
而今尤喜覲韓常
翼宮丹雘甄陶摯
城堞金湯保障良
明月照臨移百粵
典型千載尚留芳

張朝斗 邑紳

麻陽縣志

卷之六

六

九載相依召父賢
春風時雨遍山川
五溪弄月冰壺湛
二酉搜書學海全
被物仁恩嗟四境
惠民善政頌千年
知君莫挽湘源駕
惟有扳轅擁道前

左為政 邑紳

憶昔臨麻兵正鬣
幾番接應幾勞心
民歌熙穰恩膏厚
土染薰陶教澤深
賦役均平車帶雨
政刑清簡鶴隨琴
今朝飛下雙鴻鴈
栽得甘棠到處吟

周祚開 邑紳

循良自古羨龔黃
紹美如君世譜香
一得芻蕘新望卷

年樸槭茂膠薛錦流瀉二千家潤晃岫巖三萬象光此日
璽書難再借程門深處咏其棠

田長盛 邑紳

錦江何幸際賢侯惠政尤堪比范劉胥吏每從水上立黔
黎總在鏡中遊皇華弗擾金湯固稅畝均平鼠雀休績擬
硯山碑未罄濡毫擁道續吟謳

聶愈岳 應貢廩生

扳留未遂恨無緣惆悵山雲幾萬千五馬驄驄迎鶴舞羣
黎戀三卧轅旋迴思九載恩深日難舉雙眉別後天竊望

麻陽縣志 卷之六

六二

頑余資鼓鑄誰期秩滿向西全

田之攻 庠生

九重詔下碧雲天擢我賢侯到粵全錦里嬰兒離繡襪晃
山雛鳳隔春煙冰壺朗映三湘月玉鏡光流二酉川漫道
草莽無史筆且將善政繪詩篇

麻民謡 社陳明

滕啓膚 庠生

彈丸巖邑甚堪憐一望山原盡石田終歲勤耕只自苦不
如離鄉適樂土眷戀故園未忍遷而今幸得我公賢敬
老愛士恤吾民令人喜頌錦江春

九日鎮陽山登高

本縣知縣陳輝璧 增城人

重陽佳節雨初收策杖今來嶺土遊
萬疊名山青似画一
江錦水曲如鈞思鄉久矣同王燦
學道依然媿子游誰是
白衣能送酒大家沉醉菊花秋

赴沅州道中卽事

陳輝璧

休嫌跋跣往來頻眼送秋光覺又新
一路花香全是菊四
圍松老盡成鱗清流入洞聲偏咽
紅葉經霜色漸勻不是
此行還再賞山靈笑殺簿書人

又

麻陽縣志

卷之六

六三

一行作吏便多忙纔聽鷄聲已束裝
撲面嵐煙衣欲濕逼
人寒氣體偏涼崎嶇石磴高仍下
繡錯藤蘿短復長愁殺
僕夫肩力盡過餘絕壁又重岡

田間遣懷

陳輝璧

一從履畝出田間每日披星夜始還
策馬不辭蹊徑險食
藜非爲俸錢慳衣裳已破鶉懸結
風雨仍添雪滿山擬欲
言歸二路遠暫時迴勒向禪關

又

九重特允烏臺請三楚羣歌聖澤深
總爲小民除積弊願

令庶職盡勞心公忠報國原臣分風雨連朝負寸陰願祝
皇天晴百日封疆無處不經臨

履丈以來諸苦備歷承周學博貽書存問作此荅之

陳輝璧

余本懶拙人吏治未諳識一叨百里侯王事遂孔亟冒雨
復披霜巡行遍溝洫朝出日未紅暮歸月照壁羸馬恹騎
驅一步一跼躄僕夫畏嚴寒凝眸吟日色田間水結冰山
上鳥伏翼父老遠二迎知余苦征役稽首大道傍同聲而
嘆息別有諸生儔相隨共日夕時或携酒來却之不暇食

麻陽縣志

卷之六

六

踏盡萬重山山長路難覓仄徑入叢崖暫憩山谿隙隔嶺
聞呼寃紛二告侵匿兩造响若雷片言分曲直輸服各無
訶軍民同感激爰自千龍坪轉溯桑林驛新營及馬欄處
處皆清晰屈指臘將窮諸務若蝟積無術可分身徒有歸
心逼惟君念我勞貽書慰岑寂開械讀再三宛然見胸臆
何以答慇懃長歌謝寵錫

借黃愈昌黃元吉諸茂才遊天擊洞 陳輝璧

久聞勝概隱巖阿今日尋踪特地過撐起青霄憑鐵柱瀉
來碧水接銀河蓮垂花瓣千層簇

洞中有石柱圍可數丈
如蓮花朵朵下垂

何關乾坤萬象維從此澄

咏署中蠟梅

陳輝璧

不須庾嶺覓寒梅十月看君次第開
弱態恍疑多病後清香常共美人來
影分丹桂遊蟾窟詔草黃麻出鳳臺
情性獨能甘冷淡冰衙明月與徘徊

又

曾向羅浮擅盛名天然色相最多情
玉顏夢醒描難就金屋雲深畫不成
憔悴何嘗爭富貴蕭疎只自愛堅貞
姚家姊妹雖知已未及孤高映水清

麻陽縣志

卷之六

六五

四

東郊勸稼

時代庖辰谿

陳輝璧

驅馬出東郊五里復十里天氣正初晴
一路無泥滓桑柘蔽長空沿溪森桃李
和風拂袖輕杜宇歌聲起亦似歎春歸
難留惟寸晷吾因集吾民與語郵亭裏
今年霪雨多及時須耘耔慎勿貪朝眠
鷄鳴勤耜趾山田帶月犁土潤秧如綺
禾稼既成秋田峻咸至喜今也如不耕
舉火無糠粃父母倘年高白髮自累累
爾欲報劬勞無過奉甘旨今也如不耕
何以供修瀧兒長習詩書女大弄針黹
即使惜金錢此責將誰委今也如不耕
何以具衣履歲時伏臘中賓

客滿庭庀彼在此復來應酬固爾二今也如不耕何以克簋
簋婚嫁未免催喪祭不曾已遲二納官錢勢必相追比今
也如不耕公私何所倚彼烏木無知情春尤如此爾民胡
弗思乃自安委靡况今際昇平不復呼庚癸中丞卹民艱
請旨均疆理漸臻讓畔風豪強無飛詭藩憲布芳猷在二
歌樂只巡臬慎平反檄下除奸宄且有賢郡尊績竝龔黃美
誨爾誠諄二情見洛陽紙我本蒞包茅代篆來江汜倦二
撫字心常覺民如子去後亦鄰封休將京兆擬行二選致
詞寧儉毋奢侈但使慶倉箱吾益其飲水

麻陽縣志

卷之六

六六

四

舟抵麻陽諸生各就所在置酒相問賦此寄謝

陳輝璧

憶昔下車始兒童二迎爲慚官兩載未得異二成麻邑
雖難治辰風卻更橫誰憐披戴苦多謝魯諸生

自桐茶桑林至長潭溪沿途鄉耆爭來迎問官民細
敘備極綢繆情不能已再賦二章

陳輝璧

剛入麻陽境歡呼動遠村鷄豚隨父老竹馬走兒孫豈是
仁聲感多緣古道二觀應爾二何用畏官尊

又
渺渺田疇澗秧針線正齊及時霽雨露終日望雲霓引水
尋低岸分流鑿小溪莫愁人力苦天自恤殘黎
決旬不雨民有憂色

故并及之

望岳陽樓

陳輝璧

幽懷每憶岳陽樓忙理輕帆不自由勝蹟遙從江上望一
官爭似客中遊鹿門絕調憑誰和文正鴻詞應獨留何日
芒鞋扶竹杖任沽村酒醉清秋

關中書懷

陳輝璧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六七

放眼遙看秋月明香飄桂蕊滿江城龍門波湧魚爭變銀
漢雲空鷄欲橫十載燈窗憑寸晷一人宵旰為羣英回思
昔日辛勞處忝附掄才敢自輕

十五夜關中玩月

陳輝璧

碧霄如洗月如銀皎二清光恰滿輪秋色定饒今夜賞桂
花偏愛數枝新風吹玉笛疑聞韻筆吐珠璣若有神客路
自憐還自喜英賢都是殼中人

登黃鶴樓

陳輝璧

百尺層樓接遠天彩霞片片落筵前客從雲際尋仙侶鴈

向空中破曉燈歷二人家依漢水堂堂霸業委晴川憑高
緬憶當年事豈獨盧生是夢緣

縣署中蟻梅

陳宗翰

增城人

官署東風昨日回蟻梅先占一枝開淡黃不讓桃花軟艷
蓋無煩鴛鴦雀冷落未隨春點額蕭條欲寄蝶為媒茅堂
幾憶移歸種長向朱欄待月來

又

平生最美梅花好品古中央獲我心開近琴堂嬌欲墜移
栽金界色難尋曾從明月來奔趙不肯紅粧去嫁林每到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六八

春回香便暖為君憔悴為君吟

春日郊行

陳宗翰

春山眉黛西何妍夾道晴消郭外烟楊柳綠遮青草路桃花
紅襯碧雲天望鄉無柰家千里飲馬偏宜澗滿泉且向翠
微深樹裏一尊沉醉聽啼鵲

次陳明府九日鎮陽山登高元韻

田長盛

萬壑雲煙一望收芳辰九九幸從遊梵宮燭燦懸金鏡樓
閣雲迴繫玉鈎仙吏詩情憑縱放名賢旌轡任優游昔年
高峯常來此不覺黃花幾度秋

少時會

和陳明府沅州道中二首

田長盛

乘輶東駕已頻頻四望層巒景色新才敏不愁鞭馬腹行
匆只為進魚鱗丹楓吸露寒猶薄黃菊迎風香正白山水
有情皆觸句一枝名筆好驚人

忽聽公車就道忙清塵一路點行裝山光斂翠秋將老樹
色籠煙雨更涼野徑參差隨意玩宦情瀟灑賦詩長等閒
不減凌雲志上過齊天又一岡

和陳明府田間遣懷次元韻

聶愈品

風雨凄其滿日間更兼戴月夜深還村庄不用勞供給稅
麻陽縣志
畝親查敢畧慳馬倦想因經險道裘穿都為過深山從來
報國多勞苦自有賢聲達帝關

卷之九下

六九

四四

又

湖南清丈村二遍惟我麻疆戴德深區畫一遵周禮制巡
行何異召公心恩波沛處同郇雨車蓋停時即越陰聞道
休閒無寸晷巖陬爭望福星臨

田長盛

一騎踏遍陌阡間驟雪飄空猶未還酬國惟知清血盡忘
家寧念旨甘慳千郊徹底登金版百畝從今照玉山清獻

行臺咫尺近聲名應奏九重關

又

井疆百里惟侯寄裕國蘇民屬望深宿露非圖邀最賞
食風只欲竭臣心汪流到處郊原潤膏雨霏時草澤陰
多少蚩二頻告語吾儕何幸借光臨

和陳明府履畝五言次元韻

聶愈出

履丈自多人誰是稱卓識惟我邑侯賢身勞心更亟枕席
不暇安皇二在溝洫帶月走平原披星踰險壁曲折馬難
行嘶風徒跼踏試看從行人相依愛日色風冽水成冰郊

麻陽縣志

卷之九下

七十

四

寒鳥戢翼野老獻芹來謂侯勞王役振轅效慇懃欲求片
晷息更有子衿儔追隨到日夕旨酒與嘉肴庶幾難再食
涉水又登山處二將弓覓按畝復呼形纖毫無罅隙但有
軍與民彼此訟隱匿數載苦葛藤今分曲與直國賦永無
虧隣封皆感激去時歷水鄉歸來走陸驛七里諸窮巖無
處不清新屈指九十天霜雪滿頭積念侯車馬勞重以羽
書逼因風寄一函聊達枯腸寂何意我侯恩遠鑒鄙人臆
盥手和長歌以達瑤琚錫

頌陳明府捐創義學

聶愈出

義學新開萬井中
遍栽桃李與梧桐
窗櫺片石含虛致
堂與層三入化工
從此英才叨教育
將來雲路定飛翀
作人雅化於今盛
願得歌謠獻採風

麻陽縣志

卷之九

七

四

論曰今人稱詩文而不聞稱文詩豈詩難于文與然
一陰一陽之謂道未聞陽小於陰也第文者名也實
至而名著之者也詩者思也思深而致遠者也性情
由此乎出英賢之學問存焉矣夫古人無意于詩而
詩傳今人用意于詩而詩不傳未之思也不得其性
情月露風雲何補哉是以古人詩亡而史作今人作
史而有詩雖里巷歌謠安在其不可傳也

